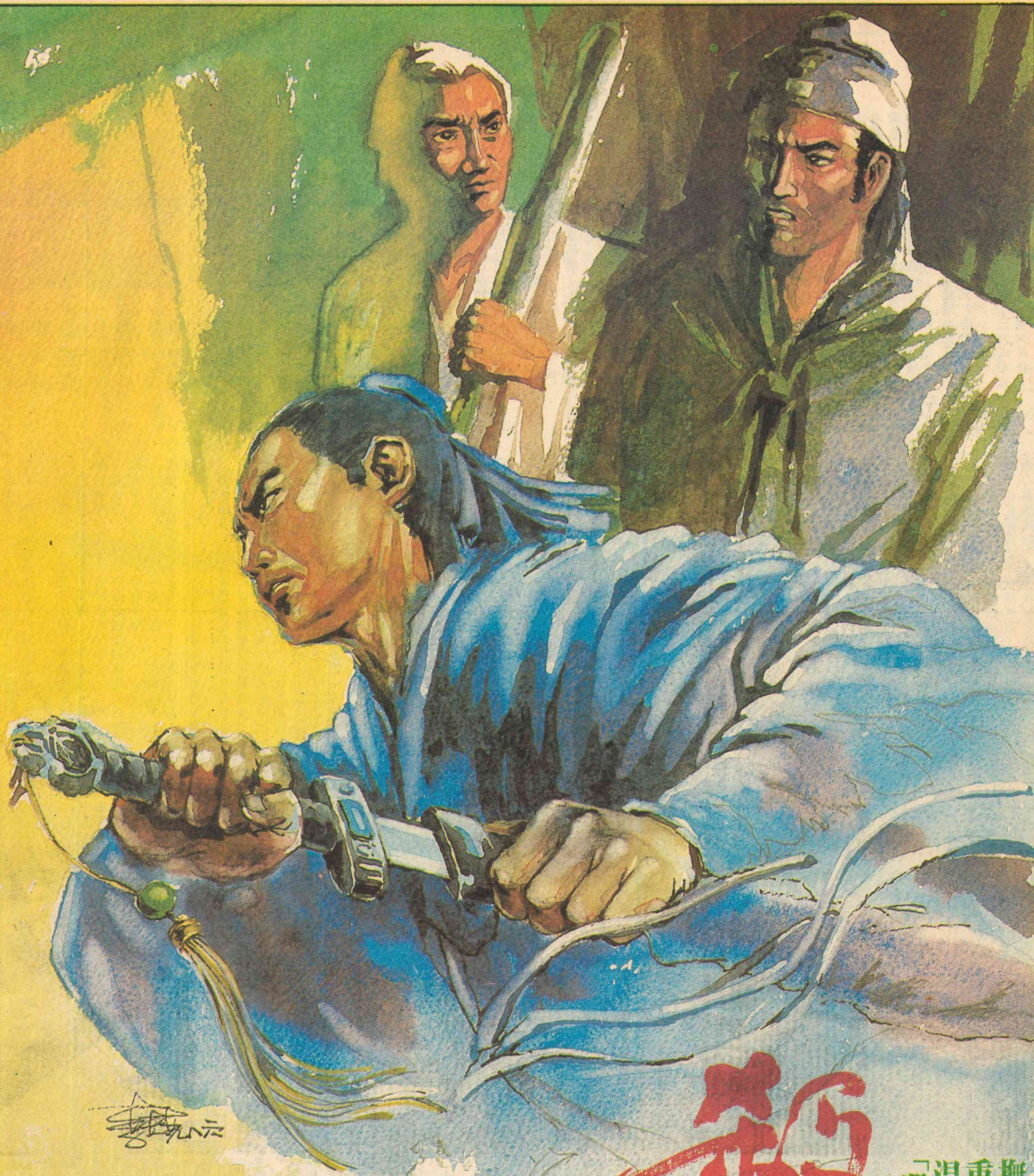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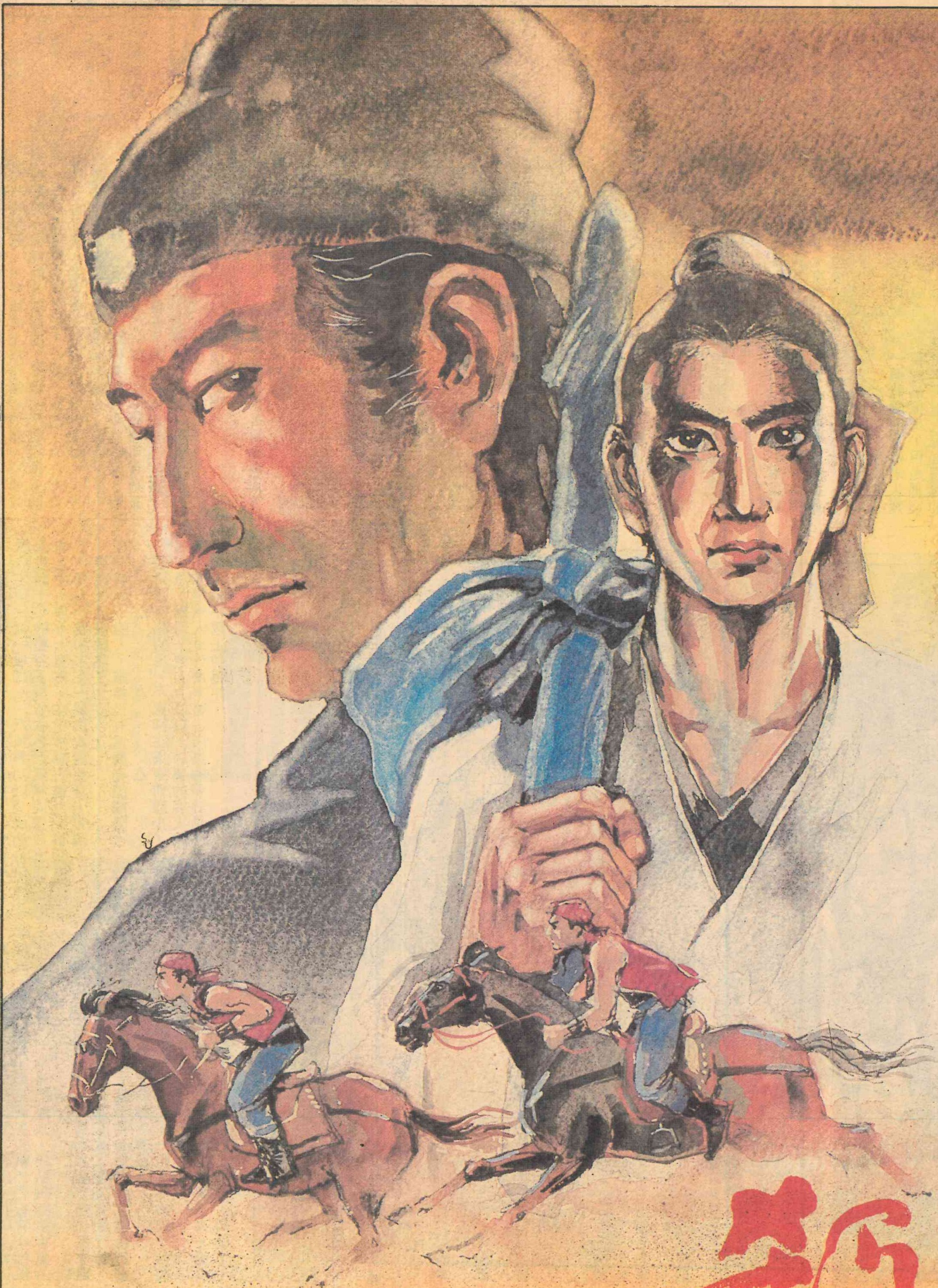


撫劍的少年
重現江湖！
温瑞安新作
「殺楚」推出！
殺楚
衞庵書
連載插畫版
●温瑞安／著
●李轂摩／題字
●李林／插圖



撫劍的少年
重現江湖！
温瑞安新作
「殺楚」推出！

殺楚

戴廉書

1

●温瑞安／著
●李戴摩／題字
●李林／插圖

殺楚？殺楚是什麼？
這是人名？東西？暗號？
還是什麼都不是？
没有人能很快的知道！
好故事往往是這樣的！

寂寞、悽落而優美的歌

「殺楚？」

「什麼是殺楚？」

「殺楚是一個人的名字，還是一件東西，一句暗號，一項行務，還是什麼都不是？」

崔略商和方邪眞本來根本没聽說過這兩個字，也不知道這兩個字有什麼特殊的意義。他們第一次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已經看見死人和流血，等到他們明白這兩個字的眞正意思，很多事情已經莫可挽回、追悔無及了。

崔略商和方邪眞本來也並不認識。

但他們是第一次同時聽到「殺楚」兩個字，而且是一樣的感覺到摸不着腦袋。

△　△　△　△

崔略商正在喝酒。

大熱的天氣，熱得路面上都蒸騰着煙霧，拉車的、趕路的、辦貨的、騎馬的、牽驢的，打從遠處的來，全在這熱霧中變了形，一截一扭的，像在烈日曝曬下的芽蟲。人人都只想快些掙得幾步路，早些到驛站的茶寮來躲一躲兇暴的烈陽。

外面的亮烈刺眼，份外顯得茶寮裏更是陰涼。崔略商微帶醉意的眼，看了一陣，心中只想：大地蒼生，誰不栖惶？誰不庸碌？誰都在趕着自己的路，只不過看路好不好走，沿路風景如何、風雨如何！

他繼續喝他的酒。

他一向嗜杯中物，但今天沒有多喝。

因爲再過三十哩地，就是洛陽城。

他此行是要來偵查一件刼殺朝官孟隨園的案子，他不能痛飲，他不能醉。

其實衆人皆醉，何必獨醒？衆人皆醒，何必求醉？人生裏微帶醉眼，略作酩酊，眼裏乾坤，才是最幻中求眞，如眞似幻的事。

崔略商喝了幾壺酒，因已趕了十幾天的路，有些乏意，便想瞌一瞌……

突然間，傳來馬蹄疾響，像行雷一般，迅卽逼近。

△ △ △

兩名窄衣短打、敞襟繫巾的大漢，策馬奔捲而至，饒是在白日裏、官道上，也很少見到這樣的勁騎，這般的壯漢！

看這兩騎如脫弩之矢的來勢，便可以斷定大都不會在這驛馬作歇，由於他們奔行極急，在道上正向茶寮走來的行人，不管是往城門方向還是背向，生恐被飛騎撞上，紛紛走避不迭。

這使得茶寮裏的客人都驚異的注視。

崔略商本想枕首臂上，小息片刻，這時，也陡然睜開神光湛然的雙目，挺起雙眉，往外望去，但伏在桌上午寐的姿態完全不變。

兩騎已馳近茶寮，途人驚呼、走避，拴在茶寮附近的牲口也被驚得希聿聿一聲頓蹄。

崔略商的視線，卻不在那兩名勁裝大漢的身上。

他發現了一個人。

一個途人。

這是個青年書生，穿着一身潔白的袍子，遠遠看去，眞是白衣勝雪，衣白不沾塵，素淨得像深山幽谷中一道清瀑，崔略商一眼望去，就感覺到這彷彿是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

這是崔略商對方邪眞的第一印象。

△ △ △

兩匹健馬疾馳的時候，有一個彎腰駝背的老人家走慢了一些些，眼看就要被鐵蹄撞倒，但是那白衣書生忽然一閃，再下來就發現那老人家好端端的已到了路旁，在白衣書生攙扶下平平安安的在走路，只不過臉上卻露出十分茫然不解的神情來。

那兩匹馬上的大漢，因爲趕路匆忙，也沒注意到這發生在瞬間的變異。

沒有人發現在那一霎間，有一個看來弱不禁風的書生，在衆目睽睽下施展了驚人的輕功，救了一條人命。

除了崔略商。

他發現白衣書生在瞬息間施展了輕功。

而且還是一種絕世的輕功。

「萬古雲霄一羽毛」——三十年前，一代奇俠方歌吟，便仗這一種雜七、八種輕功之大成的身法，飛越數十丈的壑谷，來拯救各派武林同道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今，竟然，在這洛陽古道上，日正當空下、衆人不覺中，在一個白衣書生身上重現。

崔略商的眼睛亮了。

一個醉了的人，誰都沒有這麼亮的眼睛。

△ △ △

那兩匹疾馳的馬，不意卻在茶寮前驟止，由於勒馬太急，兩馬一齊人立長嘶，店裏的客人內心怔忡，不知這兩人是什麼來路，店裏的夥計見兩騎來勢洶洶，都不敢上前招呼。

其中一名濃眉濃鬍的大漢俯身大聲的問：「喂，掌櫃的，借個訊息，可見兩頂大轎，一行官家侍從，打這兒來過？」他嗓門雖大，說話倒還挺客氣的。

掌櫃的忙着起身出迎，因爲不知對方是什麼來路，所以越發客氣：「回大爺的話，今天有鏢行的、商隊的、買賣的來過，就不見有您說的官眷隊行來過。」只不敢叫他們下馬進店裏歇。

另一個魚眼獅脣的大漢怪眼一瞪，咕噥道：「怎麼還沒來，難道……」

先前那名濃眉大漢忙使眼色制止他說下去，便拱手道：「我謝你啦，也許是錯過了驛頭，叨擾了。」

「喂！掌櫃的，借個訊息……？」

說罷兩人吆喝一聲，打馬疾馳而去，只見沙塵滾揚，一忽兒便沒了蹤影。

那白衣書生卻已行入了店內，找了張最乾淨的位子，坐下，夥計上來倒茶，他卻只要了一杯水，細細的品嘗着，彷彿開水裏有回味無窮。

崔略商忍不住又望了他一眼。

這一眼，只有一個感覺：

好一個俊秀而憂悒的人！

這人的一舉手，一投足，一展眉，一回眸，都有說不出的傲岸和憂愁，就像高山的白雪，遺世而獨立，那種不求世間予同情，寂天寞地的冷傲和憂愁。

尤其那一雙眼睛。

崔略商心頭微微一震。

他沒有見過憂悒得那麼不在乎的人。

這人手上一個舊舊的藍包袱，用一把長形物體挑串着，那長形的物體裏着一層淡得褪了八成顏色的藍布，想必是劍。

一把用舊布緊裹着的劍。

只聽在茶居裏有兩個鏢師在交換意見：

「你看是什麼來路？」

「根本就不對路，這兩個傢伙準是來摸底探道的。」

「照呀，我看他們是先來放哨，待會少不了有事。這等明目張膽，所謂不是猛龍不過江，手底下自然有斤兩。」

「這可怪呀，看他們是摸上了官路，這可不是尋常的買賣。」

「我們還是避一避罷，咱們『五花鏢局』可犯不着在這兒胡裏胡塗的捱紅刀白刀。」

「照呀。」那一肥一瘦的兩個鏢師，正想起身結賬，忽然見店門進來了一個精神矍爍、瘦骨崢嶸的白鬍子老頭，一雙烱烱有神的銳目，一進來就神威稜稜的逡視店裏一遭，這一剎那，店裏每一個人彷彿都給他如冷電的眼神逼了一逼，然後這老頭向掌櫃的道：「有沒有看見池公子的隊伍來過？」

掌櫃的也看出勢頭不好，囁嚅道：「什麼池公子……」心中一直在打突。洛陽城裏，有「四大公子」，那是「小公子」池日暮、「多情公子」游玉遮、「老公子」回百應、「女公子」葛鈴鈴。

這「洛陽四公子」，門下無不養士，少則，有兩、三百，多則逾千，而且結交江湖異士奇人，跟官衙又有往來，朝中也有伏蔭，都是既富且貴，極有名聲，甚具影響力的人物，就算是縣官、太守，也對這四大公子刻意結納，這四位公子本身在文才、武藝上，各有造詣，這茶舖掌櫃，一聽這個「不速之客」，似是針對「四大公子」中最得人緣的池日暮池少公子而來，心中早就慌得懸在半空，不敢實話實應。

那矍健的老頭子卻忽然自袖裏摸出一面腰牌，在掌櫃面前迅速的晃了一晃，壓低聲音道：「我是鄭縣捕快，奉命來追查一樁案子，你可別欺官瞞公！」

那掌櫃一見是衙門來的人，忙說：「沒有，沒有，池公子還沒有到來，但早先有池府的人來過，預先打點好了，池公子的隊伍待會兒就要經過，我們敬備水酒，以供他們休歇飲用。」

武俠 殺楚

那老頭眼神一亮，只說：「果然，好，很好。」

這時，只聽一陣吆喝之聲，兩個脚伕，赤膊搭巾，抬着一頂黑忽忽的小轎子，走近茶寮來。脚伕經過時，扭頭望向店裏，只見那瞿鑠老頭頷首，脚伕便在槐樹蔭下停轎，抹汗歇息。

這一路猛熱的天，兩個脚伕抬這一頂轎子，奔行長途，居然臉不紅、氣不喘，只是出了一身的汗，猛烈的陽光，照炙在他們肌肉賁突的臂肌上，越發令人感到一種逼人的剛烈之氣。

而轎子坐的也不知是什麼人，大熱的天，已在裡面憋了那麼久，也不出來涼快涼快、透透氣。

那兩名鏢師本來正要離開，但見有官衙的老手來了，倒留了下來，想看看熱鬧。

白衣書生還在品嘗著白開水。

眉宇間還是洋溢着一股淡淡的鬱色。

崔略商這樣多看了幾眼，忽然間，白衣書生似有所警覺，目光也向他這邊望來。

正在此時，一隊人馬，忽在黃塵漫天的盡頭出現。

△　△　△　△

這一隊人馬，總共十一人。

四騎在前，四騎在後，三騎居中。

前後八騎，一概玄衣包頭，神容無不精警俊秀。

中間三騎，左邊是一名文士，五綹長髯，及胸而止，臉如冠玉；右邊的是一名武士，一副勇悍堅忍的氣概，騎在馬上，就像一個戰神。

這整支隊伍，都只顯示着一件事情：他們都在守護着最中間的那位公子。

那位王孫公子般的年輕人，騎着毫無雜色的烏騅馬，金鞍珠珮，馬上還撐着一方黃幔，顯然是來遮掩陽光的。馬上的公子，被黃幔陰影遮掩着，臉目看不清楚，只見他綢袍緞靴，佩劍鑲翠，一隻手搭在繮轡上，白生生的很是好看。

那在細茗白開水的書生，却低低的哼了一聲，微微搖了搖頭。

十一騎奔近茶寮，速度也緩了下來，馬上那名堅忍的武士道：「吳爺，你可是安排在這兒歇歇？」

那文士忙道：「正是。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那公子道：「好啊，大熱的天，也不趕在一時，只要在城門關閉前抵達便行。」他這樣一開口，誰都聽得出他是個隨和的人。

文士翻身下馬，精明的用眼睛迅速地逡巡周遭一遍，才揮揮手，前面二騎勁漢，立刻下馬，爲那名公子牽繮相扶。那公子也不要他們牽引，一聳身便落下地，輕得像四兩棉花。

那文士道：「這兒離洛陽不及三十里地，申牌時分前準可到得。」

這時茶居中的人無不直勾勾的看着這一行人，目光尤其集中在那氣質高貴的公子身上。「洛陽四公子」名動天下，不論是不是江湖中人，莫不曾聽說過，都想趁這難逢難遇的機會，多看他幾眼。

只聽那背後掛了個箭壺的鏢師低聲道：「人說洛陽池公子是人中龍鳳，此語果然不差，你看他，清眉秀目，玉樹臨風，豈是尋常能比！」

另一個前腰繫着鏢囊的鏢師却道：「我看他身邊的文膽武將，才不得了，不愧是從食客一千五百異人中選拔的。」

掛箭壺的鏢師道：「那個留長鬚搖孔明扇的，便是文膽劉是之了吧？這人就憑着才智計策，把燕薊三股惡匪，全在洛陽池公子名下敉平，建功不少哩……」

那繫鏢囊的鏢師低聲叱道：「噤聲，那武將洪三熱望過來了，他是我們刀頸舐血的老祖宗，拗他不得的！」

這時，先前的兩頭健騎，却又回了過來，馬蹄的達，已踏近茶寮，這次馬上的人似要落脚，並未策馬疾馳。

只見文膽劉是之、武將洪三熱，一左一右，拱衛着池日暮，找了一張看似是最乾淨的桌子，正要坐下來，洪三熱忽瞥見白衣書生那張桌子，似乎還要乾淨一些，大步走了過去。他的身形魁梧，一走過去，整個巨影像把白衣書生瘦小的身子吞噬了似的。

「喂，讓開！」

白衣書生似沒注意到他在說話。

洪三熱粗眉一皺，怒道：「喂，我跟你說話，聽見了沒有？」

白衣書生神態安詳，仍在哼着一條曲子，崔略商却發現他眉尖一剔，已揚起了一絲不屑的神情。

洪三熱沒有好氣，伸手就要往白衣書生的肩膊推去，一面吆喝道：「你是聾子不成？」

「我跟你說話，聽見了沒有？」

他的手掌正要接觸到白衣書生肩膊的剎那，那池公子忽揚聲道：「洪總管，你要幹什麼？」聲音溫文好聽。

洪三熱手勢即刻頓住，回首拱手道：「稟公子，這桌子較乾淨一些，卑職想……」

池公子伸着脖子，往白衣書生那兒張望一下，他的頸項白皙細柔，就算這引頸遠望的姿態，也優雅十分，只聽他道：「不必了，人家先來，當然由他佔用，這兒位子多得是，也不算髒，不要騷擾人家。」

洪三熱道：「是。」遂退回座上。

白衣書生也不答謝，只無動於衷的細聲哼着曲子。

崔略商聽着聽着，覺得那是一首寂寞、悽落而優美的歌。

忽聽那掌櫃的道：「這位差官，你不是要找洛陽池公子嗎？這位就是——」

驀地，掌櫃的語音被切斷。

場中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變化。

這變化都在一剎那間發生，剛才還是一班歇脚的人在茗茶納涼，突然間，這地方變成了血肉屠場。

崔略商早已預料到會有事情發生。

但他也決沒料到發生得那麼猛烈、劇烈、壯烈、慘烈！

第一滴血是由那名掌櫃身上流出來的。

掌櫃的那麼一嚷嚷，池公子、劉是之、洪三熱不約而同，都向那健矍老頭望去。

那老頭本來就站在掌櫃的身旁。

他倏然出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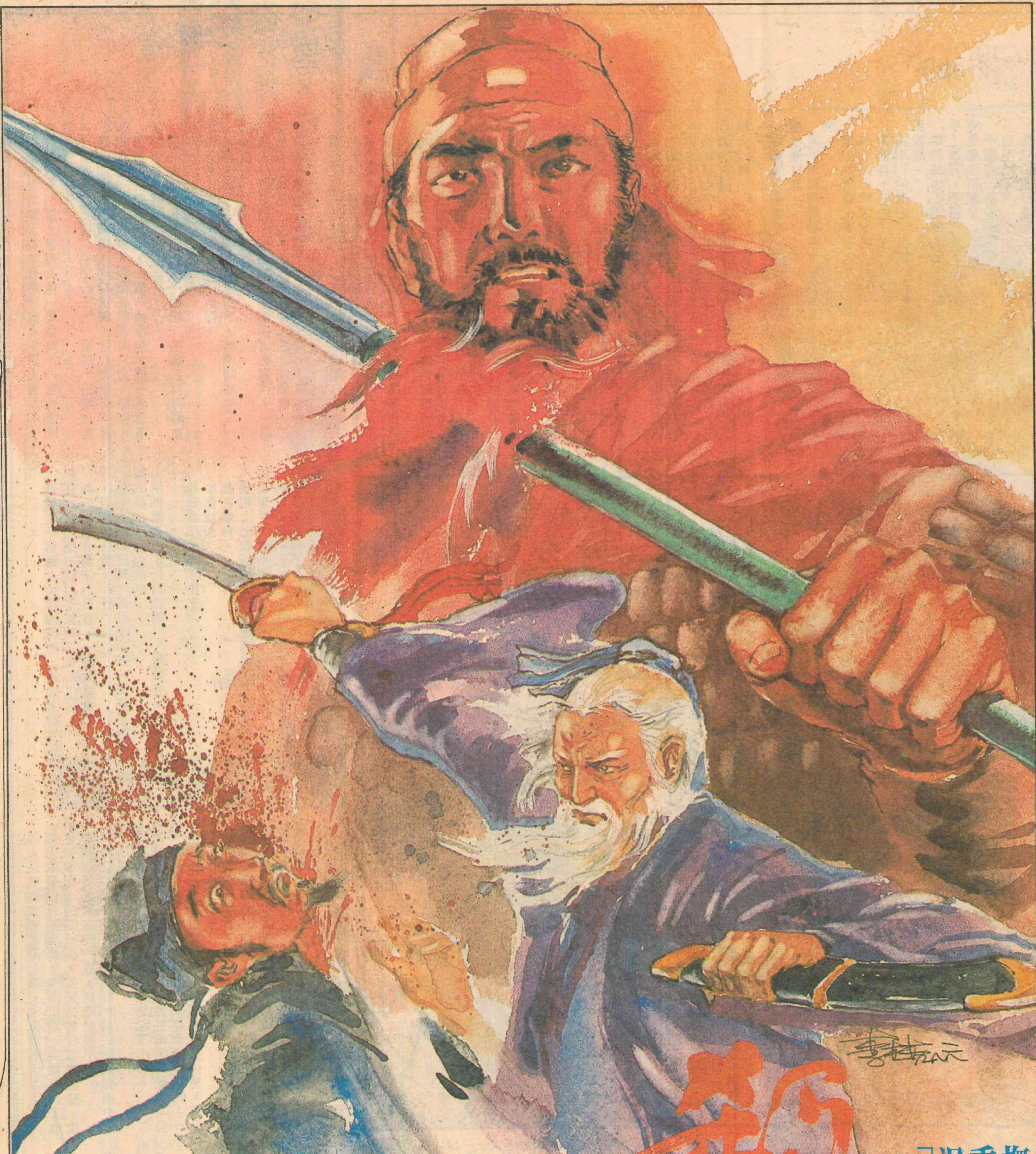
他的刀就藏在他袖中。

他不像在拔刀，只像在拔出一匹銀鍊，一匹白布，便已切斷了掌櫃的喉嚨。

由於他這一刀太快，便誰也來不及挽救，來不及阻止。

連白衣書生也只來得及皺了皺眉頭。

下期待續



殺楚

撫劍的少年重現江湖！
温瑞安新作「殺楚」推出！

2

…温瑞安／著
…李轂摩／題字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一班歇脚的人在品茶納涼……
一些不知來路的人闖了進來……
突然間，這地方成了血肉屠場……
殺死掌櫃的「老頭」是何方人物？
白衣書生有蓋世輕功，
却只來得及皺眉頭……
茶店裡還會發生驚人的大事——

●劍光像一句殺人的詩

刀光暴射，那掌櫃先遭了殃。

刀光一折，往池公子那兒直闖了過去！

刀光映得老頭臉上發白，也映寒了池公子的臉！

武將洪三熱陡地彈起。

他健碩如山，但沒有人能形容他的速度。

他的十指如彈在箏上，那一弦那一絲，全不錯亂。

他東一掏，西一挖，左一橫，右一豎，上一接，下一駁，速度飛快而熟練，幾個冷鐵已被他接駁成一柄丈二長槍，槍一展開，槍前血擋花地一散，已攔住那老頭，把來敵拒於丈五之外！

老頭連攻三刀，連環三次搶進，都被洪三熱橫槍豎刺，截了出來。

就在這同時間，那店外兩匹健馬，馬上兩人，一齊往馬背上一按，整個人像一隻怪鳥，一隻巨蝠般掠了進來！

文瞻劉是之叱道：「小心！」一揚扇，已護在池日暮身前！八名護衛，同時拔劍，這八人想必平素訓練有素，動作一致，以致在拔劍時只有一聲響。

那搶進的兩名大漢，一個一掄板斧，把一名劍手的腦袋劈成兩半。

另一人使的是鑌鐵拐，一拐把一名劍手打得鮮血狂噴。

但另外六名劍手已圍住了他倆。

這兩名漢子一見不能馬上得手，倏地同時往下一伏便滾！

兩人一伏之際，那在門口停轎的兩名腳伕，一名突然奔至轎前，左手猛掀開轎窗，右手往轎轅一拍，只聽一陣動弩急響，足有上百支箭矢，破空飛射！

劉是之倏抓起桌腳，以桌面掩護，把池日暮納在身後，那一張桌面立即變成了箭垛子！

其中兩名劍手，立時被射成刺蝟一樣！

其餘四名劍手，已散了開來，茶居裏定有別的客人，也有人中了箭，慘呼呻吟。

池日暮大叫道：「好漢住手！我跟你們何寃何仇，爲什麼下此毒手……」

話未說完，轎子裏第二輪攻勢又發了出來！

這次發的不是箭，而是各類各式的暗器！

又一名劍手慘呼倒下。

劉是之一面揮扇飛撥，一面呼道：「退後，保護公子要緊！」

三名劍手急想退回劉是之身前，但地上兩名大漢，雙斧雙拐，已擊折斬斷二劍手足踝。

這情形極是緊急惶亂。

他們一動手，崔略商立即便想制止。

但他還沒來得及動手，另一名「腳伕」，已揚手打出數枚物體！

爆炸立成，煙硝、泥塵、火焰，人們的慘呼哀號，立刻交織成一片。這干狙擊者正是要造成場中的大混亂，以便他們在混亂中得手。

俟崔略商把一名傷者抬到櫃台上，再也壓抑不住心頭的忿憎，正要插手此事的當兒，場中又再起了極大的變化！

△　△　△

剩下的一名劍手，仍然舞劍，一面狂喊，一面要護住池日暮。

可是兩輪暗器發完，兩名「腳伕」已拔刀圍了上來。

地上的兩條大漢也包抄了上來。

洪三熱仍然揮搶攔住老頭子的攻勢。

但他身上已添了三處血泉。

血汩汩的淌着，但洪三熱的戰志，却比不受傷時更凌厲。

雖然他也不明白，老頭兒被他逼阻在一丈開外，手上單刀，不過三尺，爲何能三次重創了他，而他完全無法招架？

不過洪三熱並不畏懼。

他不怕死。

他只怕池日暮死。

所以他拚死也要維護池日暮。

×　×　×

劉是之一見敵人伏擊的聲勢，便知道對方是勢在必得，自己這方面決不是對手。

他一面攔身護住池日暮，一面朗聲道：「好漢住手，且聽我一言——」

他空有滿腹經綸，滿肚子學問，滿腦子對策，但對方根本不聽他的話。

兩柄雁翅刀、一對鐵拐、一雙板斧，已向他攻到。

池日暮突然站了出來嗆然拔劍。

劍芒燦目。

劍柄上七枚巨鑽，耀眼流彩，連那四名凶神惡煞的狙擊手，也爲之呆了一呆，怔了一怔。

池日暮戟指喝道。「咄！你們既是衝着我池某來的，那就領教了！」

突然間，那頂轎子的鐵皮轟然而倒。

轎子裏居然還有一個人。

那人長髮披臉，寬袍大袖，完全看不見面目。

那人像似白日的魔魘，突然出現，突然已到了池日暮的後面，伸手一抓，就抓住池日暮的後頸。池日暮被這突如其來的一抓，登時動彈不得。

劉是之大喝一聲，扇子一闔，扇尖陡地彈出一截刀尖，直刺那披髮人背心！

披髮人也不回身，一腳就把他踹了出去。

劉是之大急，顧不得痛，忽向外叫了一聲：「公子，他們上當了，你快走吧！小趙會頂替你的！」

那披髮人似是微微一愣，忽咧嘴笑了一笑，露出一口森然的白牙。

只聽他怪異地道：「殺楚，殺楚，你騙不倒我。」手上正待用力。

這是崔略商和方邪直第一次同時聽到：

「殺楚」

這兩個字！

×　×　×

「洛陽四大公子」，實力相當，各有建樹，洛陽池家更是以仁義待人稱著，池日暮一死，洛陽城裏，天下武林，便要少了「蘭亭池家」了。

披髮人正要用力把池日暮捏殺，乍然見到一道劍光。

這應該不是劍光。

因爲劍光不會那麼快。

這也決不會是劍光。

因爲劍光不會那麼銳烈。

這更不可能是劍光。

因爲劍光決不會在銳不可奪中又帶着那麼軟柔的殺意，好像一個人，不是用兵器，而是用一句話殺人一般！

×　×　×

披髮人便是在不信中，右半身子突然沾染了大片血漬。

他放下了池日暮，慘嚎一聲。

在這一劍裏他明白了：事不可爲。

他充滿了絕望，但沒有忘記：速退！

可是他的同伴並不死心。

兩柄雁翅刀交叉飛砍化成一道劍光飛來的白衣書生。

白衣書生的身子突然動了。

他忽然向天看了一眼。

然後出劍。

劍自兩刀間穿了出去。

一名「腳伕」咽喉噴出一縷鮮血。

另一名「腳伕」的臉上正好被同伴的鮮血噴濺在臉上。

他覺得又熱又腥，正用手往臉上一抹，再看場中：

不但他的「腳伕」同伴已死，就連使雙斧和使雙柺的，全都是胸膛中劍，仆地而死。

就只剩下他一個。

他立時作了一個決定。

他馬上扔出兩枚「雷公彈」！

白衣書生臉上也微微變色。

他可以閃，可以避，可以退開，但這種「霹靂堂」的火器一旦爆炸開來，難免造成死傷，他可沒辦法控制。

就在這時，一人凌空橫撲了出來，雙腳連環踹出，把兩枚「雷公彈」，踢飛七、八丈外，隆隆地炸了開來，炸得捲起兩道泥柱，木葉散飛。

但却沒有傷著人。

白衣書生心下一慄：「雷公彈」一旦發出，一經碰觸，立即引爆，這人竟能及時踢開這兩枚火器，而能接觸力微，不致爆炸，又能把兩彈踹開那麼遠，這種腿功，普天之下，也不出三人……。

那「腳伕」一發出「雷公彈」，立時轉身就跑，但那人一揚手，「嘯」的一聲，一口酒杯已打在「腳伕」的後膝關節上，登時全身一軟，摔倒地上。

白衣書生看去，只見這名滿是鬍碴子、落拓俊偉的中年漢子，身形在半空一折，已落在老頭子與洪三熱的酣戰中。

落拓漢子看準了，認準了，一手拍開洪三熱，陡然出腳。

老頭子手上的單刀，便被踢掉。

洪三熱也是呆住，他也不明白自己何以給人一手

馬上兩人一齊往馬背上一按，掠了進來。

武俠 殺楚

就拉了出戰團。

老頭子一看情勢，立即奪路而逃。

他逃了三次，都被落拓漢子截住。

老頭子倒不逃了。

他臉色慘然，長嘆一聲。

就在這時，「轟」的一聲，那仆倒在地的「脚伕」，見已無法逃走，竟引爆最後一枚「雷公彈」，軀體立即被炸得血肉橫飛。

這個舉動，令全場為之震住。

這種謀刺不成，寧可殺身成仁的氣概，豈是普通盜賊殺手的作風？

這簡直像為義殺敵，盡忠赴義，寧可玉碎，不作瓦存，視死如歸，盡忠報國的志士！

△　△　△

局面已被控制。

那負傷的披髮人已經逃得無影無踪。

這六名暗狙者中，當以披髮人武功最高，老頭子次之，「脚伕」和使雙斧及雙枴的功力相仿，這四人，却有三人死于白衣書生劍下，一人自殺身亡。

僅剩下一人。

老頭子。

這是唯一的活口。

落拓漢子陡然出脚，老頭子手上的單刀便被踢掉。

這一時間，大家都明白這人存在的重要性，誰都不敢向他進逼。

△　△　△

老頭子笑了。

慘笑。

他笑意裏有無盡的悲憤。

「我們失敗了。」他說，「但總有一天，有人會收拾掉喪盡天良的四公子！」

池日暮覺得很委屈，忿然道：「我什麼時候做過對不起你們的事?!你是誰?!為什麼要下此辣手?!」

老頭子憤慨之色，溢于言表。「你們想我活着，便是回答你這些話。嘿，嘿嘿，只恨上天無眼，看着就要得手，却殺出這兩個好管閑事的人來！」

崔略商一直盯着老頭子，以和氣的語音對他說：「老丈，你有什麼寃情，不妨儘說出來，我們會替你伸屈平寃。」

老頭子怪眼一翻，道：「你是誰？我為什麼要告訴你事情？」

崔略商道：「我姓崔，草字略商，承聖上恩澤，忝為御封天下四捕之一；」他頓了一頓，又道：「所以我一見你掏出來的腰牌，便知道其中有詐，一直都在留意。」

崔略商這一說，洪三熱失聲道：「天下四大名捕？」劉是之也禁不住道：「你是追命三爺?!」

「天下四大名捕」是：無情、鐵手、追命和冷血，四人各有不同的名聲與造詣。以冷血年紀最輕，生性驃悍堅忍，精於劍法，與人搏鬥，只進不退，遇強愈強，受傷更勇；追命年紀最大，擅於腿法，早年失意失戀，故嗜酒，但愈醉功力越強，追踪術與輕功俱佳；鐵手是帶藝投師，甚諳江湖禮節，謙和得體，內功最高，一雙手更是稱絕江湖；無情是四大名捕之首，年紀僅長於冷血，幼年時慘遭滅門之禍，雙腿被廢，筋脈受傷，故練不成武功，却以極大的毅力與意志，練成獨步天下的收發暗器手法，又因終日在輪椅及轎中，故而他精於奇門遁甲，機關五行，將輪椅及轎子裝滿暗器機關，往往令人防不勝防，加上他智能天縱，輕功自成一家，反而成為「四大名捕」中最難惹的一人。

無情別號無情，但却是臉冷心慈，一旦動情，不可自拔。他自幼為諸葛先生收養，入門最早，故為大師兄。鐵手與追命均帶藝投師，兩人俱歷經江湖滄桑。冷血則在深山野嶺、飲狼乳長大，堅忍不拔。四人因其個性、武功、特長及辦案手段名震遐邇，故武林中人都呼其外號，久而久之，反而不怎麼知道無情原名成崖餘、鐵手原名鐵游夏、追命原名崔略商、冷血原名冷凌棄了。

老頭子一聽面前的竟然就是「四大名捕」裏排行第三的追命，喟然長嘆道：「難怪這身好武藝！我輸了給你，也煞是不寃！只可惜，大名鼎鼎的四大名捕，也跟所謂洛陽四公子勾結，蛇鼠一窩……」

劉是之即道：「老人家，你不說清楚，光在這裏血口噴人，是不是有人指使你這般做法?!」

老頭子哈哈笑道：「你欺我老了不是？想套問我！你看我滿頭白髮……」說着用兩隻手指向自己鬢邊，陡然，雙指一駢，已刺入自己的右太陽穴，追命早已防他自殺，但也來不及搶救，老頭子仰身便倒。

追命與白衣書生身形一閃，一左一右，已扶住老頭子。

兩人乍見對方身法，快到不可思議，心中都是一凜。

老頭子却已只賸一口氣。

只聽他斷斷續續地道：

「殺楚……殺楚……殺楚！」便嚥了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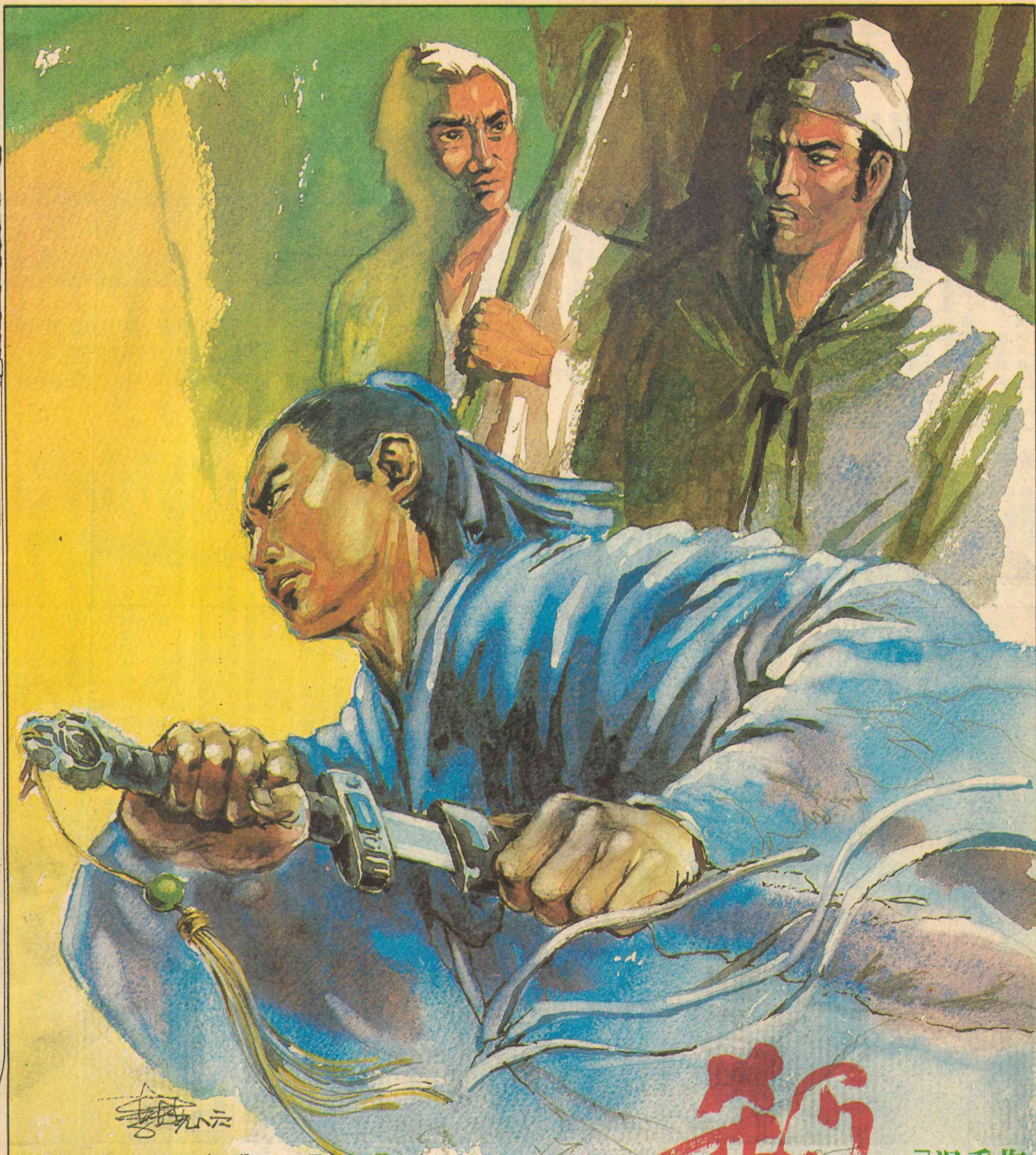
——殺楚是什麼？

——殺姓楚的？還是一個代號？

——是一個人的名字，還是一個組織的稱呼？一個線索、還是一個疑惑？

——這老人家死前的最後一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下期待續



撫劍的少年重現江湖！温瑞安新作「殺楚」推出！

殺楚

黃霑書

3.

温瑞安／著
李黃霑／題字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四大名捕是何等人物？
—洛陽四大公子，都在幹些什麼？
—殺楚？誰明白個中涵意？

以絕世之功求俗世之名

追命心裏發誓要弄清楚：「殺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　●　●　●

看來白衣書生却似沒有這個興致。他只淡淡地道：「原來你是追命，怪不得腿法這般好！」

追命道：「像你這手劍法，在武林中，絕對在十大名劍之內。」

白衣書生一哂道：「偏偏我沒有名氣。」

追命道：「那是因爲你根本不想成名。」

「我想成名，」白衣書生歎道，「偏偏又不想成名後帶來的事情。」

「那不可能。」追命道：「成俗世之名，少不免要求世俗之功。」

「要是成絕世之名呢？」

「那是後人才能評定：你是流芳千古還是遺臭萬年！」

兩人相視而笑。

追命忽又問出一句：「列長恨是你什麼人？」

白衣書生臉色一變，抬首望了他一眼，眸中的悒色閃過一道銳芒：「好眼力！」

追命道：「你使的是『天問劍法』？」

白衣書生笑了。

他笑意裏仍帶憂愁，淡淡的，像淡水映着天藍。

「如果我沒有看走了眼，你還會『萬古雲霄一羽毛』身法？」

白衣書生道：「我是他老人家的唯一弟子。我叫方邪眞。四方的方，正邪的邪，眞誠的眞。」

追命笑道：「好名字。只是世上豈容有又邪又眞？」

白衣書生向他眨了眨眼，道：「因爲我是絕世的人物，却想成俗世之名，你覺得這句話是不是說得太傲？」

追命望了他一回，只說：「你說的是實話。」

這時，劉是之和剩下的那名劍手，正替同僚急救裹傷，池日暮也下手幫忙，他先替洪三熱包紮傷口。方邪眞和追命則救助一些本在店裏歇脚的無辜傷者，那兩名鏢師畢竟也是行走江湖的人，趕忙也幫忙救治，傷患者呻吟起伏。

池日暮帶來的八名護衛，竟有五人當場喪命，兩人折足，傷口怖人，痛苦不堪。方邪眞目光閃動，忿然道：「我便是因爲他們出手太狠，所以才忍不住插手。你看，下手這般重，又傷及無辜，就算有深仇大恨，也不該這般滅絕人性！」

追命沈吟道：「那老人家的刀法，類似『東海釣鰲磯』『開山刀法』，造詣很高，但不知是何來路。」

方邪眞點頭道：「那披髮人武功更高，出手招式也詭奇難測。」

追命道：「可惜他倒溜了，其他幾人，無一活口。」

方邪眞拍拍那柄又被舊布裹着的劍道：「你別怪我不留活口。我這劍一出，它動了眞性子，我也控制不了它，劍是我出的，但人則是它殺的。」他笑笑又道：「你不是要逮捕我歸案，好作殺人償命吧。」

「我明白，」追命嘆了一口氣，看了看他置在膝上的劍，道：「剛才救人要緊，要救人也只好殺人了。救人和殺人，常是同一碼子的事，像月亮的晴暗兩面。這怪不得你，只是，像你這種殺傷力那麼大的劍客，但願還是不要常常動劍的好。」

方邪眞拍了拍長劍，微作沈思道：「我也不想動它，只要沒有人動我。」

只見池公子站了起來，劉是之緊跟在他的身後，走了過來，池日暮對二人就是深深一揖，道：「多謝兩位俠士救命大恩。」他兩眼淚光閃流，兩頰隱有淚痕；原來他見死傷枕藉，而刺客主要只是爲了殺他，以致害了那麼多人命傷亡，心中大是不忍，禁不住要落淚。他忍慟含悲的聲音，更是誠摯動人。

追命道：「別客氣，這是我的本份。」

方邪眞沒說話，默默爲一被火藥炸傷的茶客裹傷。

只聽一陣馬蹄驟響，那名劍手已打馬而去，想必是劉是之遣他趕返洛陽請動人手過來接應。

劉是之道：「三爺，這樁案子你親眼見了，親手管了，但願你能爲我家公子追查主使，以正法紀。」

追命忽道：「池公子，有一事請教。」

池日暮十分謙恭，即道：「不敢當，有什麼，三爺皆請不必見外，吩咐即可。」

追命道：「你可有這樣凶殘的仇家？這些人似跟你有深仇巨恨，你可有頭緒？」

池日暮「噫」了一聲，道：「在武林中，誰沒有仇家？更何況我身在翰林、仕林、武林裏，結怨難免，只不過，這些人都似身負血海深仇，可教人費解。」

劉是之道：「我看這批人，也不只衝着我家公子而來的，他們不是口口聲聲都是洛陽四公子嗎？我看除了『蘭亭池家』之外，『小碧湖游家』、『妙手堂回家』、『千葉山莊葛家』，莫不是沾有關聯，洛陽四公子名如日麗，難免遭人所嫉，這都要請三爺多加留意的。」

追命道：「你的意思是說：這批人要剪除的，不只是你們，還有其他三公子？」

劉是之雙眼一瞇，立即在眼角裁成了兩抹如刀利的笑紋，「也可能是其中一家，爲鞏固勢力，只求獨尊，不許並存。」

追命搖搖頭道：「沒想到。」

劉是之奇道：「沒想到什麼？」

追命道：「連仁義滿天下的『洛陽四公子』也和一般人一樣黨同伐異，排除異己；舉目並非沒有人材，而是有容人的氣量，以致像一盤散沙，誰都不能結合起來，爲國爲民，做點踏踏實實的事。」

劉是之冷笑道：「三爺，你這句話，只對我們公子說，可起不了什麼作用，我家公子也總不能一廂情願，單方示好啊。」

池日暮如玉般的臉頰，却出現了微微的紅暈，慚然道：「三爺，你教訓的是。」

追命笑道：「不敢，不敢，我只是抒說心中的鬱悶罷了，池公子萬勿見怪。」他微微一停，又道：「四公子在洛陽甚有勢力，極得民心，據說近日皇上要頒令下來，甄選你們四位其中之一爲『洛陽王』，掌管洛陽兵權政事，你們四位各有千秋，難分軒輊，這樣一來，恐怕相互傾軋的事，在所難免，只望池公子存善罷戰，以百姓福祉爲重，儘量避免捲入無謂鬥爭中，那就是功德無量了。」

池日暮悚然道：「是，是。」

劉是之却問：「不知道三爺此行來洛陽，爲的是什麼事？」

追命看了劉是之一眼，又看看池日暮，道：「你們可聽說過留縣太守孟隨園？」

池日暮茫然。

劉是之即道：「有。孟太守清廉不阿，嚴明守正，很有名望，據說他辦案一向秉公處理，案無剩牘，平反了不少冤案，昭雪了不少冤獄，嚴辦了不少劣紳，教訓了不少惡官，可惜，後來，還是給人參了一本，似被發配充軍到涂璧去……」

追命道：「正是。他一家大小共十一口，連家僕婢役三十七人，全教人殺個乾淨，事情就發生在這往洛陽的道上，凶徒可謂趕盡殺絕，孟太守嚴正不阿，在任期間從不貪贓斂財，人稱之『孟青天』，而今落得這種下場，我總要替他查出凶手，以祭他在天之靈。」

池日暮聽了也極氣忿：「三爺，這件事實在太可惡了，如用得着敝府之處，要人要錢，請儘量吩咐。」

追命知道這池日暮年輕心軟，却又血氣方剛，便辭謝道：「現在尚未有眉目，人多反而不便，池公子好意，在下心領了。」

這時數路人馬陸續趕到。原來這道上早有「蘭亭池府」的人準備恭迎，剩下那名劍手打馬請援，這些在道上苦候迎迓的僕從和友朋，全都趕了過來，其中還包括了在池府聞風而來慰問的「食客」、「能人」，爭相巴結道幸，這小小的茶寮裏當時熱鬧了起來。

追命見池日暮忙亂中不忘咐囑，下屬安頓這茶居掌櫃的後事，加以撫恤，並協其重建，還有治撫受傷茶客等，便向在一旁淡然坐看一切的方邪眞道：「這池公子，總算富貴而不驕，只是心性太脆弱一些，易動感情，但在劇烈的鬥爭裏，容易喫虧。」

方邪眞道：「那也不盡然。池公子這等做法，易博人好感，甚得人緣。」

追命詫異的向他投過一眼，說：「老弟，你年紀這麼輕，看世事却是太冷。」

方邪眞淡淡一笑道：「我就怕熱。我喜歡寒多。越冷，我就越愉悅。我心頭一熱，就不易收拾了。我怕控制不住。」

追命仔細端詳了他一陣，只道：「很像。」

方邪眞側了側首，問：「像誰？」

追命道：「我大師兄，無情。」

方邪眞眼睛有了笑意，那笑意驅走了許多憂鬱，但多了一層淡淡的哀愁，「是麼？」

追命笑道：「你不要見怪，你比他還要年輕，還要俊俏，還要像個女孩子。」

方邪眞沈思一下。他的眉微微蹙着，像挽手鎖起一秋的深怨。「他跟我不同，」他道，「他已投身在這紅塵十丈裏，翻過、滾過、什麼世面都見過、什麼經歷都闖過，所以他再脆弱，也是個堅强的人，能出世，也能入世。而我……」欲說還止。然後他接道：「但我能出便不能入，能入，便不能出。」

追命笑着拍了拍他瘦小的肩膊，道：「你啊！一個人自己看自己，怎麼能看得淸楚？自己看得太多、太近，不一定就是自己。」

方邪眞改換了話題：「你要去偵察殺害孟隨園全家的案子嗎？」

追命眼睛一亮，道：「要是老弟肯跟我一道稽查，這件案子的元凶勢力再强大，我也不必躭心了。」

方邪眞懶洋洋的望了追命一眼，只道：「其實，你根本沒有躭心過。公家事，我也做不來，而且，也無意爲之。」

追命一笑道：「那我就不勉强了。」又問：「老弟一身好武藝，却在那裏高就？」

方邪眞拍拍舊包袱，「我在老員外家裏教幾個孩子讀書，如此而已。」

追命長嘆道：「這又何必，實在是太委屈你了。」

方邪眞却毫不以爲然，「一個人只要能安身立命，便可以了，我要養活老父，幹什麼活兒都是一樣。」

追命一下子覺得跟這個年輕人離得好近，又距得好遠，但無論是近是遠，都對他十分珍惜。

這時又來了一騎。

騎得並不急，但快。

馬黑、人黑、黑披風，像驟掩來了一朵黑雲。

馬黑得沒有一絲雜毛。

衣黑得跟陽光形成强烈的對照。

人平實而粗壯，皮膚黝黑，濃黑的眉毛，淡黑的厚唇，深黑的快靴，一把黑色的刀鞘，鞘外露着青黑色的刀柄。

追命只看了一眼，道：「池公子有綽號『劉獅子』的智囊劉是之，又有手底下勇猛精進的『拚命三郎』洪三熱，加上這個實行能力極高的辦事幹材『黑旋風』小白，這『蘭亭池府』的聲勢，其實僅次于『小碧湖游家』而已！」

只聽池日暮喜道：「小白，你來了就好了。」似對他十分欣慰放心。

小白跪地而道：「公子無恙，請恕屬下來遲。」



馬黑、人黑、黑披風，像驟掩來了一朵黑雲。

武俠 殺楚

池日暮連忙把他扶起。

「黑旋風」小白一至，傷的人被抬走，死的人被驗明，店中紊亂，一一被整理出來，小白調度有方，毫不慌亂。

劉是之却靜悄悄的向池日暮道：「公子，這椿狙殺，來得突然，恐怕這只是一個開端。」

池日暮躭心道：「是啊，來的幾人，武功都很高强，我怕……」

劉是之直視池日暮道：「公子是怕我等保駕不力？」

池日暮忙道：「先生千萬別多心。我怕的是防不勝防。」

劉是之眼睛又瞇成一線：「公子想不想有備無患？」

池日暮卽道：「請教先生，如何有備？」

劉是之用羽扇遙指追命與方邪眞在茶居一隅的背影，低聲道：「留下他們二人，卽爲强助。」

池日暮欣然道：「我正有此意。」又遲疑了一下，旋卽又道：「追命是名捕，有公事在身；此人一向無視富貴功名，只怕難以留得住他。」

劉是之道：「對追命，只作試探；這年輕人武功高到不可思議，而且潛力無可限量，此人若不收於門下，萬一給游、葉、回三家聘去，則是使我們多添一號勁敵。」

池日暮咬了咬唇，道：「先生的意思是……」

劉是之低聲說道：「追命在這裏待不久，一定會走；這年輕人若挽不住，則寧可除去。」

池日暮臉色變了變：「那不行，他怎麼說也救過我一命，怎可——」

劉是之冷冷地道：「公子，無毒不丈夫，留着禍患！」

池日暮長歎了一聲，要求似的道：「我們先留他一留，看怎麼樣，好不好？按理說，咱們施於厚幣禮遇、功名富貴，他沒有理由不動心的。」

劉是之沈着臉色嘿笑道：「如甘辭厚幣，尙不使他動容，此人更不能不除。」

「若到了那個時候……」池日暮無奈的說：「就聽憑先生的意思了。」

劉是之，這才滿意的點了點頭。劉是之憑一副精密的頭腦、進退的分寸，和不凡的武功，在不少名門望族、武林世家裏任過舉足輕重的職司，但「蘭亭」池日暮對他一向信重倚重，解衣推食，遇大事莫不言聽計從，是致令他一直留在池家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回去！你們不過是要我爲池家効命，但我一點興緻都沒有！」

這時，局面大致已收拾了下來。追命也替兩名傷者接駁好斷骨，向池日暮道：「池公子，你這位『黑旋風』處事煞是快俐。」

池日暮忙引見「黑旋風」小白與追命，順勢探問：「這位兄台高姓大名？府上那裏？」

方邪眞懶懶地答：「我姓方。」就不說下去了。

池日暮等不得要領。追命却道：「諸位，我有公務在身，還要趕路，就此告辭了。」

池日暮忙懇請挽留。追命堅持要走。池日暮只好說：「三爺的救命大恩，池某銘刻在心，永誌不忘，三爺若進洛陽，莫忘了光臨敝舍，再作長敍，此外，三爺如用得着『蘭亭』子弟之處，敬請吩咐。」

追命笑道：「一定一定。」

說着便要離去。這時已近入暮，方邪眞也要跟他一道離開。池日暮急了，便去拉住方邪眞的手，一個勁兒的問：「兄台府上那裏？可有事麼？怎麼匆匆要走？不肯讓在下懇謝？不如到敝下處喝杯水酒，再向兄台請益？兄台若堅持要走，在下相送一程如何？」

方邪眞是傲岸的、淡然的、瀟洒的聽着，是在要緊關節上，才不着邊際的應上一應。

追命瞧在眼裏，只笑說：「不如方兄弟就跟池公子多敍敍，我倒要先行一步了。」遂低聲向方邪眞道：「兄弟，如果你不甘就此埋沒一生，意欲平步青雲，這池公子倒是寄重于你，你大有發揮餘地。」

方邪眞是倦倦地一笑，隨卽跟追命行出。

追命微喟一聲，也由得方邪眞跟他一道。

劉是之一使眼色，洪三熱跟在方邪眞後面，正要說話，方邪眞遽然回身，裹布的劍仍在水藍色的布帛裏，但劍鍔已抵在洪三熱胸前，把他的來勢生生截住。

只聽方邪眞用一種堅定得接近冷漠的聲音道：「回去！你們不過是要我爲池家効命，但我一點兒興致都沒有！」

洪三熱的勢子硬硬頓住。

方邪眞這一句話，也把衆人怔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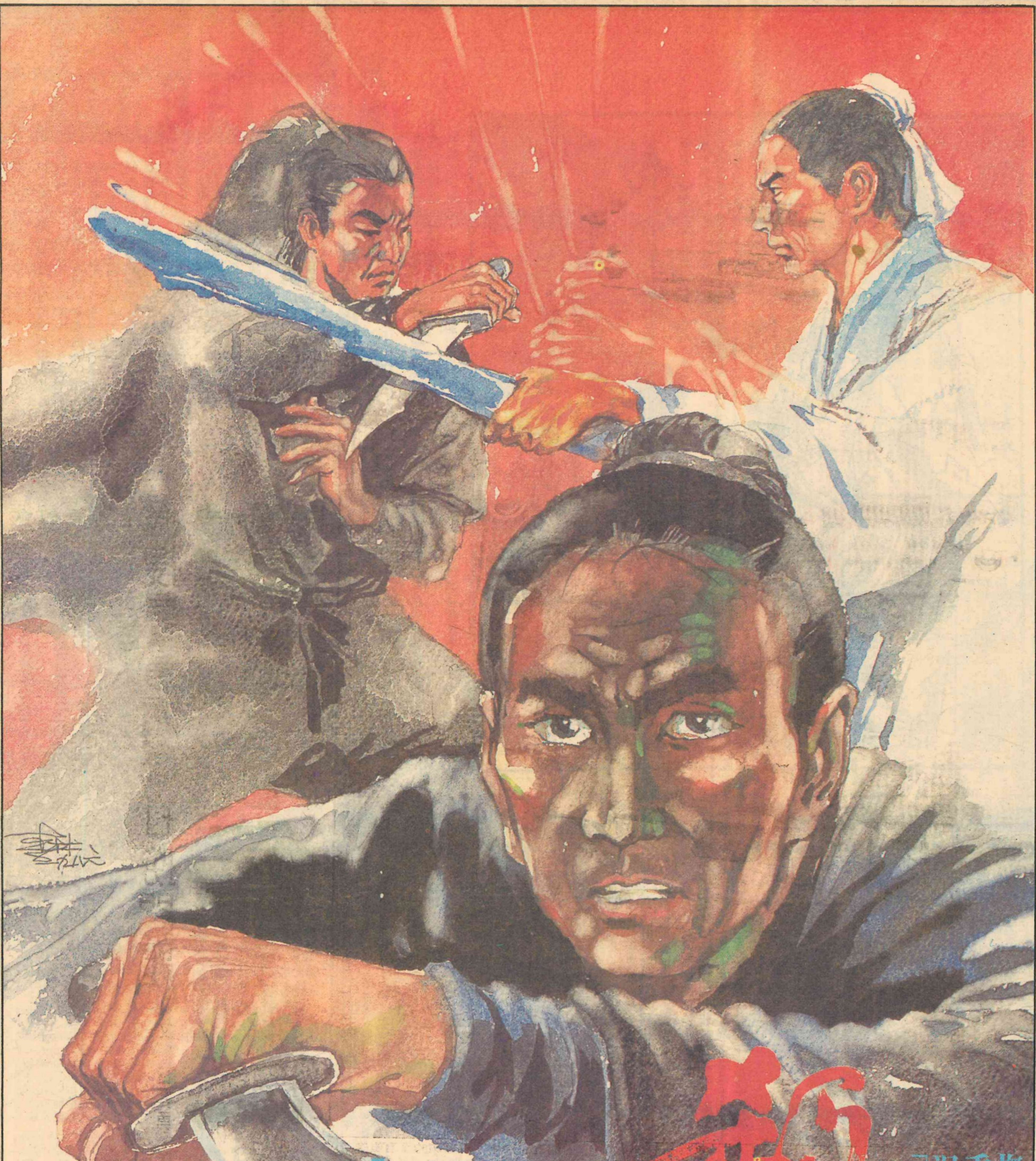
黃昏入暮，烈陽已成了微醉的胭脂。

方邪眞倏地收劍，回身欲行，忽然黑影如魅，閃攔在前。

黑衣黑臉黑披風。

小白。

下期待續



殺楚

撫劍的少年
重現江湖！
温瑞安新作
「殺楚」推出！

4

●温瑞安／著
●李轂摩／題字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方邪眞不爲池家効命！
小白硬是要擋住他，
誰留得住驕傲的方邪眞？

黑旋風小白

方邪眞看也不看，繼續往前走去。

小白伸手。

他的手正好攔住方邪眞的去路。

方邪眞平平靜靜的說：「你的手不想要了？」

小白瞳孔收縮，只道：「請不要走。」

方邪眞一笑：「如果我一定要走呢？」

小白道：「我留你。」

方邪眞抬首望了望天，倦然道：「很好。」

追命在旁，一見方邪眞仰臉看天，忍不住叫了一聲：「小心！」

可是方邪眞已然出手。

△　△　△　△

這一次，追命、洪三熱、劉是之、池日暮四人，無不親眼目覩方邪眞的出手。

也無人不爲之動容。

方邪眞出手只一劍。

一劍就斬往小白的手。


夾雜幾聲裂帛的脆響，小白倒縱出八尺開外。

小白並不縮手。

他的短刀在千鈞一髮間，及時架在臂上！

兵器有謂：「一寸短，一寸險」，小白藝高膽大，與人交手，無論對手多强，莫不搶進中鋒，近身相搏。他根本不怕。

有些人天生不知畏懼爲何物。

方邪眞的劍勢，却突然變了。

劍鍔反撞向小白的胸膛。

小白左手伸出，右手持叉救左臂，胸門露了一個小小的破綻。

方邪眞就擊在這個竅門上。

小白的姿勢突然變了。

他的左手已閃電般縮了回來，閃電般抓住劍鍔，就像一隻毒蛇只要仰首發出攻擊，他更迅疾的抓住牠的七寸一般。

這時候，追命叱了一聲：「使不得！」

兩人陡地分了開來，夾着幾聲裂帛的脆響。

小白已在八尺開外。

他身上的黑披風，已有三處裂口，胸前的黑衣，也有兩處裂縫。

那是劍氣割破的。

可是方邪眞並未拔劍。

他把劍架在肩上，有趣的看着小白，微笑說：「不錯，你武功，還算不錯。」

就算是劉是之，也曾對小白下過這樣的評語：「連小白都害怕的事，便決不能做，因爲那根本不是人做的。」

劉是之武功不能算高，但惜言如金，識見極高，向不輕許人，他說的話不僅在「蘭亭池家」有份量，在武林中一樣也有份量。

人人都知道「蘭亭池公子」帳下，有三大高手：足智多謀的劉是之、有勇有謀的小白、有勇無謀的洪三熱。池家因而聲强勢壯。

不過，此刻連小白的眼中也流露出一種神色。恐懼之色。

方邪眞的劍，未出鞘就劃破了他衣衫七、八道口子，而且連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敗在對方劍下的。

○　○　○

方邪眞一笑。

然後他又回復了那一股鬱色。英朗的悒色。

他搭劍在肩，洒然行去。

小白的臉色更黑了。

他伸手。

伸出左手。

左手依然攔住方邪眞的去路。

方邪眞倒有些詫異起來：「你不怕死？」

小白道：「怕。」

方邪眞道：「你還敢攔我？」

小白道：「公子要留你。」

方邪眞道：「你留得住我？」

小白道：「留不住。」

方邪眞道：「既留不住，還不讓開？」

小白道：「留不住也得留。」

方邪眞的眼神突然厲烈了起來。

——是他的沉鬱被對方的拗執激起了戰志？

他一步就踏了過去。

小白就在這一刹那間，發出了七道他平生極少施爲的殺着！

這七道殺着，平日至少可以毁掉廿一個勁敵，但而今這七道殺着，一齊使出，爲的不是殺人，而是留人。

留住一個人。

——留得住嗎？

○　○　○

小白悶哼一聲，撞飛十尺。

但他仍攔在方邪眞面前。

他的左手依然攔伸，可是鼻孔已滲出了兩行血迹，嘴角也有一行血絲。

方邪眞對他搖了搖頭。

小白垂下了頭，忽然，他又深深的長吸了一口氣。

然後緩緩的把氣吐了出來。

這一口氣吐出來之後，他的眼神像烈火一般的被點燃起來，挺起胸膛，像一座山，臉上出現堅決無比的神情。

他的左手伸着，仍攔住方邪眞的去路。

方邪眞眼睛發了亮：「好，很好。」正要拔步前行。

池日暮忽然揚聲道：「小白，退下。」

小白向池日暮報向不解的眼光。

池日暮浩歎道：「留不住的。」

小白垂下了手。

方邪眞微微一笑，隨追命行去。

追命見方邪眞不再出手，這才放了心。

○　○　○

兩人行出好遠，將近到城門，追命才問：「爲什麼不報效池日暮？這是個最能大展身手之處，難道你想空負大志的過一輩子嗎？」他們一路來上天入地，無所不談，但就是沒有再談起剛才茶寮子裏發生的事。

方邪眞皺皺眉，道：「爲這些官家少爺爭名奪地，值得否？我就算要雄圖爭勝，也該圖天下之功，爭自身之業。」

追命聽了，笑了起來：「你有你的想法，我不勉强你，可是，在這世間，想要徹底的自立門戶，不依傍任何人，談何容易！」

「就是不容易，才有趣。」方邪眞停下步來，道：「你要進城了？」

追命也望定他道：「是。」

方邪眞道：「我們也該在此地分手了。」

追命道：「此地不分手，也總有分手的時候，不如在此地分了，乾淨俐落。」他問方邪眞：「你去那裏？」

方邪眞道：「敎書。」反問：「你呢？」

追命答：「衙門。」補了一句：「下次見面，再與你痛飲三百杯。」

方邪眞道：「我不常喝酒。」他補充一句說：「但你請，我便喝。」

追命眼中充滿了笑意：「多少都喝？」

方邪眞眼中也有笑意：「多少都喝。」

追命退後，揮手，「別忘了你欠陪我喝酒。」

方邪眞也遙聲道：「別忘了你欠請我喝酒。」

追命含笑道：「一定。」

方邪眞轉身而去。

沿西河走到大而小胡同，再轉入橛李西街，便是熊員外的宅子。熊員外原本是京裏的吏部主事，而今年紀大了，辭官歸故里，家裏有兩個孩子，份外頑皮好武，總找不到好老師。熊員外在偶然的機遇下見過方邪眞，一眼看出他是個志氣清奇，學博思精的人，於是禮聘他管敎兩個孩子。這兩個孩子，大的叫熊文功，小的叫熊武德，兩人都被驕縱慣了，頑劣異常，仗着護院敎會的幾下拳脚，把方邪眞之前的敎師，全不是氣走，便是打跑了。倒是方邪眞來了以後，把一對小孩，全治得服服貼貼，熊員外當然覺得自己並未看走眼，對方邪眞自然禮遇有加，然則他只知道方邪眞是不同凡響，但却不知道他豈止不同凡響。

這天，方邪眞像往常一樣，扣響了熊家的門，管家福頭出來張望，一見是方邪眞，便客氣又熱烈的把他迎進了廳堂，一面請僕役傳報熊員外，口裏一叠聲的說：「方夫子，您坐坐，您先請坐坐，我家老爺，馬上就來，馬上就來。」

方邪眞覺得今天熊家上下，跟平常大爲迥異，詫道：「今天兩位小少爺不唸書麼？」

福頭搖手擺腦的說：「啊啊，是是是，不是不是，這個嘛，這個……」

這時熊員外匆匆踱了出來，一見方邪眞，就堆起笑臉，長揖不已，「方大俠有怪莫怪，老朽目昏眼庸，不識威名，竟敢請大俠屈此管敎小犬，實在是……請海涵厚宥！」

方邪眞一怔，道：「東翁，您這話是什意思？」

熊員外只是一味陪笑：「沒有意思，老朽怎敢有別的意思，只是令俠士委屈了這麼段日子，實在是昏昧無識之至，這兒是……」他叫小廝取來原本準備好的一百兩銀子：「一點小小意思，請先生……萬請方大俠賞臉收下。」便要小廝把銀盤奉到方邪眞面前，力促方邪眞收下。

方邪眞心裏已明白了幾分。他在熊府任敎，潤酬已算厚待，每年不過約卅兩，熊莫員外這一記大手筆，自然是別有內情，當下便道：「東翁，敢情是在下才淺識薄，您要辭退在下不成？」

熊員外急得乾抹汗：「方俠士，你千萬別這般說，老朽以前是不知之罪，現在已識眞身，怎就得起您的前程……方大俠，這……這老朽怎敢跟池家的人相爭！」

方邪眞這一聽，已把住了底蘊，臉色一沈，道：「我決無意要過池家，東翁可以免慮。」

熊員外一聽更急，只軟聲捱氣的說：「這可萬萬不行。池二公子是人中龍鳳，又是洛陽首富，最近皇上正擬鑑封『洛陽王』，看得池公子多半實至名歸，池公子賞愛的人，老朽天大的膽，也不敢沾，這萬萬使不得也，只請方大俠勿記舊過，在池公子

武俠
殺楚

面前多美言幾句，不使老朽爲難，已經感恩載德……」

方邪眞並沒有收下熊員外的銀子，便斷然離開了熊宅，一路上，覺得很有些憋氣，便到「依依樓」去。

「依依樓」是城裏最出名的一家青樓。

老鴇一見到他，就知道他是來找惜惜的，於是張嗓子叫道：「惜惜，惜惜，方公子來囉唷喂——」

由於方邪眞一向並不闊綽，也不算太過寒傖，而惜惜一向對他又獨具慧眼，老鴇和樓子裏的人，對方邪眞既不熱烈，也不冷落。

倒是這些青樓女子，大多傾心方邪眞的瀟洒、俊俏。

方邪眞也不找別人，只找惜惜。別的女子知道惜惜跟方邪眞的關係，也不從中搞擾——而且就算要搞擾，也搞擾不了。

惜惜是「依依樓」裏最出色的女子。

據說「老公子」回百應曾想以半座城來獲惜惜青睞，惜惜根本就不動心，盧侍郎曾用十二車的珍珠瑰寶來要她出嫁，惜惜也看不上眼。

她就只對並不得意的方邪眞另眼相看。

○ ○ ○

這天方邪眞上得樓子來，惜惜迎他入「秋蟬軒」，方邪眞便開始喝酒。

惜惜一眼便看出他不快樂和他的不快樂。

惜惜便想逗他快樂起來。她彈琵琶、唱歌，還把親手做的糕餅送到方邪眞的嘴裏。

她看得出來方邪眞是應酬着吃了一點。

她很快的便知道自己今天是治不好方邪眞今天這個不快樂的病。

以往，方邪眞也常常帶點微愁來這裏，可是惜惜總是能使他開心起來，除了一件事，惜惜知道自己是治癒不了的。

於是她問：「又想她了？」

方邪眞舉杯的手一震，但仍仰着脖子，把酒乾完，用手抹了抹唇角。

她凝睇着他，「你幾時才忘了她？」

方邪眞惘然一笑，又去斟酒，酒濺出了些微，酒杯沿外。

惜惜把酒壺拿了過來，替他倒酒，用柔得像微風似的流水似的聲音幽幽的問：「你幾時才只有我，沒有她？」

方邪眞搖首，心頭忽生一股憐惜之意，用手掌輕柔的搭着惜惜的手背，溫和的道：「不是她，不是想她。」

惜惜倒有些訝然起來，凝着美目，斜斜的瞅着他，方邪眞嘆了一口氣，忽深深的問：「我這般潦倒，這般落魄，你跟着我，有什麼好處？」

惜惜笑了。

她笑得艷艷的。

誰看了她的艷，是男人心裏都會動。



方邪眞猛斟一杯酒，仰脖子倒入肚裡。

「我是寃鬼，我還上你了。」惜惜用纖柔的手指在他眉毛上抹了抹平，說：「我喜歡這個。」又用手指撫了撫他的眼睛，珍惜的說：「我喜歡這個。」再用手指抬了抬他的鼻子：「我喜歡這個。」最後用手描了描他的嘴唇，「我喜歡這個。」她說一次，眼裏的含情又深了一些，說一句，更情動一些。

方邪眞見她艷容絕色，吐氣若蘭，心裏也一陣心動，撫了撫她的髮鬢，發覺她乖馴得就像貓兒：「其實，跟我沒什麼好處的，眞的。」

惜惜精靈的笑了起來，就像小女孩子在聽大人講故事，但笑得有點癡，也有點狡獪：「好，你告訴我，你最有本領，不跟你，我跟誰去？」

方邪眞也瞇瞇地笑了：「跟盧侍郎，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跟四公子，也有錦衣玉食，還有……」

「好啊，你眞要誤了我的終身哇。」惜惜狡黠的說，「他們那麼好，你自己又不嫁去？盧侍郎年紀做得了我公公，沒嫁過去，當然許下富貴千金，一旦委身於人，別的不談，單跟他十四個姨奶奶打交道，那就煩死了；回公子是洛陽四公子裏年紀最大的一個，樣子也最惹人厭，人人背地裏都叫他『毒手公子』，你黑不黑心，要急着逼我嫁給辣手郎君，哼哼，他們眞如千依百順，又有華衣又有美食的，還有老媽子供我差遣，我不嫁麼？你說的那麼好，要是討厭見到我，方公子就不必勞駕『依依樓』，常來眷顧我這苦命女子……」說着說着，倒是當眞眼圈竟紅了起來。

方邪眞忙不迭的道：「你怎麼啦？我這是自慚貧困，不想牽累你呀。」

惜惜破涕爲笑道：「我這也是有感身世，不想玷辱你啊。」

方邪眞忽道：「說眞的，你想不想我有功名富貴？」

惜惜道：「說眞的，你談不上什麼功名富貴，咱們也相交了三年了，功名富貴，不是我想不想，而是看你要不要……」

忽想起一事，艷艷的笑道：「說到想到，今天好幾個官爺們到這兒找你，還找上我打聽你的事兒，其中還有池公子手下的諸葛亮劉先生呢！」

方邪眞一聽，臉色就變了。樓下的鴇母正好直着嗓門喜氣洋洋地叫道：「惜惜，惜惜，快請方公子移步出來，有貴人要見他哩。」

方邪眞猛斟一杯酒，仰脖子就倒入肚裏，酒壺往桌上一放，「乓」的一聲，然後就站起身來。

惜惜嚇了一跳。

她很少見過他發這樣大的脾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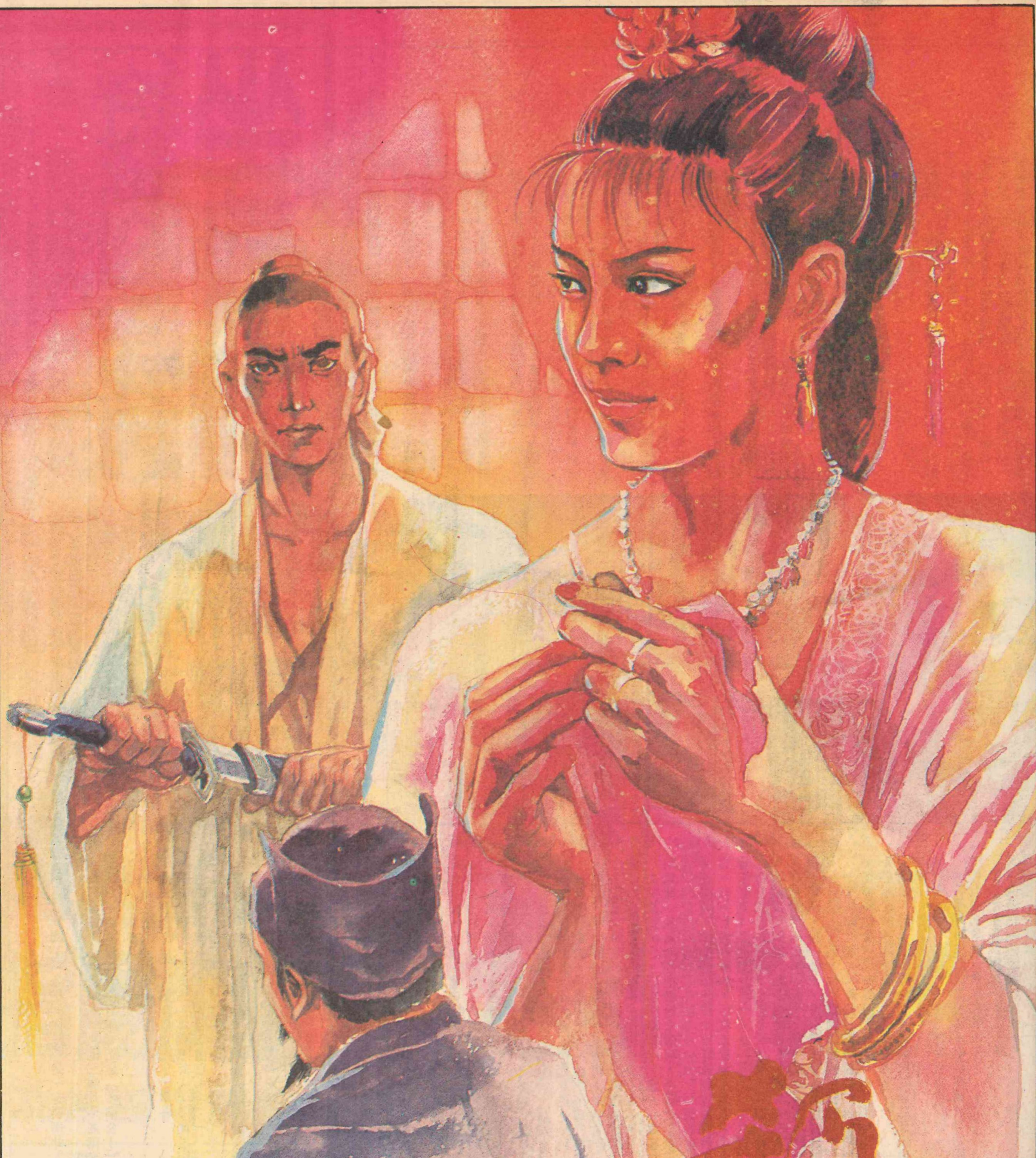
方邪眞張手打開了軒門。

鴇母和小廝正匆匆引幾人上來。

方邪眞跟正上樓的人猛打了一個照面，走在最前面的人正是劉是之。

方邪眞冷冷地道：「你們來做什麼？」

下期待續



撫劍的少年
重現江湖！
温瑞安新作
「殺楚」推出！

殺楚

轂摩書

5.

● 温瑞安／著
● 李轂摩／題字
●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鴇母匆匆帶人上樓，原來是「池府諸葛」劉是之。方邪眞冷笑道：「來做什麼？」

■依依樓上一惜惜

劉是之馬上停了下來。他比方邪眞矮了幾個階級，但笑態依然。

「在下奉公子之命，特給少俠送禮來了。」

方邪眞冷笑道：「什麼禮？」

劉是之似沒聽出方邪眞冷誚之意，只向後面喚了一聲：「來呀。」登時七八名跟班抬着箱子魚貫而入，引起樓子裏不少人的注視。

劉是之吩咐道：「長壽，開箱。」

箱子一開，耀眼生花的盡是銀子。

劉是之趨近笑道：「這是咱家公子對大俠的一點心意，其餘六箱，若論價值，絕對只在這箱之上，不知大俠要不要驗明？」

一時間，「依依樓」人人都讚羡的紛紛私語着，尤其老鴇更眉開眼笑，一味的說：「方公子眞是有本事，能得池公子這般器重，我早就說過，方公子天生貴格，鶴立雞羣，準是個大富大貴的人！」其實，在他們心裏略一估計，光憑這幾口大箱子，足

以使方邪眞成爲洛陽城裏的一個中富，這小子不知是幾生修來的運，心裏雖是又嫉又恨，但嘴裏忙不迭地行逢迎巴結。

惜惜只在欄杆上遙遙的看，不知在想些什麼。劉是之觀形察勢，故意大聲道：「若少俠接受少主人的禮聘，可隨大俠開價，至於在府中司職，也任大俠自選。」

圍觀的人都譁然出聲。蘭亭池家財宏勢大，據說朝廷要封賜「洛陽王」予池日暮，這一來，方邪眞就成了城裏的大紅人了。鴇母喜得三脚兩步的爬上了樓，扯着惜惜的衣袖一味道喜。

惜惜也沒歡喜，也沒不歡喜，只遠遠的看向白衣如雪方邪眞。

劉是之朗聲道：「池公子又說，方少俠要求的，無不相允，就算要買下這座『依依樓』，也可以馬上兌現。」

方邪眞道：「謝謝。」

劉是之臉上出現欣然的神色：「方少俠萬勿客氣，咱們是自家人了——」

方邪眞截斷道：「我是我，你是你，我們不是自家人。」

劉是之强笑道：「方少俠不妨多考慮一下，無須馬上作覆。」

方邪眞道：「無需考慮，把箱子退回去。」

劉是之一時笑不出來了：「這……」

方邪眞一字一句地道：「箱子退回，人也回去！」

劉是之苦笑道：「這又何必呢？」

方邪眞的手搭在劍柄上，目光寒似冰封：「你走不走？」

劉是之看看他，又看看他的劍，忽然瞇起眼來，長嘆一聲，一跺足，返身就走。

一行人，連着盛滿金銀珠寶的箱子，在一轉眼全撤走得一乾二淨。

方邪眞在衆人視作鬼怪的瞠目中回軒。

他坐下，倒酒。

惜惜推門進來，然後背向關了的西扇門，略怔忡了頃刻，即過來，替方邪眞倒酒，沒有多說半句話，也沒有多問半個字。

隔了半晌，方邪眞突然問道：「你氣苦了？」

惜惜閃着晶亮的眸子：「我氣什麼？」

方邪眞觀察似的看着她：「你覺得我像個瘋子，還是像個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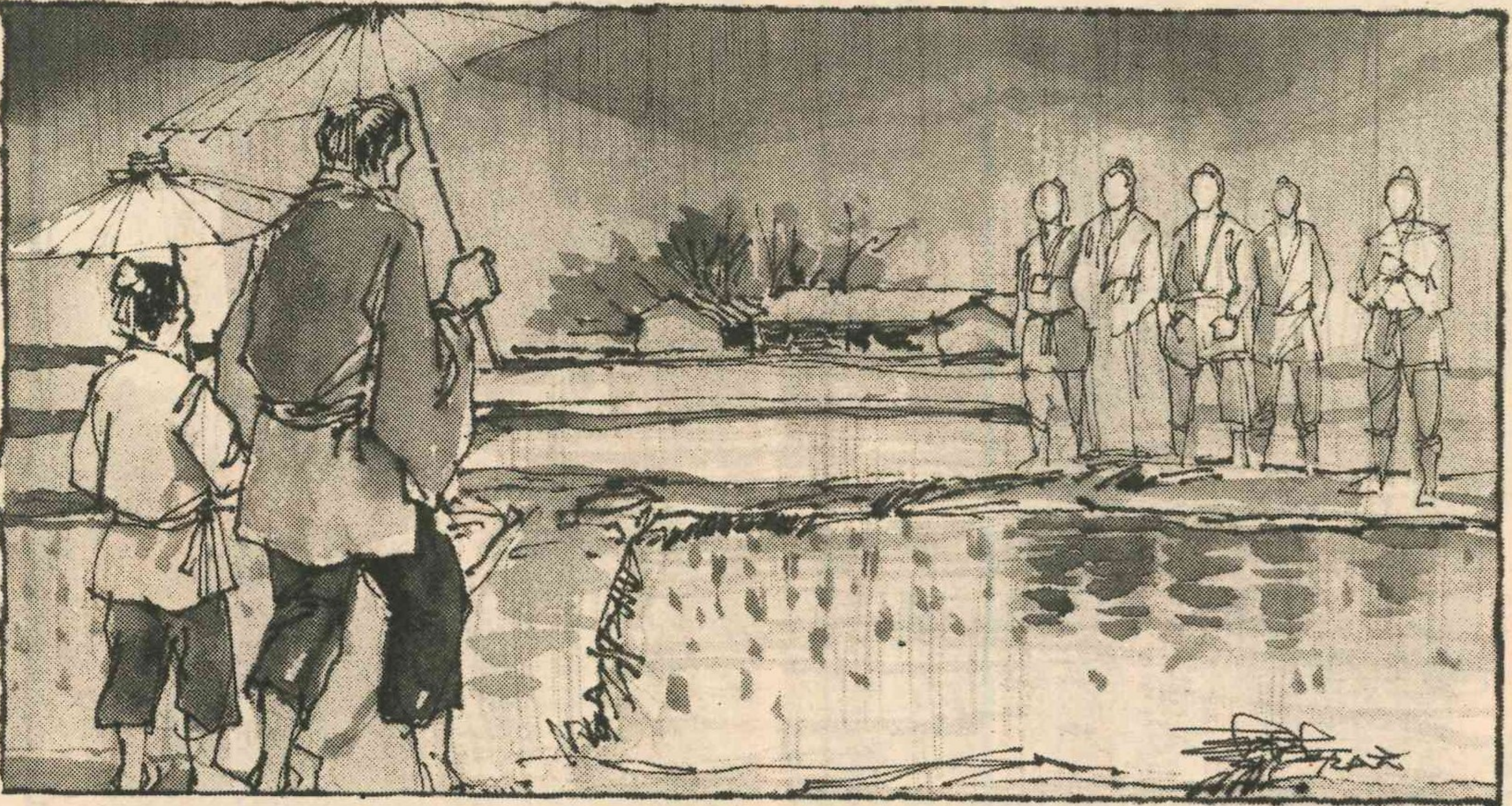
惜惜這次用手搭住方邪眞的手背，輕輕撫挲着，柔聲道：「我不知道，我以前只知道你是個很有本領的人，現在，我更知道我沒有看錯；有本領的人，當然不會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方邪眞笑了。

笑聲裏悒色更濃。

他說：「惜惜，你去彈一曲『高山流水』，可好？」

惜惜盈盈地向琴台走去，雖然，在她心裏，也不明白，方邪眞爲何不接受禮聘，拒絕賞賜，雖然，在她深心處，也希望方邪眞能在池公子家裏成爲一個獨當一面，叱咤風雲的人物，但她知道，方邪眞是一定有理由的，一定有他的苦衷的。


池日暮竟和一衆侍從，冒著大雨在阡陌隴籬外遙相苦候。

○　○　○

劉是之從「依依樓」裏退出來，樓裏的幾個管事的，生怕開罪了這池府的紅人，賠罪作揖的，把劉是之恭送了出來。

劉是之走出了那一樓的燈光，深吸一口氣，臉不改容的走向在陰暗的青石板道上，停着的三輛豪華馬車。

他上了第二部馬車。

三部馬車踏踏而行。

才過走過一條街的光景，又有五部馬車，停在暗處，這五部馬車無論是車子還是馬伕的氣派，都要比原先三部華貴許多。

劉是之下車，跨上了第三部馬車。

車子裏坐着一個人。

一個粉雕玉琢般的王孫公子。

○　○　○

「怎樣了？」池日暮問。

「不成。」劉是之答，「跟揣想中一樣。」

池日暮靜了一靜，才道：「很好。」然後道：「你上來。」

劉是之跟池日暮一併坐着，車子又開始馳行。

良久，池日暮才道：「劉先生，你還有什麼辦法？」

劉是之反問：「公子，你是不是一定要用此人？」

池日暮道：「『洛陽王』快則三個月，遲則一年，便會選定，我們若沒有他，光是『多情公子』游玉遮，便難佔上風。」

劉是之道：「好，很好。」

池日暮道：「先生的意思是——？」

劉是之道：「只要你一定要用此人，我便有辦法讓他歸附你旗下，不過，我只擔心……」

池日暮卽道：「擔心什麼？」

劉是之嘆道：「我擔心，要是他入了池府，我還有沒有站的位置？」

池日暮笑了：「先生何出此語，我對先生的重視，先生還不瞭解嗎？總之，有『蘭亭池家』的一日，便一定會有先生。」

○　○　○

方邪眞住在近法門寺的山丘裏，青山碧崖，翠色如染，樹色泉聲，交相映帶，方邪眞的養父便在此地開田建屋，花村竹舍，綠柳含煙，雖貧不勝寒，但泉石清幽，別有意趣。方邪眞的一身本領却與父無關。

方父還有一個親兒，不到十歲，甚是機伶可愛，叫做方靈，人也很靈巧聰敏。

這日方邪眞才回來，方靈已在阡道上跟他說：「大哥大哥，這兩天，來了好多人，總是要找你，送了很多禮。」

方邪眞一聽，吃了一驚，忙趕回家裏，果然看見箱篋禮盒堆積如山。方邪眞見了老父，請安之後，就說：「這禮是不是洛陽池公子送來的。」

方父撫着白髯，慈靄的道：「他們來過好幾趟了，還說了不少好話，連池公子都親身來過。」

方邪眞又暗吃一驚：連池日暮都親自來這裏，已經可以說是隆重已極。

方父觀察神色，已然明瞭泰半，道：「這事你不用爲難。我見他們把禮送來這裏，不親交予你，必有你的難處，所以我什麼都沒答允，只說等你回來再作處理，這些禮品我原來推辭退回，他們執意不肯，我只好暫存屋裏，但從未動過，連靈兒頑皮，要拆封，我也禁之。」

方邪眞心中感激，也不多說什麼，只道：「池家是效倣當年劉備三顧茅廬的做法，但那是沒有用的，那是個水深火熱的灶子，我一脚踩下去，難免也變了柴薪，燒一陣子，可只沸騰了水，以我的脾性，一旦沾上了火，也不會回頭澆濕自己的。」

方父慈祥的道：「眞兒，我知道你有一身好本領，你要做什麼，也有滿懷的志向，一切都由你，可不能爲了我和你小弟，誤了你的志業。」

果爾，到了未牌時分，池日暮和劉是之又來法門寺後山，堅請拜晤方邪眞。

方邪眞並不出見，只差方靈說他還沒回來。

池日暮等也情知此乃托辭，但仍禮儀周至的跟方父和方靈扯談了一會才告辭而去。

次日池日暮又再來。

這次他跟「黑旋風」小白一起來，方邪眞說是出遊未返，未予接見。

這回他是傍晚時分才來，按照道理，方家應該留他過宿才是，但方父沒這個意思，池日暮只好自夜裏打道回府。

第三天池日暮又來了，這回隨行的是洪三熱。

方邪眞推說身體不適，仍然不出見。

洪三熱忍耐不住，便要發脾氣，池日暮好言勸阻，不料却發現案上早留下一張字箋，大意是說：池日暮這第三回駕臨，必與洪三熱相偕而至，洪必會藉故發作，池必假意相勸，並在末了勸諭池日暮，不必枉費心機、白花時間云云。

池日暮讀罷按箋長嘆道：「方少俠、方少俠，你既不信我一片苦心，以爲池某造作，我便不在府上騷擾便是了。」

第二天開始，池日暮果然不再登門造訪。

方父和幼子不禁都有些怔忡。這幾日來，池日暮和他們已混得厮熟，方父雖堅不收禮，但方靈還是免不了拿了些好玩有趣又不怎麼值錢的小玩意，池日暮一旦不來，兩父子未免有點若有所失。

當他們把此事告訴方邪眞的時候，方邪眞只看着陰霾密佈的天色，一笑置之。

不久便開始下雨，下了兩天連綿大雨之後，方父和方靈到市肆買肉，這才驀然發現，池日暮竟和一衆侍從，在阡陌隴籬外遙相苦候，都沒有持傘，淋成了落湯雞。

方父大爲感動，馬上命方靈舉傘過去，一面把情形轉告了方邪眞。

方邪眞聽了，只淡淡的道：「他們果然沒走。」

方父終於忍不住道：「眞兒，我看池公子也是一番誠心誠意，他要重用你，正是千里馬得逢伯樂，你又何苦拒人於千里之外！」

方邪眞歎了一口氣道：「他們越是隱忍，越有圖謀，我這一脚踩進去，並非怕生畏死，而是值不值得？」

方父見勸他不過，便毅然冒雨出去籬外，把池公子一衆請回茅舍來。池日暮身嬌肉貴、枕暖衾軟慣了，只見他已冷得雙頰發青，不住打顫，方父忙生火給他取暖，池日暮喝了幾口熱茶，才能開始談笑應對。方邪眞仍稱頭痛高臥，並不出見。

翌日，池日暮仍是帶病前來，但他帶來的手下，一次比一次少，這次只帶洪三熱和三名侍從來。

方邪眞却向方父言明，擬後日則悄悄出門，避開池日暮的糾纏。

方父知道勸也無效，心裏只對池日暮歉疚。方邪眞說：「我本擬再三考驗池公子的耐心與毅力，但爹爹已然動心，我怕再這樣下去，就算我不答應，爹爹也會生不忍之心，代我答允；我還是暫行退避的好。」

他却不知道，方靈對池日暮十分好感，曾把這件事對小白說了。小白告訴了劉是之。劉是之告訴了池日暮。

這天，池日暮還是照來不誤。

同是這日，方邪眞要赴「依依樓」一趟，他要離開一小段時日，少不免要跟惜惜依依惜別一番。

△　△　△

方邪眞再臨「依依樓」的時候，眞是整個人的身價完全不一樣了。

其實方邪眞仍是方邪眞，但只要跟「蘭亭池家」沾上了邊，在樓子裏上上下下，都視他如貴賓。

但在暗底裏，也覷他爲怪人。

——一個竟然拒絕「榮華富貴」的怪人！

爲這一點，惜惜不知聽盡多少人對方邪眞的冷言冷語，閑言閑語。

當方邪眞告訴她「要離開一段時間」的時候，惜惜只是用艷麗的眼神流轉一下，淡淡的說：「你決定了？」

「決定了。」

「你不喜歡蘭亭池家？」

「不是的。」

「要是別家找你，你也一樣？」

方邪眞奇道：「有別的人找過我嗎？」

「你現在變得炙手可熱了，」惜惜抿嘴笑道，「這幾天，有好些不同的人都找過你。」

方邪眞陷入沈思：「哦？」

忽然，「秋蟬軒」的門被推了開來。

惜惜吃了一驚，想站起來，方邪眞微微拍着她的手，惜惜不由自主的坐了下來。

方邪眞背向門口，他並沒有回頭。

背後至少有兩個人走了進來。

因爲只有兩個人的腳步聲。

但有一人却開了口：「座上的是不是方少俠？」

他一開口，才發現有第三個人的存在，這人走了進來，站在那裏，不但沒有腳步聲，竟連呼吸聲也沒有。

方邪眞却只答了一句：「你有沒有眼睛？」

那人居然答：「有。」

方邪眞仍然拿着酒杯：「你有沒有看見門？」

那人回答：「看見。」

方邪眞道：「那你爲什麼不先敲門，就跑了進來？」

其他兩人一聽，已心頭火起，正要發作，那人却攔止了，道：「我忘了。」他居然帶那兩人又重新走了出去，然後敲門，不待方邪眞應門，已推門走了進來。

「這樣你總滿意了罷？」那人問。



眼前這個人，便是「豹子」簡迅。

「可惜我今天沒有心情見客。」方邪眞仍然不回頭。

「我不是你的客人，我是你的朋友。」

「蘭亭池家的人，算不上是我的朋友。」

「蘭亭池家當然不配，」那人笑道：「小碧湖游家則不一樣，游公子是你的好朋友，我是你的好戰友。」

方邪眞回頭。

他看見了三個人，左右兩人，一副精悍驃狠之色，就像兩頭豹子，只要在一聲號令之下，隨時攫人而噬，可是這兩人跟中間的那人一比，全矮了下去，氣勢全消。

中間的那人像一座鐵塔，全身沒有一塊多餘的肌肉，也沒有一塊不結實的肌肉。

但他的模樣，却很溫文，臉上的笑容，也十分親切，年紀也十分輕。

方邪眞知道跟自己說話的正是此人。

通常，這些高大碩健的大塊頭，都只徒具聲勢，高手却在後頭。

方邪眞却知道那人就是「後頭」。

人說「小碧湖游家」在洛陽城裏的聲威之所以能後來居上，駸駸然青出於藍，除了游玉遮游公子向能善加用人，本身正直任俠之外，他共有「五隻手」。

「五隻手」裏，除了屬於應在他自己身上的一對之外，還有「三隻手」。

三個好幫手。

「橫刀立馬」顧佛影、「豹子」簡訊，還有花沾唇。

據說沒有這三大功臣，就不會有游玉遮的竄起；不過，游玉遮在朝庭上還有兩大重臣的照應，局面的確要比池日暮有利一些，如果蘭亭池家不是世襲王侯，這一場實力抵捋，池日暮早就失色了。

而眼前這人，便是「豹子」簡訊。

——他來做什麼？

下期待續



殺楚

6

- 温瑞安／著
- 李轂摩／題字
-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方邪眞知道「高人」在後頭，眼前這個人便是「豹子」簡迅，「豹子」來做什麼呢？

身在洛陽裏，當知洛陽事

方邪眞道：「你來幹什麼？」

簡迅笑道：「你有沒有耐心聽我細說？」

方邪眞道：「沒有。」

簡迅道：「那我簡單的說：現在洛陽城裏，都傳說你是一個很有本領的人，我們公子想聘你，條件任由你開。你有沒有興趣？」

「不是沒有興趣。」方邪眞懶洋洋的道。

簡迅眼睛一亮。

「而是沒有可能。」方邪眞淡淡地道，「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打算當誰的走狗。」

簡迅身旁的兩人，臉色倏變，一齊抽出腰間的豹尾鞭，但仍被簡迅制止。

簡迅道：「那我私下也希望你能答允一件事。」

方邪眞道：「你說。」

殺楚

簡迅道：「你既不加盟小碧湖，也不要加入蘭亭池家。」

方邪眞一笑道：「那是我的事。我不必答應誰。」

簡迅也不禁變臉，但仍然有禮的笑着。

他身旁的兩名大漢早已竄了過去。

那塌鼻的大漢戟指怒罵道：「你這不識抬舉的東西，你便見好不吃，吃騷的！你倒一張紙畫個鼻子，天大的面子，你還待游公子雇頂八人大轎來抬你？」

方邪眞自顧自的與惜惜對酌調笑，沒去理會他。

另一個鈎鼻大漢更怒不可抑，揚着豹尾鞭叱喝道：「你別窩在這裏，愛理不理的，老子一鞭砸下去，你的狗腦袋要變成破罈子，那時再要後悔，也不值幾個錢了。」

惜惜見二人動上了傢伙，兇神惡煞，不覺略有點慌張。

方邪眞溫柔的向她舉杯，表示要她不必懼怕。

兩名大漢見方邪眞無動於衷，絲毫不懼，其中那塌鼻大漢便向惜惜喝道：「妳這臭婊子……」

話未說下去，那塌鼻大漢臉上已一連被劈劈拍拍的打了十七、八記耳光，然後被一腳踹飛出門，巴登巴登的滾到樓下去，半晌還起不來。

方邪眞出手太快，塌鼻大漢的同伴，根本來不及看清是怎麼一回事，塌鼻大漢已躺在遠遠的樓下呻吟叫痛。

方邪眞問他：「你要自己滾下去，還是要我幫你？」

鈎鼻大漢想了想，把心一橫，施展「八方風雨」豹尾鞭的第一式「天風破曉」，向方邪眞直砸下去。

方邪眞看定他的來勢，只一閃身，豹尾鞭已落在他的手上，雙手一揉，這豹尾鞭搓成一堆廢銅爛鐵。

鈎鼻大漢整個人都呆住了。

方邪眞道：「我再說一次，你要自己滾下樓去，還是要我動手？」

鈎鼻大漢望望方邪眞，又看看簡迅，簡迅仍然微笑，並微微點了點頭。

鈎鼻大漢如釋重負，自己一個倒栽葱往樓下跌去，格登格登響個不停，這麼兩個大塊頭先後作滾地葫蘆，一時整棟「依依樓」爲之震動。

這一來，驚動了許多人，都出來看熱鬧。

但他們一見這兩名跌得七葷八素的大漢，全都嚇得縮了回去。

他們都在交頭接耳，竊竊私語。

「不得了啦，方公子和游公子手下的『門神』田氏兄弟交手，看來田東和田西還受了傷呢，哎唷，這可不得了。」

「游公子的管家簡大爺也來了，就在惜惜的房子裏呢，看來方公子這次要吃虧了。」

「那也不見得，幸好方公子有池公子做後盾，游公子未必能拿他怎麼樣。」

不過，「秋蟬軒」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們誰也不敢上去探看。

● ● ● ●

簡迅見方邪眞一出手間就把憑一對豹尾鞭飲譽陝西的田氏雙雄打發掉，心裏有數，只道：「打得好，打得妙。」

他補充道：「他們嘴裏不乾不淨的，得罪了方少俠，請勿見怪。」

方邪眞道：「那你還留在這裏幹什麼？」

簡迅笑道：「我只是要敬你一杯酒。」他慢慢的走過去，慢慢的拿起桌上的酒壺，慢慢的倒滿一杯酒，慢慢的遞向方邪眞。

方邪眞接過了杯子。

簡迅並不放手。

方邪眞湊過臉去，慢慢的把酒喝完。

然後他才放手。

簡迅仍拿着杯子，臉上仍有笑容，可是他道：「謝謝你讓我在游公子前有了交代，後會有期。」

方邪眞點點頭，道：「簡兄，不送。」

簡迅的虎口是拿着杯子離開「秋蟬軒」的，他臨走的時候，還說了一句：「方少俠，游公子一心想重用你，你不賞臉，那是我有辱使命。不過，全城的人都知道你終必投效池公子，回百應和葛鈴鈴，都不會袖手的。」

方邪眞：「謝謝你提醒。」

簡迅點頭一笑，走出了「秋蟬軒」。

惜惜禁不住依向方邪眞，問：「他怎麼了？」

方邪眞目注那一扇剛掩上的門，喃喃的道：「這人倒不失爲一位幹練的好漢。」

簡迅走下樓來，田氏兄弟誠惶誠恐的在樓下候著，簡迅笑道：「走罷。」手裏仍端著杯子，三人出了「依依樓」的大門，迎面來了一個商賈。



鈎鼻大漢如釋重負，自己一個倒栽葱往樓下跌去。

一個單憑眼睛就能傷人的商人。

簡迅一見他，就以小碧湖游氏的家規見禮，那人只望了他們一眼，就皺了皺眉道：「你的手傷得怎麼了？」

簡迅道：「不礙事的。」他右手虎口端拿着杯子，趁方邪眞湊唇飲酒時正要發動攻勢，但方邪眞已輕描淡寫的把酒杯切成兩截，上截杯沿嵌入簡迅食指第二、三節指骨裏，下截杯沿則割入他食指旁肌裏，封殺了簡迅一切將發而未發的攻勢。

那商人看了他手上的傷，沈吟了一下子，道：「果然不出公子所料，他不肯加入我們，不過我們得要馬上離開此地。」

簡迅愕然道：「爲什麼？」

那商人道：「『老公子』的『妙手堂』已在此地埋伏，勢必要殺姓方的而後甘！」

簡迅「哦」了一聲，抬頭看了一看，只見「秋蟬軒」裏燈火依然，不知總算是對他已留了情面的方邪眞又有沒有感到殺機四伏？簡迅也不敢跟「妙手堂」的人正面對抗，連游公子麾下最信任的顧佛影也不管的事，他當然也不想冒這趟渾水。

這「商人」當然便是顧佛影。

在武林、仕林中，被尊爲「顧盼神風」的顧大師，便是這位看來只像一名平庸商賈的人。顧佛影還有一個外號，就叫做：「橫刀立馬，醉臥山崗」，他不僅刀法好，酒量好；智謀也算無遺策，故極受游玉遮器重。

● ● ● ●

方邪眞走出「依依樓」的時候，是帶着醉意的。

惜惜本來要雇車子送他回去。

方邪眞只叫她不必擔心。「我應付得了蘭亭池家，也拒絕了小碧湖游家，便不在乎多來個姓葛的還是姓回的。」

惜惜道：「你原不是洛陽人，不知道姓回的手段。我倒不怕『千葉山莊』，怕只怕『妙手堂』回百應，姓回的可不比游公子和池公子，他們一是正人君子、一是宅心仁厚，姓回的一向心狠手辣，跟他們作對的人，誰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方邪眞要惜惜例舉出一些他們所作所爲，惜惜只談了幾件，方邪眞已呷着酒猛冷笑。

「我倒聽說『妙手堂』掌實權的，都沒有外人，不比池日暮，他手上有劉是之、黑旋風小白和洪三熱；游玉遮手下有豹子簡迅、橫刀立馬顧佛影、花沾唇。」方邪眞道：「妙手堂的回萬雷，是回百應的舅舅，回百響則是他的胞弟，回絕則是他的兒子，全由親信攬大權，看來無怪乎妙手堂光得個霸字，氣勢上反不如蘭亭池家及小碧湖游家了。」

惜惜道：「你還是少算幾人了。」

方邪眞展眉道：「哦？」

惜惜嫣然一笑道：「池日暮還有個了不起的嫂子，聽說還是位人間絕色，游玉遮在朝中有一文一武，兩大名臣大將識重，這些都得要算進去；」她雖然在笑，但愁容不減：「我還是擔心回家的人，回百應、回萬雷、回百響、回絕都是洛陽城裏無法無天的人物，他們一家子全是橫吃黑白兩道的高手，我怕……」

方邪眞一笑道：「惜惜，你知道得倒不少。」

惜惜幽怨的瞄了他一眼，道：「身在洛陽城，怎

武俠



殺楚

會不知洛陽事？這兒來的不少是江湖豪客，酒酣暢談之餘，這洛陽四公子之爭的事，眞是不會唱也會彈。」

方邪眞笑道：「那你又不擔心千葉山莊的葛鈴鈴？」

惜惜以袖掩嘴，嗔白了他一眼，道：「洛陽四公子裏葛家實力最弱，而且也是唯一的『女公子』，她見着你，才……我才不相信她會拿你怎樣！」

方邪眞用手擰了擰惜惜的玉頰，癡看了一會，忽起身道：「我去看看能拿我怎樣的人會拿我怎樣。」

惜惜依依不捨的道：「你眞的要下去？」

方邪眞淡淡的道：「我再不下去，他們就要上來了。」

他扶着惜惜的柔肩：「還是下去會好一些。」

惜惜就心的依偎在方邪眞的胸前，幽幽的道：「我能幫你什麼？我怎樣才知道你無恙？」

方邪眞溫柔的道：「能。」

惜惜欣喜地道：「怎樣幫你？」

方邪眞道：「你在欄上，一見裏着我的有綠色的劍光飛上了天，立即倒一盆水下來，如果你看見街心有一團火光掠過，便等於告訴你：我正要回家睡大覺。」



「我能幫你什麼？我怎樣才知道你無恙？」

方邪眞雙眼深深的望進了她的眸子裏：「這樣好不好？」

惜惜看見方邪眞的神情，不知怎的，便知道天下間沒有人能擊敗他，一種對英雄俠士的孺慕之情，掠上心頭，特別濃烈，只俯在他肩膀上，感受那男子的體溫和氣息，喜忐忑的道：「好。」

方邪眞一笑。

他飄然下了樓。

昂然走進了黑暗的街心。

● ● ●

這時候，在離開「依依樓」不過三條街道之遙的「蘭亭池府」，劉是之正向池日暮報告了一件事：「小碧湖」游家已派人到「依依樓」，找上了方邪眞密議。

交談的結果如何，沒有人知道；但由氏雙雄是從房裏直滾下梯來的，不過，只隔了一會兒工夫，「豹子」簡迅從房裏出來，是帶着笑容從容離去的。

池日暮難過地道：「方邪眞會不會已答應加盟小碧湖呢？」

「這倒不一定，小碧湖的條件很可能比我們更好，」劉是之皺着眉、瞇着眼道：「但小碧湖找上他，千葉山莊和妙手堂也必會找上他的，他今天不答應，難保明天也會不動心……」

他附加了一句「壓軸」的：「然而，他之所以忽然受到重視，完全是因爲我們先看重他。」

池日暮愁眉不展的道：「先生的意思是？」

劉是之仍瞇着眼，眼縫像兩枝橫着的針，他的話也像一口針：「這個人，如不能用，便不能留。」

池日暮一聽，心裏一震，忙道：「先生還有沒有別的辦法？」

劉是之道：「有。」

池日暮喜道：「是什麼法子？」

劉是之仲出兩隻手指：「既然厚幣甘辭、誠摯禮遇，都不能打動他，那只剩下兩個法子。」

池日暮忙道：「請道其詳。」

劉是之道：「一是要勞大夫人走一趟。大夫人雖非江湖中人，但她待人接物，很能予人好感，池府中有不少人誓死效命，請恕屬下斗膽說一句，有不少人是看在過去大莊主和大夫人的面子；大夫人又是天生麗質，閉月羞花，沈魚落雁，貌美無雙，由她出面，方邪眞也是個人，是個天天晚上都上『依依樓』的男人，難保不會改變主意。」他補充了一句：「這可得要葛鈴鈴，有所行動之前先發制人不可。」

池日暮臉有難色。

他之所以被稱爲「少公子」，主要是因爲池家的宗主，本是在長他五歲的胞兄池日麗的身上，但兄長在迎娶大嫂之後，忽遭殘疾，風癱不起，而今要他嫂子顏夕來辦這件事情，似乎有些不妥。

他一向甚爲尊重、敬慕這位善解人意、善良英氣的嫂子，要不是她在重要關頭挺身維護池日暮在池家的宗主權，池日暮的大權，可能早已保不住了呢。

池日暮猶豫起來，忽聽簾子裏有人說道：「二弟，你既然認爲姓方的能振興池家之大業，給你嫂子去勸勸他也好。」

一人坐在輪椅上，自簾外推了進來，臉色蒼白，唇無血色，羸弱無神，說話也有氣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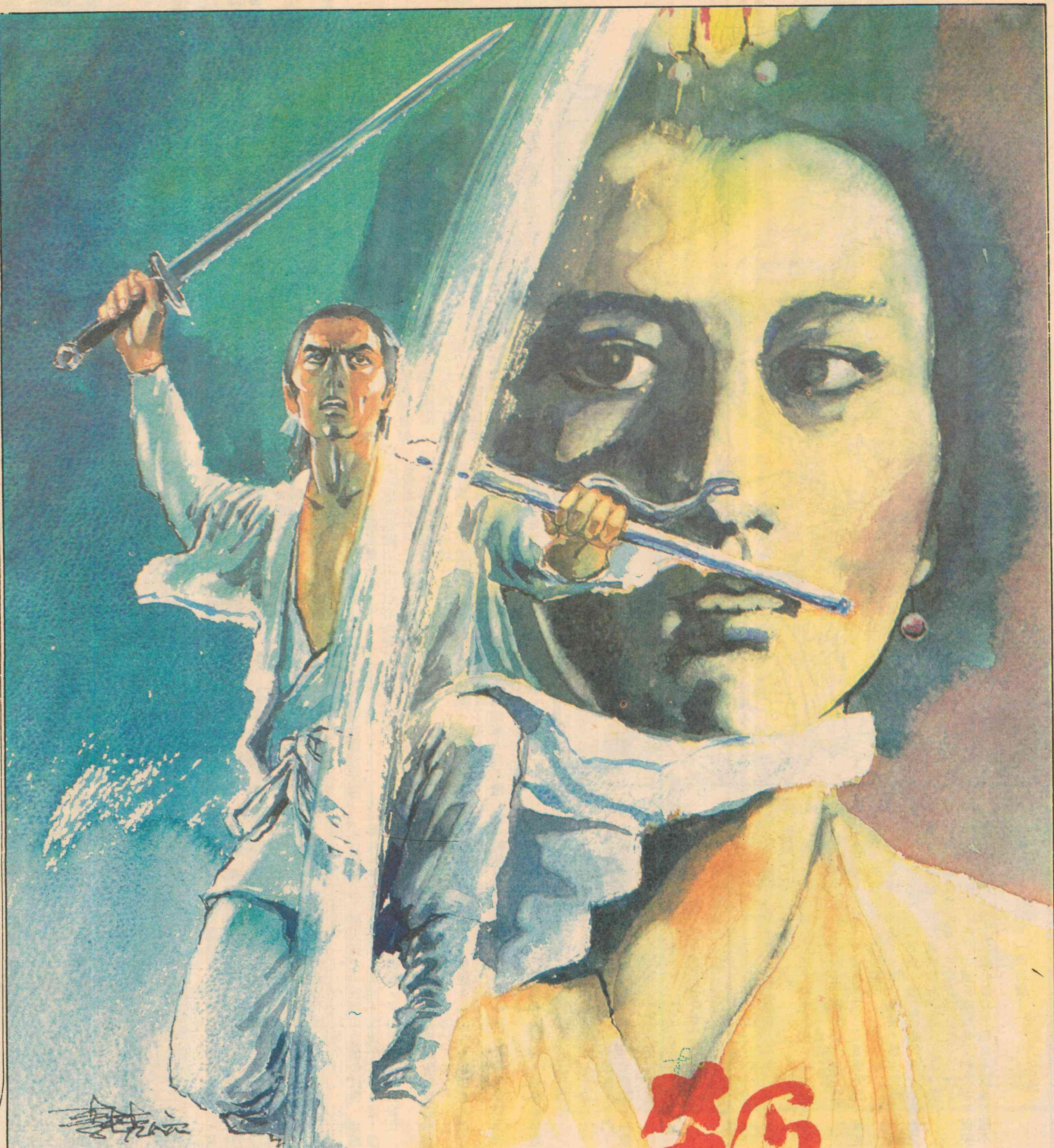
池日暮一看，在兄長椅後的還有淸麗英朗的大嫂，心知這是劉是之的擺佈，以防他不答允，早已勸服了兄長首肯，並已驚動了大嫂，心中不覺昇起一片難有人覺察的怒意。

他知道劉是之這都是爲他做的。

可是當他看見劉是之一副「早已安排、胸有成竹」、「自作聰明、自以爲是」的神情，他便有一種無以言喻的恚怒，彷彿被人折辱、奚落了似的；但他偏又知道這是用人之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這股私心是不能發作，發作不得的。

所以他臉上只露出疚愧之色，口裏只是試探的道：「這樣麼……不知嫂子意下如何？」

下期待續



殺楚

撫劍的少年
重現江湖！
温瑞安新作
「殺楚」推出！

7.

韜摩書

温瑞安／著
李韜摩／題字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事情已驚動池家大嫂
劉是之顯然自作聰明
但是池日暮只問了一聲……

△深碧的劍▽

顏夕修眉一揚，道：「這姓方的是誰，眞有這樣的本事？叫什麼名字？多大年紀？」

池日暮道：「他叫方邪眞，年紀倒輕，大約長我一二歲，他的武功極高，小白敗在他的手下，他却連劍也未拔。」

顏夕心神一震，道：「他……他是用劍的？」

池日暮道：「是啊，他武功高，定力也强，這樣一個人，若在池家，當然是臂助，若在別家，可成了勁敵。」

顏夕無心聽其他的，只問：「他的劍可是深碧色的？」

池日暮望望劉是之，劉是之看看池日暮，道：「不知道，我們誰都未曾看見過他拔出劍來。」

顏夕又問：「他腕上可有一對……翠玉鐲子？」

池日暮想了一想道：「這倒沒有注意。」劉是之斷然道：「沒有。」

顏夕才舒了口氣。池日暮却想了起來，道：「他手腕上倒有——」他仔細的回想，然後準確的用字：「繫着一條淺藍色的絲巾。」他轉過頭去問劉是之：「對不對？」劉是之說：「對。」

顏夕道：「是絲巾，不是鐲子？」劉是之肯定地道：「是淺藍色的絲巾。」顏夕道：「哦。」有點失望似的。池日暮道：「大嫂，這有關係麼？」顏夕忙道：「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劉是之道：「看來，這姓方的用軟的不行，只好用強的了。」

顏夕即道：「讓我來，我可以試一試。」池日暮忙道：「嫂子一向有人緣，說不定眞可爲我們池家解決了一大難題。」池日麗用手輕輕握着顏夕的手道：「不過，這可是讓你辛苦了。」

顏夕感覺到丈夫瘦骨嶙峋的手，想及過去這雙手曾是雄豪有力的，心中一陣難過，忙用話掩飾道：「這又算什麼辛苦！當年洪兄弟不也是這樣收攬過來的嗎？這件事情當初做得開心，現在也不相處得挺愜意的！」

池日暮笑道：「上次，你用一柄七駁軟柄神槍留住了洪三熱，這次却要用什麼來留方邪眞？」

顏夕亮麗的笑道：「書。」

池日麗、池日暮一齊失聲道：「書？」

「我以前有位朋友，跟這位方邪眞性情很有些接近，他生平所好，只不過是一大房的古書字畫眞迹。」顏夕清脆的語言清脆的解釋：「我們的書庫裏不是儘有的是好書好畫好字嗎？且看這法兒靈不靈！」

池日麗笑道：「書？」

池日暮哈了一聲道：「書！」

劉是之拍拍後腦笑道：「怎麼我沒有想到？大夫人準備什麼時候去？」

顏夕推開兩扇窗，望望天色，「那姓方的會就在什麼地方？」

「依依樓裏有一個名妓，叫做惜惜，姓方的多窩在她那裏，但很少留宿。」劉是之道：「今晚戌亥時分，他必回法門寺大隱丘去。」

顏夕道：「那很好，我今晚就去看看他的三頭六臂，我帶洪兄弟一道去。」

池日暮怔了怔，道：「今晚？」

顏夕抿嘴笑道：「事不宜遲嘛。」

池日麗奮亢的推着輪椅，道：「我跟你去書房搜羅搜羅。」

顏夕看見丈夫奮悅，也覺開心，隨他到了簾子之後，池日暮見劉是之還在摸着下巴沈思，便問：「你說還有一個法子，是什麼？」

劉是之却目光閃動：「其實，最好是兩個法子並施，那就萬無一失。」

池日暮聽出對方似有點難言之隱，便道：「你說說看。」

劉是之瞇着眼道：「我不能說。」

池日暮奇道：「何解？」

劉是之捫着鬍腳：「如果我說出來，公子萬一個怪我太狠，我可是爲公子大業，白捱了冤。」

池日暮笑道：「那有的事！先生爲池家大局不惜殫精竭智，處心積慮的想出奇謀妙計，我要是誤解先生的好意，還是人麼？」



池日麗輕握顏夕的手道：「這可是讓妳辛苦了。」

劉是之喟然道：「公子對屬下一向信重，屬下一向銘感，只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過，我這個計策，公子要是透露出去，只怕難免老命不保……」

池日暮笑道：「先生放心，我保管不說出去便是了。」

劉是之忽然一嘆。

池日暮奇道：「先生仍不放心麼？」

劉是之望定池日暮，道：「我倒不是不放心公子，而是這計策如果能成，方邪眞一旦投効公子門下，只怕我這老骨頭就連門檻都站不下了。」

「我還道是爲了什麼。」池日暮誠摯地道：「你放心，先生在池府勞苦功高，方邪眞再有能爲，也決不可以僭越輩份。」

劉是之苦笑道：「可是，我這話兒一說，一旦付諸行動，公子只要在人前一提是我的主意，我可成了靶子了。」

池日暮心忖：原來他還是不放心！便伸出兩隻手指，當下起誓道：「好，先生既是不放心，我便當天立個誓言：皇天在上，我待先生推心置腹，福禍與共，先生爲池家天下獻計，我決不反悔食言，讓人懷怨于先生，如有違背，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劉是之待他誓完，才噗地跪地勸道：「公子快別這樣說！眞是愧煞屬下了……」

池日暮扶他起來，笑說：「先生可以道破玄機了罷？」

劉是之正色道：「我再問一次：公子眞非要得到方邪眞之助不可？」

池日暮道：「此人不可爲他人所得，自然非爭取不可！」

劉是之肅然道：「不惜代價？」

池日暮道：「爲求壯士，豈惜代價！」

劉是之推門探首，看了看四周，然後掩上了門，湊近池日暮耳邊，壓低聲音，一字一句地道：「殺了方邪眞全家！」

○　○　○　○

池日暮着實嚇了一大跳。

劉是之陰沈着臉，道：「只有這個辦法。」

池日暮失聲道：「爲什麼？」

劉是之道：「當日，我們曾藉故殺龔定庵，逼走井知府，也用過比這更絕的手法，這是沒法子的事，只是權宜之計，像方邪眞這種人，不迫他是不出山的。」

池日暮一時難以取決，徬徨的道：「非此法不可？」

劉是之森然道：「非如此不可！」

池日暮心亂如麻：「可是……這事叫誰去做是好？」

「小白絕對服從你，而且機警，如由他下手，跟他脫不了關係，自然也不會笨得說出來。」劉是之道：「不過，我們還得找一個人來認頭。」

池日暮惚惚的道：「你是說……？」

劉是之瞇着針眼：「這件事既是我們動手，就要弄一個對頭，讓方邪眞非讓我們結合來找他算賬不可！」

池日暮恍然道：「四百響！」

劉是之陰鷙的道：「四百響也收了我們不少銀子，這該是他回報響應的時候了。」

他忽然笑道：「你說剛才我開窗看到了什麼？」

池日暮心不在焉的問：「看到什麼？」

「天氣不大好，浮雲掩蓋了月光。」劉是之悠然道：「風是很大的，但是要下不成雨，一個時辰後，就可以看到月色了。」

池日暮忽然覺得這話似乎有些蹊蹺：「你的意思是——？」

「我在想，」劉是之推開窗子，深吸了一口氣，似享受這口氣的清鮮，負手回身道：「在月色下，看來一向都不動心，一切都不動容的方邪眞，遇見大夫人，不知會不會動心？會不會動容？」

池日暮忽有警覺，瞥見劉是之的針眼，似看穿了自己，心裏一悚道：「先生何作此語？」

劉是之笑了，笑得像一頭修煉了三千年的狐狸：「公子心裏明白。」然後他恭恭謹謹的向池日暮深深一揖，連臉上那一點浮滑之色都盡隱不見。

○　○　○　○

方邪眞的身影，投入了長街的暗處。

樓頭上，排着兩盞紅燈籠。

惜惜站在向晚街口的樓上房前。

她背向房門，依在欄上，眼光遙遙的落在街上。

溫暖的燈光鑲在她身影的輪廓上，柔和得就像一位深情的仙女思戀凡塵。其實，千古以來，每位眞情的少女，都曾這樣凝盼過她們遠去的情郎，有的，去了還會回來，有的，去了不再回來。

方邪眞知道惜惜在樓頭上凝注着他，希望他一個回身，一次回顧。

可是他不能回身。

不能回顧。

他怕自己一回身就會動憐。

甚至動情。

但在這時候，不管動情或動憐，都是劍客的大忌。

因爲他知道，在這黑暗的街道上，已有算不清的勁敵在等他失神、分心！

他知道，一個人想要突破前面的困境，就不能回顧！

萬萬不能回顧。

○　○　○　○

風很大，吹得他衣袂獵獵飛舞，這一帶是烟花場所，這時分不可能冷清若此，但這幽寂想必是爲了自己而設的罷？——方邪眞笑着，借酒意踉蹌着腳步，唱着一首悠遠而哀傷的曲子，然後他卸下了包袱，解下了裹劍的藍布，攏在袖子裏，向黑暗的最黑暗處，清清楚楚的道：「姓向的，如果你不立刻回家去，那就滾出來罷！」

他這句話一說完，黑暗裏一切黑的事物，都動了起來，不但動，而且還動得很快，動得很詭奇，動得很可怕。

他們都是人。

全身被黑色塗得漆闇的人！

方邪眞馬上發現他前、後、左、右都是敵人。

黑色的敵人。

這樣一來，凡是黑，就是敵人。

敵人連兵器都是黑色的。

武俠

殺楚


水花飛濺似千百冰刺般的暗器射往「黑人」的身上。

兵器雖是清一色是黑，但卻有十七、八種不同的兵器，甚至連在一般武林中頗爲少見的流金鐺、跨虎籃、統雲撥、拐子鈎都在其中。

而且還有暗器。

連暗器都是黑色的。

這些「黑人」卻似乎有一種識辨自己人的記號，所以，毒招殺着，只向方邪眞身上招呼，但絕對不會誤傷了自己人。

方邪眞不能往地上鑽。

就算他有土遁的本領，但地下依然埋伏着敵人。

敵人根本是要置他於死地。

方邪眞只有往上陡昇。

但他身子才一振，上面便有了聲響。

牆角、簷前、樑上、椽下、垣後、柱旁，莫不是埋伏有人，就待他一躍而起。

方邪眞長嘆一聲。

那些「黑人」已遮燈蔽月，要不然，一定可以看見他無奈的神情。

○○○○

方邪眞仰首望天。

他一望天就拔劍。

○○○○

深碧的劍。

○○○○

黑夜的街心，漆闇莫辨的地方，驀然抹過奪目晶瑩的碧綠。

○○○○

惜惜在樓頭上，看見了這一道劍光。

美麗的劍光。

流星般的劍光。

惜惜忽然覺得被一種無由的感動所充滿：絕世的劍光應該用來照亮絕世的容顏的。

她一看到這道劍光，她就像被溫馨迎臉一擊：只有她知道，這道傲絕天下無可捉摸的劍光，方邪眞曾在「秋蟬軒」的燈下撫娑把玩，她也曾湊過臉去，爲那令人震顫的碧色鋒茫發出羨歎。

——這柄天下莫敵的劍，只有她看過、撫過、愛過，在夜深人靜時，注視它的美，分享它的寂寞。

惜惜一念及此，覺得臉上都燒熱了起來。

她拿着水盆，一股腦兒，相忘於江湖般的潑了出去。

○○○○

水花，水花。

在黑漆裏略映着晶瑩，迅即沒入黝暗裏。

水花，水花。

美麗的水花。

絢燦的劍花。

劍花起，黑暗裏的人都浪分濤裂的開了一條路，方邪眞身影騰空而起，迎上了水花。

他在水花裏揚袖橫掃。

水花飛濺。

水花似千百冰刺般的暗器，射往「黑人」的身上。

「黑人」慘呼、悲嗥，一時間紛紛沒入黑暗中。

黑暗又成了黑暗。

黑暗裏沒有人。

浮雲掩映，層雲下的月亮隱隱微明。

方邪直笑了，他的劍又收回鞘裏，他在哼一首曲子，把曲子哼到告一段落之後，才毫不在意的道：

「如果你是回萬雷，就留下兩條胳臂來，如果來的是回百響，留一條手臂就够了。」他望望天色道：「你們所作的惡孽，其實，留下一百條胳臂都難贖其辜。」

下期待續



殺楚

鄺摩書

撫劍的少年重現江湖！温瑞安新作「殺楚」推出！

8

●温瑞安／著
●李鷇摩／題字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方邪眞殺了一大堆「黑人」，他望望天色道：「你們留下一百條胳臂都難贖其辜！」

●那一刻的心動

只聽黑暗裏，一人森冷地道：「方邪眞，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

方邪眞眉毛一揚，笑道：「我一向以爲喜歡躲在黑暗裏的大都是耗子和蝙蝠那一類的東西。」

他這句話一說，就看見一張臉。

一張人臉。

一張不像人的人臉。

×　×　×

這張臉其實並不醜陋，五官也相當端正，而且還相當年輕。

不過這張臉予人一種不正常的感覺。

他的眉毛粗濃，但根根眉毛逆亂，他的臉色慘白，就似塗上了一層厚厚的粉墨；他的嘴唇紫紅乾燥、唇角完全下彎，再緊緊的抿合；他的眼神淬厲，

却似把最後一點光華都要在瞬間耗盡；他滿腮鬍渣子，根根如刺；他散髮蓬亂，偏偏髮上又戴着金箍、珮玉；他笑起來的時候剛剛才「像人」一些，却又露出白森森的頷齒，還有一張血盆大口。

這張臉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的輪廓、他的五官，甚或是他那一隻有一個拳頭般大裂紋的鼻樑。

而是他臉上佈滿了青筋。

像地圖上河流的分佈一般，錯綜複雜的佈滿在這張年輕的臉上，使他看來像個恐怖的人。

× × ×

人，本來就在黑暗之中。

方邪眞開口譏諷的時候，他就抹下臉上的黑布。

月亮剛自雲層裏閑了出來。

月光正好在他臉上一映。

——如果月色有知，敢情也會被這張臉孔嚇了一跳。

方邪眞却笑了。

他笑着說：「原來是回絕。」

黑衣白臉青年森然笑道：「你害怕了麼？」他就是「老公子」回百應的獨子回絕。

方邪眞嘆了口氣，道：「你太貪功了。」

回絕的眼睛裏佈滿血絲，怒道：「你說什麼？」

方邪眞：「這一定不是你父親的主意。你父親見我來了，不知要收攬我還是要除掉我，猶在舉棋不定，你不服氣，要來殺掉我。好證實給你老子知道，你自己就是人才，回家根本就不需要另外招覓人才。」

回絕的厲目變得詫然，怒道：「不錯，我的確就是人材！」

方邪眞笑道：「你就是生氣你老爹看不見你！」

回絕恨意入骨地道：「所以我才要殺掉你！」

方邪眞道：「你難道要把你老子眼中的人材全都殺光不成？」

回絕獰笑道：「那也不盡然，如果他們肯向我服膺，不但會有活路，而且大有前程。」

方邪眞道：「我明白了。」

回絕奇道：「明白什麼？」

方邪眞道：「我明白了爲什麼以回百應的精明強幹，不世武功，居然沒啥可用之人，而且近年來的聲勢，已遠落於『小碧湖游家』之後，且漸爲『蘭亭池家』趕上，就算比諸於『千葉千山葛家』，也好不了多少……原來，回百應膝下有這樣的兒子！」

回絕目光赤紅，厲聲道：「你說什麼？」

方邪眞冷笑道：「你是聾子？才說了七、八句話，你問了兩次這種無聊話！」

回絕咬牙切齒地道：「我要殺掉你，我一定要殺掉你，我要你嚐嚐我的手段！」

方邪眞似想起一事，道：「我知道你們『妙手堂回家』有兩門絕藝，叫做『回天乏術』和『妙手回春』，一個是醫人的絕活兒，一個是殺人的絕招。」

回絕臉上的青筋都似在躍動：「你待會兒就可以試試。」

方邪眞道：「我聽說『回天乏術』一共只有六式，但已揉合了十一大門派的三十九種最犀利的絕招，另外還蘊含了十九種正邪夾雜剛柔並重的內力，如果六式俱成，一旦發動，就算是當年叱咤京城的『金風細雨樓』樓主蘇夢枕親至，也未必抵擋得住。」



--黑一白兩個影子在月色下急掠而起。

回絕冷笑道：「不錯，你打探得很清楚。」

方邪眞道：「不過我却有一點不清楚。」

回絕傲然道：「趁你還能說得出話來的時候，可以請教我。」

方邪眞道：「像這樣深奧的武功，像你這種人，能學成幾招？」

回絕狂怒，咆哮道：「姓方的，我教你知道我的厲害！」

方邪眞不慌不忙的道：「說到你的厲害，我正想知道。聽說你很喜歡捏碎人的骨頭，一根一根的捏碎，直至他痛死爲止？」

回絕臉上的青筋又一突一突的跳躍着，眼睛閃着一抹邪光：「錯了，不是痛死，而是嚇死。有一個得罪過我的人，被我嚇得撒了八次糞，才嚇破膽而死。我殺一個人的時候，一向高興才殺，而且喜歡從他的最不重要的部份捏起，譬如從小指頭、耳骨、睾丸捏起，一分分、一寸寸的捏碎，那表情眞是好看極了。我不高興的時候，就不殺，留他在那兒，等我高興的時候，又過去捏他一兩根骨頭。有一個不聽話的小妾，我捏碎她七八根骨頭，就把她給忘了，鎖了兩、三個月，忽又記起了她，過去看時，她的碎骨居然又癒合了，我再去重新捏碎，這樣碎了又合，合了又碎，足足把她『捏』了一年又三個月，才把她『捏』死。」

方邪眞臉上忽然發白：

他一字一字的道：「聽說你很喜歡姦汚女人？」

回絕臉上竟充滿了得意之色：「你怎麼知道？」

方邪眞目光的悒色，已化作寒意：「聽說你更喜歡殺女人？」

回絕居然嘻笑道：「你不知道，我在殺女人的時候，聽她們婉轉哀啼，看她們痛不欲生的表情，是件絕妙的享受！」他那張扭曲的臉一旦嘻笑之際，看去就似瘋子一般。一個月下的瘋子。

方邪眞微嘆一聲，搖手道：「聽你這般說法，我眞的不能留下你一條胳臂，或兩隻手掌。不能。」

他一個字一個字的把話吐出來：「像你這種人，我只要留下你少一點，都是對不起我自己，對不起死去的這許多寃魂。」

回絕齜起了牙齒。

他的指骨已捏響。

長街裏忽然響起一種橡實爆裂般的聲音。

這種聲音很像骨頭碎裂的聲音

極像。

× × ×

現在已有月色。

月色模糊得就像昨夜的夢，撩動窗紗的風。

月色不能讓長街的景象清晰入目，但至少可以看到兩個影子：

一黑一白。

四周都是黑黝的暗影。

忽然黑影子呼嘯，疾掠了起來，像一陣龍捲風。

龍捲風所過之處，任何事物都要被毀滅。

完全不能抵擋的毀滅。

黑影化爲黑風。

黑風轉爲狂飈。

狂飈越旋越急，越轉越快，但範圍越來越大。

白影愈漸縮小，在黑暗的漩渦裏，快要完全被吞噬，消失不見。

惜惜一向信任方邪眞。

他說有辦法解決，天大的困難，都會有辦法解決的。

——但現在的情形，方邪眞就算有辦法，也解決不了。

誰能解決得了龍捲風？

惜惜萬分着急，這一下與下一下心跳之間緊密得像迸出了火花。

她急得又想舀一盆水來往街心淋下去。

——剛才的一盆水能助得了方邪眞，現在還行不行？

惜惜覺得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只要能對方邪眞有所幫助，無論什麼她都願意去做。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人在她身邊冷冷地道：「你要幹什麼？」

惜惜轉過頭去，就看見一個人。

一個「黑人」。

這個人全身都穿着黑色魚皮緊靠勁裝，就連鼻下通風小孔，還有一對眼睛，都黑忽忽一片，竟似連眼白也無！

這人手上拿了一鐵杖，當然也是黑色的。

這人沈聲道：「回公子要你，走！」

惜惜一聽，心絕如裂，落在回絕手裏，眞不如速死，她想往後退，忽覺撞在一人身上。

她驚叫回首，只見又是一名「黑人」。

這「黑人」手上拿着刀。

黑色的刀。

要不是他有頭有手也有腳，而且房內的燈光隱照，要不然，在夜色裏，他就是夜色，不可能判別得出這竟是一個「人」！

這後面的「黑人」也冷冷地道：「你最好別想自殺，公子要你活着去見他，你要是死了，我們也別想活了。」

惜惜只嘆了一口氣。

她決心要死。

她只想往樓下跳去，撞着回絕，讓方邪眞緩得一口氣，她這樣死也算値得。

她委婉的說：「好吧……」手中那盆水，忽然向前面那人兜頭兜臉就淋了下去。

然後她站上了欄杆，準備翻落下去。

但在她一望之下，却是怔了怔：

朦朧的月色下，沒有了白影，也沒有黑影，只有一抹燦亮的火花，似翻滾、似輾轉，但肯定迅疾的越入了遠處的黑暗中。

「你在欄上，一見着我綠色的劍光飛上了天，立即倒一盆水下來；如果你看見街心有一團火光掠過，便等於告訴你：我正要回家睡大覺。」惜惜記得方邪眞剛才對她說過這樣子的話。

——街心的戰局究竟怎麼了？

——難道方邪眞眞的回了家睡大覺？

惜惜因爲太過心懸於方邪眞的安危，一時忘了自身的危機，再想起時，回頭只見那被她一盆水淋着的人，已倒下地去。

地上潮濕。

武俠



殺楚

樓板上染着血蹟，混合着水跡，正往樓角滴落。

——這個「黑人」竟然死了！

——難道她手中那盆清水眞能殺人不成?!

惜惜倒是嚇了一跳。

她記起身後還有一人。

她驀然回首，那「黑人」所立之處，立着一個衣白不沾塵、洒脫沾微愁的人，正似笑非笑的望着她。

惜惜哀喚了一聲，眼淚就簌地落到臉頰上來，她此時才想到驚怕，想撲到方邪眞懷裏，却給地上的人絆了一下。

方邪眞忙扶着她。

地上的那名「黑人」，當然也是個死人。

方邪眞扶着弱柔的惜惜，只覺得她弱不勝衣，心中起了一種不忍的感覺。

江湖風險多，自己可決不能連累她，可千萬不要連累了她。

× × × ×

「你不是已經走了嗎？」惜惜很不好意思地揩去臉上的淚，方邪眞捉住她的手，細心的爲她拭去，專情的就像一闋爲一個千思萬念的人寫的詞。

惜惜還沒來得及感動，就被撼動了。



回絶功力不濟，五昧眞火自焚而死。

方邪眞凝注了她一會，忽然眼光又不經意了。不經意得就像一抹遠山，淡入天際閑雲間。

惜惜回味那一刻，仍覺依依。

那一刻的心動，那一刻的動心，只有情人特別多情的眼裏能看得到，只有情人特別跳得快的心裏能感受得到，只有情人特別流得激越的血裏能够體味得到。

惜惜似癡了。

好一會她才能接下去說：「你不是已經回去了嗎？我以爲你已經回家睡大覺了。」

方邪眞笑了，看她輕嗔薄怒的怨，溫暖地道：「是啊，我回去睡了覺，又夢裏遊魂的回來了。」

惜惜鼓着腮兒道：「多難聽。」忽又喜孜孜的跨過了死屍，歡欣的道：「你是怎麼把回絕打跑的？那一線火光又是什麼？」

她這樣問着的時候，眼色是非常癡迷的。

當然，一個正在愛戀中的女子，看她的情郎，多是這種眼色，尤其她的情人眞的是個英雄俠客的時候。豪情激起幾許柔？驚起多少如癡如醉？就算英雄俠女，又有誰能忘情？

方邪眞歛容道：「沒有，我沒有把他打跑。」

惜惜不明白。

方邪眞道：「我殺了他，然後叫他燃成一團火光的。」

惜惜更聽不懂。

方邪眞明白惜惜的不明白。

「妙手堂回家的絕藝叫做『回天乏術』，聽名字十分的平凡，但却是把五十八種揉合融會在六招以內，十分可怕，我想先逼他施出來，看是不是可以應付。」

惜惜奇道：「逼出他的絕招？萬一應付不了，豈不更加危險？」

方邪眞道：「如果接不下回絕的撒手鐧，就更不可能應付回百應的殺手。」

他淡淡地道：「遲早都是一死，不如死在回絕手上——至少，在他手上我還來得及自殺，落在回百應手上，不得他同意，誰要死都不可以。」

惜惜又耽心了起來：「反正……你都接下了。」

方邪眞搖首道：「沒有。」

惜惜又嚇了一跳：「沒有？」

方邪眞沈聲道：「我弄錯了一點，『回天乏術』原來是有六十一種的武功揉匯其中，而不是五十八種。『回天六式』是要用一種叫『回魂大法』的內力，才能以五味眞火之力，運行十九種不同的功力，使出『回天乏術』。回絕很不長進，功力不濟，只使得出兩式來。我一劍破了他的玄關，再以一片火篾引發了他的五味眞火，他收蓄不住，眞火自焚，最多只能熬到妙手堂，回百應再精通醫術，也斷救不活一個五臟全焦、七孔盡焚的兒子。」

惜惜聽得心驚膽跳，只說：「哦，原來你一下樓，就準備用這招了，不然怎會吩咐我潑水，以及叫我等着看那一樣的火光了。」

方邪眞道：「是。不過，那時候，我以爲來的是回百響和回萬雷來了，他們只是該死，回絕却是該絕。」

惜惜驚悸地道：「你殺了回絕，回百應他們是絕不會放過你的。」

方邪眞笑道：「我不殺回絕，難道他們就會放過我嗎？」他向惜惜溜了一眼，笑道：「至少，回絕若活着，便連你也都不會放過。」

惜惜唉了一聲。

方邪眞即問：「什麼事？」

惜惜憂愁地道：「現在要你去做這件事，你當然不會答應的了。」

方邪眞道：「你說說看。」

惜惜用一種低迷的語音道：「如果現在要你委屈一下，去躲一躲，避一避風頭，你是決不會答應的了？」

「不。」方邪眞道：「我答應你。」

下期待續



殺楚 9

●溫瑞安／著
●李轂摩／題字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惜惜道：「如果要你避一避，你是絕不會答應的？」
方邪眞却說：「不，我答應妳！」

●這一刻的動心

惜惜傻了。

燈光在她肩上舖上一層比柔更柔的黃暈。

方邪眞心中更添憐惜。

他心中忽然有個千呼萬喚的無聲：你嫁給我好嗎？他想這樣問，可是心中忽然掠過一個亮艷的音容，說到嘴邊的話變成了：「我殺了回絕。這兒是不能再留了。」

惜惜忽然黯然了。

這個男子，終於要走了，他難道一點都不顧惜她嗎？她這樣的忖思，隨後又想到：為了他的安危，他是應該走的，他豈是可以留得住的？更何況，要他走是她自己提出來的。

人生裏有些事，一步跨出去即成天涯，縱然無歌，但能無悔。

「你幾時走？」

方邪眞很想說：我帶妳一起走。

他心裏多麼想說。

可是他沒有說。

——爲什麼沒有說出來？

原因也許連他自己也不甚清楚。

也許他掠過了一個念頭：待眞的走時，再把她一起帶走；俟儲够錢時，再一起贖她，那時候豈不更實在？

或許因爲這樣，他才沒有說出來。

或許因爲那樣。

不過不管爲了什麼，人生裏，能對着一位紅粉知音，映着晚燈，倚着欄杆，你還能求什麼？你爲何不去把握？如果一剎是永恆，那麼永恆就是一剎。如果把握不住，讓它溜了，再沒有永，再沒有恆，再沒有燈前倚欄的人，空擲傷懷，也只不過是一抹自焚的火光。

也許惜惜心裏有千呼萬喚的期待。

也許方邪眞胸裏有欲語還休的眞情。

不過都還未曾說出來，就已經聽見樓下有人說：

「差官，剛才在路上謀財害命的，就是這幾個黑衣人。」

○ ○ ○

方邪眞不認得這個生意人。

可是這個生意人好像很有辦法。

尤其是應付這種死人的事件，以及應付那十幾位睡眼惺忪的差官——看來那幾個差役反而像是受他指揮。

那商人却對方邪眞十分熟絡，像認識了他十年八年似的，跟他共住了十月八月一般。

據那商人的能辭，是：他做了單生意，來「依依樓」尋樂，遇上了一羣「刼財害命」的，方邪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以寡敵衆，逼於自衛，只好殺傷了幾名「大盜」。

這件事，不但那商人親眼瞧見，還有兩名僕僮可以作證，還不知怎麼來了七、八個「途人」，都說可以爲此事見證，言之鑿鑿，聽得連惜惜都幾以爲自己是做了一場夢，眞的有這回事一般。

差官取了供詞，清理屍骸，居然不盤查方邪眞，也不落供審訊，更不拿他回衙，就這樣草草了事，表示結案。

看那些衙差的表情和聽他們的語態，彷彿方邪眞殺了這個人，還應理拿個什麼橫匾獎狀似的。

這事當然莫名其妙。

可是俟那位商人差役們走遠後，上得樓來，跟方邪眞笑着一點頭，就要別去，方邪眞一見他的眼神，心頭一凜，揚聲問：「請教尊姓大名？」這句話一問，一切都「眞相大白」了。

因爲那商人的回答是：

「顧佛影。」

○ ○ ○

有「顧盼神風」在，那有解決不了的事！

像這種幾條人命的小事，在洛陽城裏，要出動到顧佛影，實在是小題大作，大材小用。

以他的聲威，只要交代下來幾句話就可以了。

○ ○ ○

顧佛影道出自己的名字後，立即便走。

不求對方感謝，不圖報，馬上離開。

方邪眞哀嘆：「難怪小碧湖游家說日益壯大，有簡迅這種幹員，又有顧佛影這種人物，想不強盛亦難矣。」

惜惜用眼角漂漂亮亮的勾着睨他，然後說：「所以你又走不成了，是不是？」

○ ○ ○

「留在洛陽多煩憂，」方邪眞想了一陣，才道：「我這是走的好，免你受累，爹爹和小弟也煩惱。」

惜惜垂下了頭。

方邪眞過去握着她的手，覺得伊的小手冰涼如雪，心中一痛，忍不住道：「惜惜……」

惜惜一震，反過去握着他的手，一雙晶目都噙着晶瑩的淚。



在這焦黑的屍首前面，站著一位老人。

「要小心回家。」

方邪眞用手溫暖着她的手。

「回家？今晚我不回家。」他這樣調笑道。

惜惜忽然又高興起來：「你既然殺得了回絕，便絕不怕回家的人。」

方邪眞沒有說話。

惜惜馬上感覺到了，所以她馬上問：「是不是？是不是啊？是不是呢？」

方邪眞道：「你眞的要知道？」

惜惜認眞的點頭。

方邪眞道：「回絕縱情聲色，很不像話。他的武功怕只得回百應的一成，而『回天乏術』的六記絕招，他也只練成二式，我能引他眞火逆走自焚，自不是件難事。」

他眼裏除了淡淡的惱色之外，還有微微的憂色：「妙手堂回家的人很霸道、很凶狠，可以算得上是無惡不作，但回百應本身却十分自律、堅忍、節制，一個人能在一團汚煙瘴氣之下仍能自强不息，自然是個人物。」

他輕吁出一口氣：「回百應是一個很難應付的人，我沒有把握勝他，何况他還有兩大重將：回丙響和回萬雷。」他倦倦的一笑又道：「回百應現在一定很傷心，一定會全力報復，再這樣煩纏下去，一定會鬧出大事來，所以，我先離開洛城一段時間，也是好的。」

他笑着拍拍惜惜的肩膊，因爲手中所觸是讓人心折的柔，所以手掌就不忍挪開：「你要放心，我不會有事的。」

惜惜長長的睫毛顫動着，認認眞眞的問：「你眞的不怕？」

方邪眞笑了。

他傲笑道：「怕？我怕什麼？」他覺得要說一些調皮話讓惜惜的情緒平伏下來，所以指着自己的鼻子笑道：「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

却在這個時候，有人敲響了門。

敲門聲很輕，却能傳得很遠。

○ ○ ○

敲門的是誰？

——誰在敲門？

○ ○ ○

此刻，回絕的屍體就放在堂前。

他全身都黑。

焦黑。

本來青白的臉容，也燒成炭色，而青筋賁突的地方，變成一道又一道的裂紋。

在這焦黑的屍首前面，站着一名老人。

其實他年紀並不太老，只不過是五十四歲前後，但他那一張臉孔，有着太多的皺紋、太多的滄桑、太多的煎熬與堅忍、太多的過往。無論是誰，一個人只要有太多的這些，看去難免都覺得老。

回百應才五十四歲，對功力高深，老當益壯的武林高手而言，這實在不算是「老」的年紀。

不過，一個人如果在自己兒子的屍首前，就一定會覺得老。

至少是心情上的蒼老。

——爲什麼老的不死，少的先死？

——爲什麼世上總有白頭人送黑頭人的事？

看着他自己兒子的屍首，他心裏想，要是有人給他選擇，一是他死，一是他兒子死，他會不會替代

他兒子死呢？他自己辛辛苦苦闖下了這一番基業，可是現在他的孩子却死了，由誰來承繼呢？人生不過百年，這些基業還有什麼意義呢？

他站在那兒，跟回絕的屍首，一直一横，都失去了表情似的完全沒有表情。

回百響也不知道這位掌有大權的兄長，是傷心？還是憤怒？抑或是悲痛欲絕？

回百響只知道他的皺紋就是他的表情。

回百應皺紋滿臉，縱橫交錯，像交織着密集的刀疤一般。

回百響跟隨他多年，仍不知道他下一步的反應、他心裏的想法、他將會採取的行動。

有一次，一名小廝不小心折斷了他親手種植的一枝「鐵心蘭」，他憤怒得折下那小廝的頭去餵獅子。

也有一次，他被游玉遮的人連拔十一個暗卡，居然還可以帶十六名小妾去看燈賞月，還附庸風雅的與人吟詩作對。

回百響到現在還摸不清他的脾氣，所以對他一樣感到畏懼。

——領袖們常大喜大怒、喜怒無常，莫非就是要人諱莫如深、莫測高深，因而產生敬畏？

回百應不知道，他只知道一個人他足足跟了近四十年，還弄不清楚他的眞正性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就連他死了兒子，居然也捉摸不準是悲是怒，是傷是痛，甚或是沒有感覺，實在是件可怕的事。

也許只有一件使回百響不致感到太害怕的。

那是回百應一向都信任他。

回百應一向都很信任「自己人」。

——所以「妙手堂」幾個重要部門的負責人，都是「自己人」。

一個人只要還信任人，還顧恤親朋，就不會是個太可怕的人。

○　○　○

回百應忽道：「我的孩子，已經死了。」

這是一個事實。



回百應又看看自己的兒子，用手去觸了觸他的臉孔。

鐵一般的事實。

誰也不能挽回的事實。

——戰敗可以捲士重來，失意可以重燃鬥志，但人死不能復生，千古不易。

回百響只有道：「是死了。」

靜默了半晌，回百應又道：「殺他的人，好像叫做方邪眞，是不是？」

回百響馬上道：「是。」

回百應道：「他，好像是一個很有本領的人？」

回百響道：「也是一個該死的人。」

回百應臉上的皺紋像海濤般的掀動了一下，只道：「我聽說他還沒有加入池家？」

這也是一個事實。

不容否認的事實。

回百響道：「是。」他緊接又道，「不過，我看，也快了。」

回百應道：「他還沒有加入，就是沒有加入，一個人將要做的事，在他眞正做的時候，不一定會做成什麼事。」他的語氣近乎教訓。

回百響忙道：「大哥教訓的是。」

回百應道：「他還沒有加入池家，那麼他殺死小絕，就不是爲了池家而幹的。」

回百響本想答：「那也差不多」，但不敢跟一個剛死了孩子而又手握重權的老人頂撞，只說：「是。」

回百應唇角牽動，道：「我的孩子，死都已經死了，報仇也沒有用了，總不能起死回生，」他眼中閃過一抹淚光，「你去告訴方邪眞，我不會報復，但要他加入回家，幫我消滅掉蘭亭池家，我會好好的重用他，絕不記前仇。」

回百響爲之震動，但也只能答：「是。不過——」

回百應長嘆道：「妙手堂也確急需人手，這幾年來，有小絕在，他不肯任用人才，倒是防礙了妙手堂的發展，他現在已經死了，對妙手堂而言，未嘗不是件好事。」

他一字一句的道：「我們現在要的是人才，不是殺人。這幾年小碧湖游家發展奇速，我們不能再落人後。」

回百響只有道：「是。」

回百應又看看自己的兒子，用手去觸了觸他的臉孔，輕得像撫一頭熟睡中的貓。過了良久，才道：「明天，我們請的那個人也該到了吧？」

回百響即道：「『斷眉老么』明天準到。」

回百應撇了撇唇，也不知是苦笑，還是在忍悲，「我本來就心石斷眉一來，小絕決不能容他，現在……」

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好一會兒才接下去道：「可不必顧慮這個了。」

回百響覺得應該要把話題岔開去，便說：「不過，斷眉老么的來，只怕難免要驚動一個人。」

回百應即問：「誰？」

回百響道：「追命。」

回百應皺眉道：「四大名捕中的崔略商？」他一皺「眉」的時候，整張臉都幾乎折疊了起來。

回百響道：「是。」

回百應問：「爲什麼？」

回百響道：「是有關太守孟隨園被發配充軍時，在臥牛崗附近全家被殺一案。」

回百應動容道：「孟青天？怎麼會跟斷眉老么扯上關係？」

回百響道：「當時他也在臥牛崗一帶，案發之後，他和另外兩個人，一起赴洛陽。」

回百應在皺紋裏藏得深深的精目閃動：「他們是一道的？」

回百響道：「不是。」

回百應道：「其他兩人當然不是我們請來的了。」

回百響道：「他們一個可能是奉女公子之召，一個則是受游玉遮之命，趕來洛陽襄助。」

「很好，」回百應道：「洛陽城這次可熱鬧了。」然後才問：「他們是誰？」

下期待續



殺楚

撫劍的少年
重現江湖！
温瑞安新作
「殺楚」推出！

10

● 温瑞安／著
● 李轂摩／題字
●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回百響道：「斷眉老么來，會驚動一個人。」「誰？」「追命！」「洛陽城這次可熱鬧了！」

●七髮斷眉

回百響道：「七髮禪師。」一說到此人，回百響語音沈重。

回百應一聽，第二次動容。「歐陽七髮？」

回百響點點頭，道：「便是『百袋紅袍、歐陽七髮』！」

回百應「嗯」了一聲道：「那想必游玉遮才請得動的人。」

回百響道：「其實，七髮禪師只要有錢，都請得到他。」

回百應道：「只不過要很多的錢！」

回百響道：「他當年曾立志要在峨嵋山上築九十九座廟宇，聽說現在他已有足够的錢建起三十七間大廟小廟。」

回百應道：「以出家人而論，這七髮大師可謂富豪了。」

回百響道：「所以他才穿有數十個大口袋的袈裟，出外化緣，每次聽說都能滿載而歸。」

回百應想了想，嘆了一口氣道：「像七髮大師這種强助，我們十分需切，別的我沒有，但要捐建一、二十間廟宇，我還是布施得起的。」

回百響恭謹的道：「是。」心裏暗忖：若要請這位黑僧助陣，所付的代價可以算是妙手堂歷年來罕見的一筆支出了。

除了用以聯絡朝廷，巴結官府，妙手堂一向是收賬時候多，很少要付出這麼多的。回絕才死，回百應馬上變了，看來不但不為之心沮，反而準備重新振作。

——只是七髮禪師值不值得這個代價？

回百響很懷疑。

他在心疼這筆款子。

回百應連眼皮子都沒有抬，却似看透了他的心事。「要做大事，就得下苦功。要成大事，便得下本錢。小碧湖游家崛起得這般快，便是因為看得遠、看得準，而且手筆很大，魄力十足，用得起人。」

他頓了頓又道：「敵人的優點，我們一定要留心，並要牢牢記住。我們應該抓住敵人的缺點，但更重要的是學習敵人的長處。這樣子對敵，才不是耗損，反而有進益。」

回百響只覺得從畏意之外，又油然生起一種敬意。

「是。」

回百應這才滿意，問：「那葛鈴鈴叫來的人又是誰？」

回百響道：「不知道。」

回百應奇道：「不知道？」

回百響道：「我們只知道他是一個年輕人，額上有一顆灰痣，名叫蔡旋鐘，我們懷疑他另外有名字，有七、八名年輕一輩高手跟他都有點相似，但都未能證實究竟是不是他。」

「蔡旋鐘？」

「蔡旋鐘。」

「他用什麼兵器？」

「我們還沒見過他動兵器，只知道他手上拿着一把劍。」

回百應冷哼一聲道：「劍是最普遍的兵器。」

回百響道：「但這是一把特別的劍。」

回百應道：「怎麼特別法？」

回百響道：「他那一柄劍，至少有九尺長。」

劍通常只三尺七寸，逾四尺便為長劍，而今這一把劍，竟只有九尺，別的不說，使用起來就相當費事。

那是什麼劍法，才需要這樣一柄長劍？

回百應沉吟了一下，才道：「這麼說來，大概明天這三人就會遇在一起，而且還會碰上了追命。」

回百響道：「追命一直都在追踪他們三人。」

回百應道：「他一個人追踪他們三個人？」

回百響道：「是。」



九尺長劍，別的不說，使用起來就相當費事。

回百應道：「以追命的武功，以一敵一。應該絕不是問題。」

回百響即響應道：「以一敵三就很難說了。」

「這麼說，明天洛陽城裏又有好戲看了。」回百應微微嘆了一口氣，想伸手摸摸回絕的臉，但又把手攏入袖子中，聲音裏終於流露出悲痛，「要是小絕在平時，有這麼熱鬧的事兒，他一定爭着去瞧的……」

忽然語音一整，又變為冷靜、穩定、低沈得略帶沙啞，充滿權威和風霜：「方邪眞那兒，妙手堂要用他，不能用，才除去，七髮禪師，全力爭取。斷眉老么，着他先來見我。那蔡旋鐘要好好盯着。」

他說到這裏，伸手搭在兒子的屍首上，彷彿要感覺他還有沒有心跳，「你吩咐下去罷。」

回百響道：「是。」躬身退下。

他知道那位「老人」需要時間跟他的「孩子」在一起，他知機的退了出去。

他退出室內，便到了一個議事的廳堂裏。

「妙手堂」的重要人員全在那兒等着他。

他們等的，也許根本不是回百響，而是那位獨子剛過世的老人所發的命令。

很多人都以為難免會有一場決定性的會戰，妙手堂要剷除敵手勢力的時機要到了——大多數人都在摩拳擦掌，準備火併。

他們都是妙手堂忠心耿耿的幹員，回絕身亡不到一個時辰，他們全放下了手邊的重要事情，趕來這兒聚集，只等待回大爺的一句話，一個命令。

但這種「命令」通常都是由回百響來轉達。

所以當回百響傳達了回百應的決策：「不要報仇，拉攏方邪眞，收攬七髮大師，重用斷眉老么，擴展妙手堂。」許多人都覺得很失望，甚至有些不滿。

——人心可用！

——哀兵必勝！

——怎麼不趁這時候大舉反擊蘭亭池家，至少，也該把殺人者方邪眞碎屍萬段！

——至於人材，堂裏子侄，有的是出色人物，堂主竟假手外求！

許多人都覺得很有些憤憤難平。

其實轉達某人的話，絕對是件大學問。

你要一個人去做一件事，本來是有心栽培他，給他機會，但如果傳達的人把握不住原意，很可能會讓對方以為是你只在消遣他、留難他，甚至認為只是在麻煩他、騷擾他；同樣的，如果是一件好事，一件有趣或有意義的重大事情，給毫無誠意或全無情趣的人來轉述，就成了枯燥無味悶煞人的末節。

大凡成功的領袖都會有極佳的「傳達人」，好的「傳達者」可以把好的事情變成更好，替過份的話語作補救，把破壞性的部份化解為建設。所以一個成功的「轉達者」功勞之高，決不在其他「功臣」之下。

一個壞的傳達人，小可毀壞和諧的關係，大可毀國滅邦。

回百響只「轉達」，但不作解釋。

有些措施，不經解釋，有很多人因智力與理解的角度，很可能會產生誤解。

回百響可不管這些。

他只把回萬雷找來。

回萬雷是「妙手堂」裏主持武力行動的人，他如果走出「妙手堂」，身份絕對不在當今武林十一大門派掌門人之下，而武功之高，只怕僅在少林、武當、飛魚塘、鳳尾幫、金風細雨樓、六分半堂、天慾宮的首領之後。

回萬雷像一棵樹。

老樹盤根。

嚴格來說，他更像一株神木。

一株曾被雷殛過的神木。

回萬雷予人的印象，是雷劈都不死的人，而且能在雷殛後重生。而事實上，回萬雷眞的看過兩次雷殛：一次眞的是被雷劈中而不死，另一次，是為回百應在北京城裏爭地盤，結果被「六分半堂」裏的第一把好手雷動天用「五雷天心」擊中門頂，連回百應都以為他是死定了，可是他居然不死。

所以回萬雷在武林中，也被目為一個「不死的人」。

他不死，但死在他手上的人，着實是太多了。

當「妙手堂」初崛之際，他自覺殺人太多，故限制自己，一天只准殺五個人，可是到了後來，他自己也不敢再算下去。

再算下去，他自己都會感到不好意思。

因為他自己都算不清，有時候，有一天就殺了本是一個月才該達到的人數。

○ ○ ○

回百響問他：「你覺得堂主的決定如何？」

回萬雷握緊拳頭，道：「他一定是瘋了。」

由於他在妙手堂裏有着極崇高的地位，和極顯赫的功績，以及與回百應極親密的關係，所以他比較方便說話，甚至批評。

——自古以來，自以為「能說幾句」、「該說幾句」而遭禍的人，不計其數；人人都以為說幾句話應該「沒有什麼關係」，但實際上，說幾句有時候足可等於刺別人幾刀，或是捅自己幾刀一般嚴重。

回百響知道這種嚴重性。

他知道替人說好話是一件值錢的事，所以他十分慎言，不說沒有代價的好話。

偏偏回百應很信任他，甚至可以說是絕對的信任他，但就是在「錢」字上，卻是絕對的不信任他。

在金錢上，回百應只信任他的夫人。

回夫人卻不信任他。

這也難怪，通常，在權力鬥爭的運作裏，叔嫂之間本就容易形成對抗與衝突。

回百響最需切的就是銀子。

這點他無法得到滿足，只好假手外求，到後來發現唯一能使他手頭寬綽自如的，却是蘭亭池家。

當他發現的時候，已經不能回頭。

——要是回百應發現他欠下池家那麼多錢，只把他的頭撕下來餵狗也算幸運。

他唯一的辦法就是使池家不向他討償。

為了這點，他難免要為池家「做一點點小事」，包括有時候「少說一兩句話」，有時候要「多說一兩句話」。

當然，他最終或最大的目標，也許是有一天，可以直接掌管回家的財庫，甚至控制回家的權力重心，這一點，只要回百應在世，對他而言，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

除非是池日暮協助他。

○ ○ ○

以下就是回百響對回萬雷多加的幾句話：

武俠

殺楚



回百響：「大舅眞不愧是妙手堂第一好漢。」

回百響：「你覺不覺得方邪眞該殺?」
回萬雷：「該殺。」
回百響：「小絕死了，你痛不痛心?」
回萬雷：「簡直痛恨。」
回百響：「連你也痛心，難道堂主反而不傷心?」
回萬雷：「堂主最疼小絕，怎可能不傷心?」
回百響：「便是。」
回萬雷：「你的意思是?」
回百響：「堂主必比我們更痛恨方邪眞。」
回萬雷：「只是他不便說出來。」
回百響：「方邪眞武功想必很高。」
回萬雷：「高又如何?」
回百響：「堂主當然不希望有人平白犧牲。」
回萬雷：「笑話！我且摘下他的頭來見堂主。」
回百響：「你不怕?」
回萬雷：「怕?怕什麼！」
回百響：「好，有勇氣！」
回萬雷：「堂主對我恩重如山，爲他効死，責無旁貸。」
回百響：「可是……」
回萬雷：「可是什麼?」
回百響：「堂主並沒有下令要殺方邪眞，萬一……」
回萬雷：「是我自己要殺的，萬一出了事，也由我自己承擔。」
回百響：「大舅眞不愧是妙手堂第一好漢！」
回萬雷：「我只是做該做的事，殺該殺的人。」
回百響：「你放心，方邪眞一定該殺，你要殺了他，便算是做了件該做的事，萬一殺不了他……」
他笑了笑，道：「我也會替你做一些該做的事。」

〇　〇　〇

他去替回絕辦理喪葬事的時候，順便多買了一副棺材。

棺材店老闆問他靈牌上要寫上什麼名字，回百響想了想，笑着反問棺材店老闆：「你猜猜看?姓方還是姓回的?」

〇　〇　〇

門還是敲響着。

輕輕的輕輕。

方邪眞去開門。

一個和藹、福泰、有禮，但眼睛裏流露的神采足以傷人的商人。

商人大多和氣。

——也許他們深知「和氣生財」的竅妙，「和」是一個被忽略了近兩千年的字，所以在歷史上有的是內爭、內鬨與內鬥，而沒有辦法團結起來，「以和爲貴」。

商人都知道，要做事，讓人便利，使自己得利，非要和和氣氣、和平共處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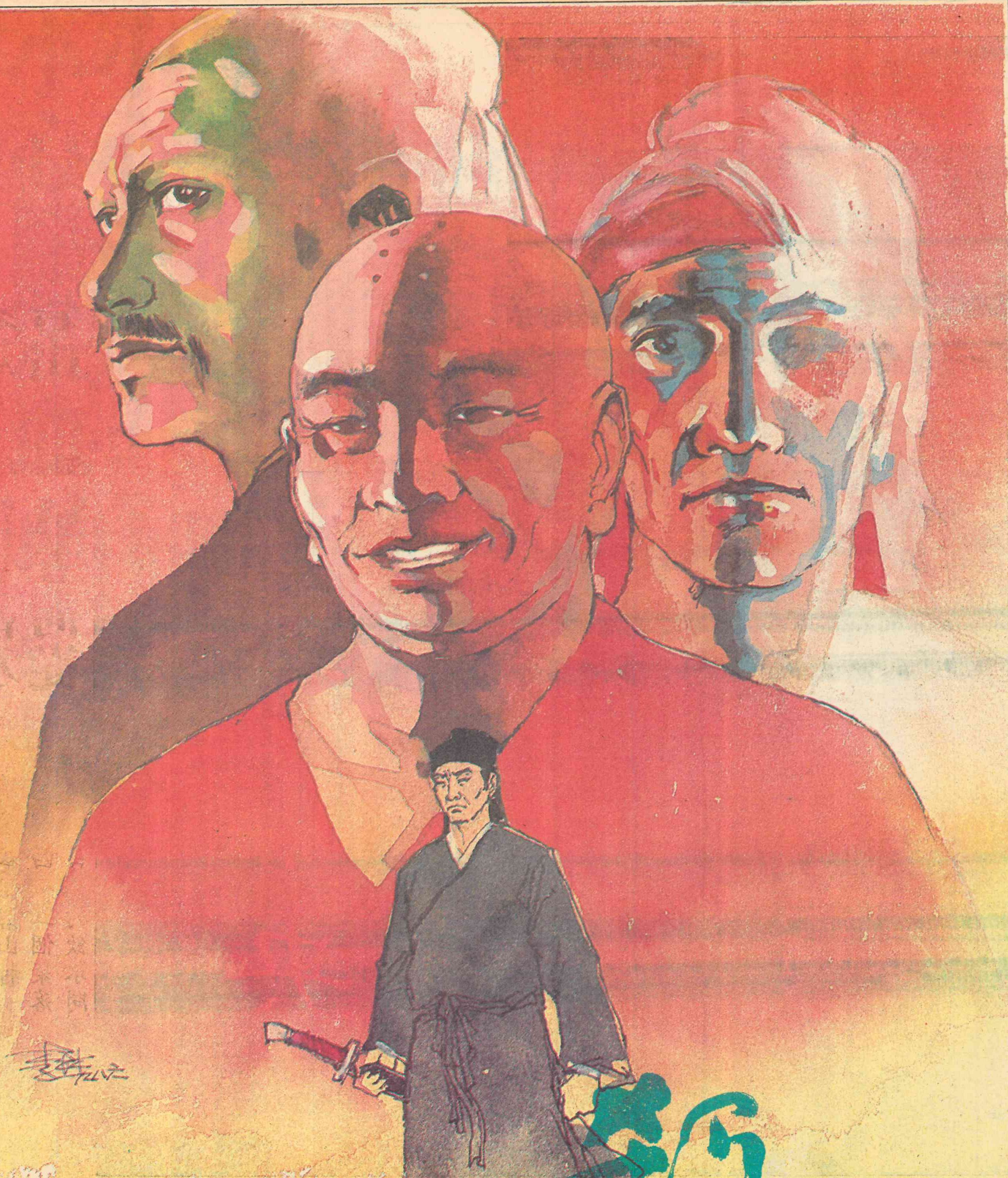
這個隨和得很的商人，却正是當今武林稱之爲「橫刀立馬、醉臥山崗」的「顧盼神風」顧佛影。

他來作什麼?

〇　〇　〇

顧佛影道：「我會不會騷擾到你們?」
方邪眞道：「顧先生有何指教?」
顧佛影道：「不敢，我只是忘了告訴方少俠一件事兒。」
方邪眞道：「什麼事情?」
顧佛影道：「方少俠聽說過『紅袍百袋，七髮禪師』這個人嗎?」
方邪眞瞳孔收縮：「歐陽七髮?」
顧佛影道：「很多人都說，『天慾宮』要不是有七髮大師的强助，絕對不會有這麼突破性的發展，『長空幫』若不是接納了歐陽七髮的意見，不可能在財務上由虧轉盈，『刀柄會』若不吸納了百袋七髮，就不會除了正道人士之外，還得到綠林豪傑鼎力支持……」
方邪眞淡淡地道：「不過，『天慾宮』、『長空幫』、『刀柄會』後來都變了質，違了初衷。」
顧佛影一笑道：「任何事物若要存在下去，都得變，人也一樣。」
方邪眞道：「是誰把他請來的?」
顧佛影道：「傳說都說是游公子把七髮大師請來的。」
方邪眞道：「其實不是?」
顧佛影道：「不是。」
方邪眞道：「那麼是誰請這絕難請得動的人來洛陽呢?」
顧佛影瞇着眼睛笑道：「這人方少俠應該很熟悉。」
方邪眞道：「池公子?」
顧佛影點點頭。
方邪眞道：「這可好了。」
顧佛影道：「哦?」
方邪眞道：「這人來了，池家的人也許就可以少煩我一些。」
顧佛影搖搖首，道：「我看很難。」
方邪眞道：「請教。」
顧佛影故作神秘地道：「因爲又來了一個人。」
方邪眞道：「誰?」
「斷眉。」顧佛影這次只說了這兩個字。

下期待續



殺楚

撫劍的少年
重現江湖！
温瑞安新作
「殺楚」推出！

11

●温瑞安／著
●李穀摩／題字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顧佛影故作神秘道：「又來了一個人！」方邪眞道：「誰？」「斷眉。」顧佛影只說了兩個字。

●三不殺

方邪眞動容道：「石斷眉？」

顧佛影道：「正是『斷眉』石老么。」他沈着地道：「近年江湖上最可怕的一個『老么』。」

方邪眞道：「武林中有很多人都喜歡充字號、稱老大，什麼大哥、老大，還有大大哥、大哥大、哥大大、大哥大大，據說石斷眉却堅不欠人叫他爲大哥，他向稱自己爲老么，但江湖上無人不知這位『么哥』才是大哥中的大哥、老大裏的老大。」他歎了一口氣道，「爲什麼人總喜歡當老大，其實當老大有什麼好，看起來好像搶風頭、有特權、呼風喚雨、高人一等，可是倒下去比誰都澈底，風險比什麼人都冒得多，而且死也比別人死得快！」

顧佛影溫和地笑道：「人人都如此的事情，我們只能叫做天性，是沒有辦法扭轉過來的。」

方邪眞道：「而斷眉石喜歡殺人，也是天性，改不了的。」

顧佛影道：「斷眉殺人的手段，一向很恐怖，而且他有三不殺，十分聞名。」

方邪眞眉毛一剔，道：「這個人一向嗜殺，也會有『三不殺』？」

「有，怎麼沒有？」顧佛影道，「第一，一個人在正常情況之下，他不殺。第二，一個人所熬受的痛苦還未能令他滿意，他不殺。第三，凡給他强姦過的女子，他不殺。」

顧佛影說一句「不殺」，方邪眞的臉色就一沈，沈到了第三次，惜惜在旁忍不住就幽幽一歎，因爲她知道方邪眞已經動了怒。

顧佛影繼續道：「他的第一個不殺，是因爲他喜歡暗算人，第二個不殺是因爲他喜歡看人受盡苦楚才死去，第三個不殺是他要那些女子活着受苦、恨他，而又求死不能。」他攤攤手，表示無奈地道：「其餘的，不管老弱婦孺，貧病嬰孩，一概照殺不誤。」

方邪眞皺了皺眉，「他是那方面請來的人？」

「妙手堂回家。」顧佛影微笑道：「回家這名字可眞不好叫，人人都以爲是回家的回家，不知道是『回家』的回家。」

他忽然記起什麼才說似的道：「回家的獨子，叫做回絕，這位無惡不作的小少爺，本來是被視爲妙手堂香燈的繼承人，但剛才已死於你手上。」

方邪眞淡淡地道：「不要緊，反正我已打算離開洛陽城。」

顧佛影訝道：「方少俠還到那裏去？」

方邪眞道：「還不一定。」

顧佛影道：「城裏這麼熱鬧，難道你不想看了熱鬧才走？」

方邪眞道：「我不喜歡熱鬧，因爲在熱鬧裏，總有麻煩和是非。」

顧佛影道：「可惜只要在有人的世界裏，就會有麻煩和是非。」

方邪眞道：「可是這城裏的麻煩和是非似乎特別多。」

顧佛影道：「就是因爲這樣，所以他們三個人才會一起前來洛陽。」

方邪眞道：「三個人？」

顧佛影道：「三個人。」

方邪眞問：「還有一個是誰？」

顧佛影道：「不知道。」

方邪眞吃了一驚。

剛才他聽到七髮大師，只覺得警惕，聽到斷眉也來了，算是動容，但從沒有吃驚過。直至他聽到顧佛影說「不知道」三個字，他才有點吃驚。

——連「顧盼神風」顧大師也不知道而又要特別提起的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 ○ ○ ○

方邪眞皺眉道：「他沒有名字？」

顧佛影立道卽：「有。」

他說下去：「他現已住在和勝客棧二樓寅字房，在客簿上簽了『蔡旋鐘』這名字。」

——顧佛影打聽這人的名字，居然只能從他自己簽塡的客人名簿上知道的，可見這人的眞實姓名，想必是無從打探。

方邪眞雙眉一蹙：「蔡旋鐘？」

顧佛影目光一長，道：「怎麼？」

方邪眞道：「沒聽說過。」

顧佛影道：「我也是。」

方邪眞道：「他可有什麼特徵？」

顧佛影道：「年輕人，額上一顆灰痣。」

方邪眞苦笑。

——這世上年輕人可眞不少，幾乎每三人就有一個是十分年輕的，至於額上有痣，也不是什麼奇事，大多數人的臉上，總會有一兩顆痣，不然，也會有疤斑或黑子，並不出奇。

顧佛影連這點都列爲「特徵」，顯然是因爲找不到那人的眞正「特徵」。

一個沒有特徵的人，也不容易找到他的缺點；同理，所以一個已經成名的人，比較好對付，因爲他的性命比誰都寶貴，就算他可以不要命，也很少人可以不要面子。

未成名的人却不然。

他們可以同時不要命，也不要面子。

故此，已成名的劍客最怕與無名的刺客交手，因爲成名的劍客已不能敗，無名的刺客却是永得手。

方邪眞已感覺到「蔡旋鐘」的侵略，甚至覺得，「這個人」跟自己越來越相近，但也愈來愈逼近。

所以他問：「他使什麼兵器？」

顧佛影道：「劍。」

方邪眞問：「什麼劍？」

顧佛影道：「九尺七寸長的劍。」

方邪眞吃了一驚：「這麼長的劍？」

顧佛影道：「所以動起劍來，十分的不方便，他要殺的人，必須在十尺以外，否則，一旦讓對方衝了近身，就不容易迴劍自守。」

方邪眞喃喃地道：「通常這麼長的劍，已經不是劍，而是槍、矛或戟……除非……莫非……」

顧佛影幾乎豎起了耳朵：「除非什麼？莫非什麼？」

方邪眞道：「你記不記得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時，以三年歲次丁巳，命李斯聚當世五大鑄劍師往北祇採銅，鐫得二劍，名爲『定秦』，由丞相李斯親刻小篆爲誌，以表秦之天下永定之意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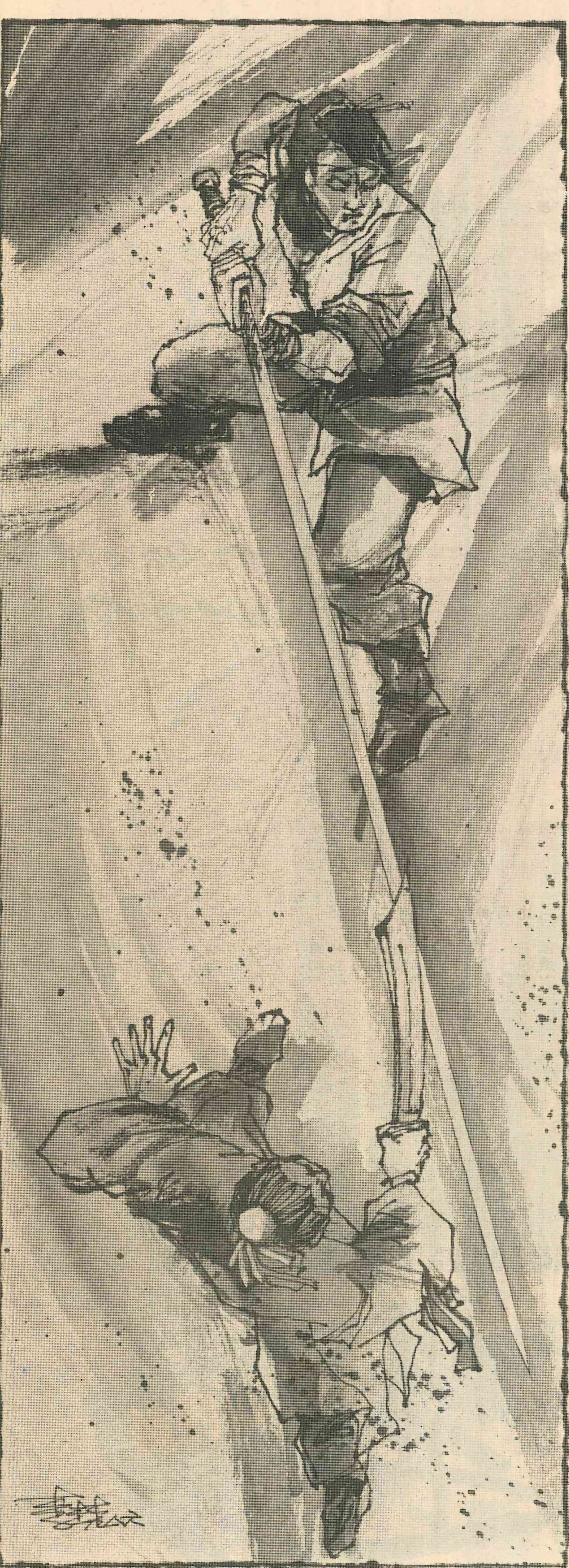
顧佛影臉上已有了崇敬之色：「方少俠果眞博學廣識。當其時五大鑄劍師只採得這塊銅精，却無法把它鑄成寶劍，只有苦求北邙山的奔鹿大師出手鑄冶，奔鹿大師因顧念這五名劍師的親族性命，便破例開爐冶劍，但得此二劍，各長三尺六寸，奔鹿大師一算氣數，必須要採精銅鐫冶第三把劍，長二尺五寸，三劍合一，天下始能定，並留下『九七大限劍』劍譜，希望秦世子能多練劍，少胡戲。」

方邪眞點頭道：「『九七大限劍』，正是三劍合一的長度，可惜秦二世照樣休戲，而李斯一聽『大限』二字，恐觸怒秦王，忙把奔鹿大師誘騙毒殺，所以世間只有『定秦劍』，而沒有第三柄『大限劍』了。」

顧佛影道：「不過，秦二世的大限也眞的來了，一點也不含糊。」

方邪眞道：「但是，這套劍法却傳了下來。而且，在越王以白馬白牛祀昆吾之神，採精金鑄冶八劍，其中一劍，卽長九尺七寸，正好可使這一套劍法。」

顧佛影道：「越王八劍？你指的是：掩日、斷水、轉魄、懸翦、驚鯨、滅魂、却邪、眞剛八大名劍？」



九尺七寸的長劍，正好可以使用「九七大限」劍譜。

武俠



殺楚

方邪眞含笑道：「是。古史記載，『掩日』一出，指日則光盡暗。因金屬陰，陰盛故陽滅。『斷水』一出，以之劃水，水分而不合。『轉魄』一出，以之指月，蟾兔爲之倒轉。『懸翦』一出，飛鳥游蟲，自觸其刃，如斬截也！」他如數家珍的道：「至於『驚鯨』神劍，以之泛海，據說鯨鮫爲之深入。『滅魂』則爲神兵，挾之夜行，不逢魑魅。『却邪』更有避煞功效，妖魅見之則伏。還有一柄『眞剛劍』，切玉斷金，如削土木，吹毛斷髮，削鐵如泥。」

顧佛影垂手恭聽。

方邪眞一笑道：「不過古人鑄冶名劍和創研劍譜之說，往往以訛傳訛，過於神化。若說『掩日』神劍一出而陽光盡暗，可能因劍光太盛而奪目之故，還算入情合理，但『斷水』能劃水不流，未免過於匪夷所思了。」

顧佛影道：「那麼，方少俠以爲，能使『九七大限劍法』的，是那一把名劍呢？」

「九尺七寸，除『轉魄』外，還有那一柄劍是這個長度呢？」方邪眞道，「『轉魄神劍』，相傳以劍指月，蟾兔倒轉，但蟾兔乃指月亮的暗塊，如何倒轉？此說也未免誇張。許是因此劍太長，故以此作爲形容，故有此說，亦或未定。」

顧佛影陷入深思，自語道：「九七大限劍譜？轉魄神劍？」

方邪眞道：「一個人，用這麼一把劍在江湖上闖，不可能沒有事蹟可查的。」

顧佛影道：「有。」

方邪眞道：「哦？」

顧佛影道：「三年前，『刀柄會』的外三堂『不死銅人』七金牛七老太爺，便是死在這一柄奇劍下，當時那人留下姓名，只說是叫做『蔡鐘』。」

方邪眞道：「蔡鐘？」

顧佛影又道：「兩年前，『富貴之家』的大當家『飛鎚金鈦』席秋野，擺下擂台，大會羣英，連勝二十七場，正是意興風發之餘，却叫一個少年人用



荒山道人的門徒發現他時，已奄奄一息。

一柄長劍輕易擊敗，席家的人多方打探之下，才知道那人叫做『鐘旋蔡』。」

方邪眞皺了皺眉：「鐘旋蔡？」

「還有，」顧佛影道：「一年前，荒山道人死於陝西道上，他的門徒發現他時，他已奄奄一息，門徒是聽他說『長劍！九尺餘的長劍』便溘然逝去，看來也是這年輕劍手所爲。」

方邪眞點頭道：「任誰想要殺死『六合青龍、一劍擎天』的荒山道人，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況是要荒山道人死於他自己所最精長的劍下。」

顧佛影再道：「另外，前代大俠『大夢神劍』顧夕朝曾被一少年劍客挑戰，力鬥三百招，不分勝負，後來只知這少年劍客留名爲：『鐘蔡』二字。」

方邪眞又皺眉了：「鐘蔡？」

顧佛影道：「我對此人所知，就這麼多了。每年每月，江湖上都會有些武林人物神秘亡故，或吃了敗仗，但不敢張揚，這些事都無可稽考了。」

方邪眞道：「有這些資料，也就不錯了，至少我們已經可以作出三個推論。」

顧佛影道：「願聆其詳。」

「也沒什麼，」方邪眞一笑道：「第一、這人很可能會使『九七大限劍法』；第二、他手上拿的可能便是『轉魄神劍』；第三、這是一位無名的劍客，而且是一流高手，一位武俠壇上的前輩曾經說過：無名的高手比有名的高手更危險。」

顧佛影道：「好像還有一個推論。」

方邪眞道：「請教。」

他們兩者之間，一席話後，顯得更爲尊敬。人生裏，不一定要才人相輕，反而應該惺惺惜惺惺。如果人才都不敬重人才，你叫人怎麼能敬重你的人和才？

顧佛影道：「不敢。」他徐徐的道，「我看，這種人來洛陽，敢情是有人雇用的，至於是誰，却還不清楚。」

方邪眞點首道：「這種人才，若適逢其會，誰都應該爭聘他，讓一個人才埋沒了這麼久，是件悲哀的事。」

顧佛影笑道：「就像閣下一樣。」

方邪眞不接他這個話題，只說：「也許還有一點可以推論的。」

顧佛影目光閃動，問：「那一點？」

方邪眞道：「這個人爲什麼這麼喜歡用這三個字作自稱：蔡？施？鐘？既要隱瞞身分，爲什麼他不隨便揑造個名字？阿貓阿狗？小蟲小牛？甚至可以叫『旋風』、『種菜』，爲什麼偏要叫這三個字呢？」

顧佛影道：「對，一定有原故。」

方邪眞忽道：「可是不管這原故是什麼，我都不想知道。」

顧佛影訝道：「你還是要走？」

方邪眞道：「我本來就是要走。」

顧佛影詫道：「你不關心這件事？」

方邪眞淡淡地道：「我爲什麼要關心這件事呢？」然後他望着顧佛影，冷冷地道：「你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些事？」

「因爲公子覺得他們可能跟你有關，」顧佛影不慌不忙地道：「所以有必要通知你一聲。」

方邪眞全無謝意的道：「謝謝。」

有時候，「謝謝」常與「再見」同義，通常，也可能是一番談話的結局語句。

「另外，」顧佛影臉上仍是親切而誠懇的，表情也是親切而誠懇的，但眼裏却閃過一絲狡獪之色，「我以爲，就算你不關心你自己，也總會關心一下你的朋友。」

他說完了這句話，就拱手告辭，表示要走，一面陪笑道：「現在我才知道我弄錯了，叨擾了，告辭了。」

方邪眞送他出門口，終於忍不住，還是問了一句：「你說我的朋友……是誰？」

顧佛影一面走一面抛下了一句話：

「追命。」

下期待續



殺楚

撫劍的少年重現江湖！溫瑞安新作「殺楚」推出！

韜庵書

12

●温瑞安／著
●李轂摩／題字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顧佛影拱手告辭。方邪眞忍不住問：「朋友……是誰？」顧佛影拋下一句話：「追命。」

●美麗的花

方邪眞一聽，揚聲問：「他在那裏？」

顧佛影逕自往前走去：「他還未到，不過他在三個月前就一直追踪這三個人。」他邊走邊說：「我們公子下了道帖子，約他們三個人明天拂曉在『小碧湖』的『相思亭』一敍，追命想必也會來。」

方邪眞只好問：「他爲什麼要追踪這三個人？」

顧佛影已走到樓梯口，倏然站定，回首答道：「因爲他想破孟隨園闔家被屠殺一案。」

方邪眞又問：「這三個人是凶手？」

「我不知道，也許只有一個，也許三個都是，也許三個都不是。」顧佛影道：「不過，只要追命一出現，這三個人很可能就會同時向他出手。」

方邪眞再問：「爲什麼？」

「因為不管是不是凶手，被懷疑和被追踪都是件很討厭的事情，而對付官差，一旦出手，就不能留下活口，」顧佛影似微帶惋惜之意：「尤其是對追命這樣的高手。」

他笑笑又道：「江湖人稱：『鐵手的手，追命的腿，冷血的劍，無情的暗器』乃與武林中：『唐仇的毒，屠晚的椎，趙好的心，燕趙的歌舞』並稱於天下，此所謂天下『四大名捕』與『四大凶徒』，不過，斷眉老么的快刀，無名小子的古劍，七髮禪師的袋子，還有你那柄深碧的劍，都可以算是江湖一絕，理應也算進去才是。」

顧佛影眨着眼睛笑道：「如果我還沒有老眼昏花，閣下腰間的劍，很可能就是八大名劍中的『滅魂劍』。」

他笑着一拱手，便下了樓，還拋下了一句話：

「像明天『相思村』裏『相思亭』這樣的盛事，游公子說，他想必能在那兒恭候你的大駕。」

他說完這句話，就已經走到門外。

可是聲音猶向方邪眞的耳邊傳來。

不徐不疾。

不強不弱。

方邪眞暗忖：單止顧佛影顯露這一手悠遊綿長充沛渾宏的內力，在武林中內功高手裏，絕對可以躋身於十名之內。

這一種氣功，就叫做「大江南北」。

這種內力也沒有什麼特別，只不過是精選了大江南北廿七家重要的內功，苦練成南北二系，成為內力中的內力，內功裏的內功而已。

當世能夠練成這種內功的，只有四個人。

一個練成了，卻死了，血脈破裂而死，聽說是眞氣太盛，無法開洩，溢血而歿。

另一個是練到一半，走火入魔，眞氣源源外洩，不但成了殘廢，還變成了白癡。

還有一個便是「迷天七聖」裏的關七，他已成為京城裏足可與「六分半堂」及「金風細雨樓」相捋的第三勢力。

最後一位便是顧佛影。

「橫刀立馬，醉臥山崗」的顧佛影。

○　○　○

方邪眞回望惜惜。

惜惜依依的望着他。

燈光裏，滿目嬌楚而柔。

方邪眞心中也溫柔了起來。

他說：「我明天不走了。」

她說：「我知道。」

他說：「我後天還是要走的。」

她說：「能多留一天總是好事。」

她似是哀愁，又似是惋嘆似的道：「有些事，遲一些，或早一些，都會不一樣了。」

他雙眉一蹙：「你不高興？」

惜惜美麗的笑開了，看去純眞、嬌憨，而無邪，方邪眞看得有些癡了。

他手上無酒，卻有醉意。

「你能留，我還能不高興哪！」她笑盈盈地道，「你要走，我難道要還神麼！」

惜惜這樣說。

可是她總覺得，不知怎的，有些過錯，還是有些錯過，在心頭一掠而已，輕輕的掠過心頭。她明明渴望方邪眞能留在洛陽，卻為何會生起這種想法呢？她不知道，她不明白，她也不知為什麼？

○　○　○

方邪眞今天回得比較晚。

他本來通常在戌亥時分就會回大隱丘的法門寺去。方父就住在後山。

他今晚卻在子時方回。

這時候，風平雲止，月朗天清。

是不是天色陰沈的時候，總會發生不如意的事？是不是在天氣清朗的時候，總有比較如意的事發生？

不是。

天氣是天氣。

事是事。

人是人。

正如一個人在極寒冷的天氣裏，他的心熱得像一團火，也可以在夏日如炎裏，一顆心卻冷似結了冰。

顏夕的心還未成冰，但纖纖十指已快比冰還冰。

○　○　○

本來，顏夕與洪三熱跟八名手下就候在大隱丘法門寺前的三百六十五級石階旁、牌樓下，想等那個竟不接受禮聘的年輕人經過，好好的試一試他，嚇一嚇他。

不料卻嚇着自己。

顏夕眼看時間已近亥尾，涼風颯颯，心中很不是滋味：莫非是劉夫子在時間上推測錯誤？正是那麼想的時候，洪三熱已滿是不耐煩了。

洪三熱怒道：「他娘的！我去依依樓把那小子扯回來，在這兒死等活賴的，他卻在那兒風流快活！」

他這一番氣話，不意把顏夕也罵了進去。

顏夕卻不以為忤。

她掀開轎窗，看看天色，卻望見月色。

月色照在她的臉上，她的玉頰就似月光一般柔和，她的眼波就像月色一般幽怨，她的手指就跟月亮一般優美。

她整個人就像是人間的月亮。

月亮不知令她想起什麼。

她悠悠出神。

也幽幽失神。

然後憂憂一嘆。

洪三熱卻以為是大夫人等得不耐煩，跳着腳道：「我去。」

顏夕奇道：「你去那裏？」

洪三熱道：「我去把那小子從依依樓的大熱被窩裏揪出來，帶他來見大夫人！」

顏夕忍笑道：「可是這樣一來，三哥是夠神勇了，但方公子豈不是威風盡失？這樣一來，就算他想加入我們蘭亭池家，恐怕也沒這個顏面了。」

洪三熱怔了怔，摸摸下巴苦思道：「這……個……」

顏夕道：「三哥看來，是不是有些為難呢？」

洪三熱大力的搓摸着下頷：「是有些為難……何況，我出手一向都太重了些。」

顏夕道：「再說，我們現在是禮聘人家來為咱們效力，這把人家從熱被窩裏一揪，老鷹抓小雞似的拎了過來，再來敦請召聘，未免有點……似乎有一點點不對勁，三哥可以為然否？」

洪三熱深謀遠慮地道：「我早也想到了，似乎確有一點點不大對勁。」

顏夕拊掌笑道：「三哥跟我眞是所見略同。」

洪三熱也笑得一張大口闔不攏，一雙大手，搔腮抓脖，很是高興。

顏夕亮着眼笑道：「所以……」

洪三熱怔道：「所以？」

顏夕道：「所以為了大局，三哥就不必勞駕這一趟了。」



洪三熱霍然回首的同時，拳頭緊握，發出裂革般的響聲。

洪三熱想了想道，「對，我就不必勞駕這一趟。」

忽聽一個聲音道：「不過，大夫人卻還是要勞駕走一趟。」

洪三熱霍然回首。

他回首的同時，拳頭握緊，拳骨也同時發出裂革似的響聲。

可是就在他回頭的刹那，帶來的八名隨從，已倒了四人。

他們不聲不響的就倒了下去。

月亮下，只有一個人，自數百級石階上拾步而下，衣袂飄飄。

這人滿臉笑容。

顏夕一看見他，心裏就往下沈。

因為這個笑態可掬的人，要比一千個綳着臉的人加起來都難以應付得多了。

他就是「小碧湖」游家的大總管簡迅。

顏夕一看就知道，這人如果是沒有極大的把握，是不會出動的，一旦出動，就不易空回。

何況，他今天看來已空回了一趟。

——依依樓上跟方邪眞一會，簡迅雖撿露笑容而立，但總不似大獲全勝而返的樣子。

——既然已「失手」過一次，就不會作第二次的自討沒趣。

尤其是簡迅這種人。

像這樣子只要來了一個，就已經十分的不好對付。

而這人還沒有下來，八指輕彈下，自己這邊的八個部屬，已倒了四名。

其餘四名，是轎夫。

他們一共抬了兩頂轎子來。

洪三熱坐的是馬，兩頂轎子，一是顏夕乘坐，一是準備要給方邪眞回蘭亭的。

這四名轎夫當然也會兩下子，但要比起武林中的一流高手，當然就不止差上七八下子。

也就是說，這簡迅一上來，就把自己這邊還能一戰的人放倒了，只剩下自己和洪三熱。

顏夕還沒有想到對方是用什麼手法隔空射倒這幾人，但確知這四人雖不能動彈，但卻沒有斃命。

簡迅似並不想殺死他們。

——「四公子」中，除了「妙手堂」敢下毒手之外，其他多想留一點餘地，讓對方有一絲退路，以便他日自己也有個轉圜的機會

——「四公子」之爭，畢竟不同於一般的江湖仇殺。

想到這裏，顏夕似略為安心了一些些。

不過這安心也僅止是一些些而已。

因為她現在的處境，一點也不安全，一點也不安穩。

她只希望簡迅只是一個人來。

這樣的話，她和洪三熱協力，也許還對抗得了這頭「豹子」。

這頭會笑的「豹子」。

○　○　○

豹子多是憤怒的。

武林中多的是「怒豹」、「飛豹子」、「金錢豹」的稱諱，有這些外號的高手，多是出手迅疾，力沈勢猛，而性子暴烈，就像豹子一般。

簡迅卻不是。

如果說他是「豹子」，他是一頭「會笑的豹子」。

武俠
殺楚



洪三熱長槍一綽，山風中，天神也似的威風凜凜……。

他甚至彬彬有禮，還謙遜得體，看去像一個交際人材，還多於像一個武林人物。

「我當然不是一個人來的。」簡迅第一句就封殺了顏夕的希望，「我還有兩頂轎子，候在山後，等兩位過去乘坐的。」

他笑了一笑又道：「不過，要是兩位不喜歡，要坐自己的轎子也行，所以，我把這位小兄弟留下了，如果你們要自己人抬轎，也無不便處。」

他這般說法，似已兼顧周到，給了顏夕和洪三熱極大的方便。

洪三熱一聽就要發作，顏夕却笑道：「不知簡管事要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簡迅已走近離階下約莫十五級，便停步，笑道：「不遠不遠，只到小碧湖去一趟而已。」

顏夕道：「到小碧湖去麼？我可沒有備禮，而且，這段路也有七八里遠，要去也應該有些準備，再說，夤夜造訪游公子，我是婦道人家，總是有些不便。」

簡汛道：「相請不如偶遇。我們都是江湖中人，大夫人尤其是女中豪傑，何必拘這種俗禮！」却巧妙的把此去是不是見游公子的話題避去不談。

顏夕却仍是要問：「如果貴府有意要請我們過去會敍，何不報帖敝莊，這般突兀相請，豈不有些冒昧？」

簡迅笑道：「我們算定大夫人多會在此地等候方少俠，不過，看來方少俠今晚要遲些才回來，池公子跟敝府的主人情同手足，這些兒禮數欠周之處，大夫人英睿俠骨，定不計較。」

顏夕眉毛一剔，單刀直入的問：「哦？這麼說，今晚你是奉游公子之命，來强邀我們去小碧湖了？」

簡迅仍是不直接答覆，只說：「大夫人言重了。」

顏夕知道再問下去，也不會有結果，因爲這簡迅綽號「豹子」，但比泥鰍還滑，他既不肯說出是游玉遮的意思，萬一失手，游家的人也可以矢口否認，與他們無關，宣稱這只是簡迅的私下行動。

洪三熱再也忍耐不住，大吼一聲，手掌、腕、指間幾下乾淨俐落的動作，已砌出一把丈二長槍，他把槍一綽，山風中，天神也似的威風凜凜，陡地一聲大喝道：「我去！」

簡迅神色不變，笑道：「很好，大夫人想必也一道上路？」

「可以！」洪三熱雷霆似的咆哮道，「不過要先得問過我手上的槍！」

他這句話一說完，手上的槍就變成了一朶花。

○ ○ ○ ○

一桿槍當然不可能變成一枝花。

槍在揮使的時候，才會劃出「槍花」。

那是槍花，槍花不是花，正如天花也不是花一樣。

可是槍本來在洪三熱手裏，現在眞的變成了一朶花。

那是因爲洪三熱一說完了那句話，有十七、八件「暗器」向他攻了過來！

這些「暗器」全不帶半絲厲烈的風聲，所以當洪三熱發現時，「暗器」已然攻到臉門。

「暗器」不止攻向他的面門，他身前身後，上中下盤至少有十處要害都在「暗器」的攻擊範圍之內。

洪三熱手上的槍太長，難以招架，「暗器」又來得太快，不及閃躲，只有用空着的一隻手來接。

當他把「暗器」盡皆接完時，發覺手上的槍被奪，他手指忙緊了一緊，却握住了一梗花。

○ ○ ○ ○

然後他發現他所接所架的「暗器」，全是花。

不同的花。

唯一相同的是：

花都美麗。

美麗的花。

下期待續



殺楚

13

●温瑞安／著
●李轂摩／題字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洪三熱發現他所接架的暗器全是花，不同的花，唯一相同的是：美麗的花。

●沒有眉毛的人

可是跟這個女人一比，所有的花都爲之黯淡失色。

這女人美艷如玫瑰。溫柔如夜。

花要在陽光燈色下才開得璀璨香艷，可是這女人在或明或暗的月色下依然柔媚入骨。

連顏夕看了，也不禁在心裏喝一聲采。

這樣看去，她不是十全十美，她的骨架子有點略大，顴骨也略嫌豐了些，笑的時候嘴巴也稍闊了些，眼眸裏渴望的神色也露了些……可是，這樣看去，她却明明比女人更像女人。

尤其那唇。

紅而艷。

像五月的山花。十月的山火。戀人的心。情人的血。驚心動魄但又柔艷入骨的紅着。

那女人笑了，美麗的唇劃出美麗的弧型，她的語音低柔如嘆息：「你的手上是槍麼？不是花嗎？明明是花，爲什麼你說它是槍呢？」

洪三熱怒吼。

他一騰身，撲向那女人，一拳打去。

這一拳之聲勢，就算前面是一頭大象，也會給他一拳擊斃；如果是一塊巨巖，也會給他一拳打碎。

那女人卻偏偏不閃不躲，反而一挺胸，閉起雙目，噘起紅唇，仰着臉兒，挺起豐滿的胸脯，只說：「你既然那麼喜歡欺負女人，你打啊你打啊！」

通常一個女人在這種表情的時候，是給人親吻，而不是給人痛毆的。

何況是一個那麼美艷的女人，誰忍心打她？別說打她，就算沾一沾，也怕落了花瓣。

洪三熱是男人。

而且還是條好漢。

好漢不打女人。

洪三熱的拳頭硬生生頓住。

他的拳勢太猛烈，只能發，不宜收，這硬生生收勢，使得洪三熱胸膛就像給自己狠狠的擂了一拳。

就在這一剎那，只聽顏夕呼道：「小心！」

洪三熱霍然返身。

只見一支巨箭映着月芒向他直投而至！

那當然不是箭。

而是人。

那人的速度太快了，以致衣衫反映在月色裡，漾起一抹淡淡的華彩，直射向自己。

洪三熱這才明白簡迅外號爲什麼叫「豹子」。

如果說豹子的攻擊快得像迅雷不及掩耳，那就錯了。

因爲像簡迅這樣的「豹子」，別說掩耳，連眨眼的時間也來不及。

不過，洪三熱的「十三太保橫練」，卻及時凝聚，虎拳龍啄，也立時發了出去。

本來，在武學上，只有「虎爪」，而沒有「虎拳」，洪三熱另創一格，把「少林神拳」和「虎爪」二合爲一。同樣本來只有「龍爪」和「鶴啄」，洪三熱也把二者混合使用，變成了他的看家本領。

這四種拳法的混合使用，亦即是將這四種拳法的精華提煉了出來，不但絕對有效，而且等於把這四種拳法的威力增加了四倍，加上洪三熱天生神力，天縱神勇，是以使他成爲蘭亭池家麾下第一勇士。

他霍然返身，便要運功出手。

可惜簡迅並不是攻向他，而是攻向顏夕。

洪三熱只覺背後一麻，上身一寒，下身驟熱，「十三太保橫練」的功力，竟被破去。

那女人緩緩的縮回了手指。

纖纖玉指。

指甲上還塗着鳳仙花汁。

洪三熱的「十三太保橫練」，幾無破綻可言，如果硬要說有，那麼只有背部脊椎骨近盤骨處的關元兪與上體穴之間，有一處氣孔。

那女人的食指指甲，不偏不倚，就在洪三熱返身的剎那，恰好戳在那兒。

洪三熱立即就像一個本穿着盔甲的武士，卻忽然給人抽離了骨骼，整個人都散了，癱瘓於地。

× × × ×

簡迅第八次掠向顏夕。

他的身法，一次比一次更快疾。

他飛掠勢子之迅疾，眼看已到了速度的極限，卻不料他下一次飛掠，又比上一次更快更疾。

他奮身撲擊顏夕。

顏夕拔劍反擊。

劍是短劍，僅長一尺一寸一分一。

她一拔劍，劍雖短，但方圓一丈之內，全充溢着她的劍意。

簡迅一觸即退。

退回石階之上。

他的腳才沾石階，又再作第二度撲擊，一次比一次快，一次比一次凌厲。

他跟顏夕的劍意稍一接觸，立時疾退，每一次飛退，都退得更遠，退立在更高的石階上。



洪三熱的「十三太保橫練」及時凝聚，霍然出手。

到了第五次撲擊，簡迅已站在三十餘級[illegible]上下撲，聲勢更強。

但顏夕手中的劍，卻越戰越長。

她的劍，短的時候看起來厚刃薄鋒，但卻劍身婓有簑括，由於簡迅的撲擊擊襲太劇，壓力太鉅，顏夕只好把劍鋒吐現，當簡迅的第六擊時，顏夕的劍長四尺一。

她的劍鋒尚只一尺一時，餘鋒已及丈遠，更何況是她的劍吐伸至四尺一寸的時候？

可是，她還是抵擋不住簡迅的攻勢。

簡迅連攻七次，再猛烈的下撲。

顏夕奮劍招架，劍已不再伸長。

劍已到極限。

劍招也使盡。

簡迅疾退回第三十五級石階，洒然笑道：「大夫人，你就跟我們回去一趟罷。」

這時候洪三熱已受制。

顏夕也喘氣呼呼。

敵方還有那位比玫瑰花還美麗的女人。

看來顏夕已別無選擇。

她也看得出來：簡迅只是在消耗她的體力，無意要殺傷她，而小碧湖游家已出動到旗下兩員大將：「豹子」簡迅和花沾唇，就是擺明了不得手絕不返。

顏夕委婉地微嘆一聲道：「你們眞的要我去小碧湖？」

簡迅溫和但堅定地道：「少不免要大夫人勞駕一趟。」

顏夕一笑道：「你看，在這種情形下我能拒絕嗎？」

忽聽一個聲音道：「能。」

× × ×

話一說完，石階下的廣場上，多了八個人。

這八個人卻不是自己走過來的。

而是被「丟」進來的。

這是八個死人。

× × ×

一見這八名死人，一向處變不驚遇危不亂的簡迅，也變了臉色。

這八個人，正是抬轎候在後山的八名轎夫。

現在這八名轎夫都死了，這還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們竟連一點聲息都聽不見，這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這八人本來也是「小碧湖游家」的高手，直接是由顧盼之訓練出來的，而今竟如此不濟，給人沒聲沒息的便了了賬。

但這也還不算很可怕。

可怕的是，這些人死時的慘狀。

每個人的臉或身體，被人刺戳得血肉模糊，在未死前曾學過極大的痛苦，臉容都爲之扭曲，眼神都流露出恐懼已極，痛苦已極的神色，八人中竟沒有一個人死得瞑目。

他們身受那麼可怕的痛苦，竟沒有一個人叫喊得出聲音來？

對簡迅而言，這些都還不是最可怕的。

眞正可怕的是這八個人，是被人「扔」過來的，像破衣服一般地隨手「扔」在地上，可是來的只是一個人。

——這個人把八個死人「扔」過來，竟好像比扔掉八粒臭蘋菓還輕易！

簡迅迎着月色。

武俠　殺楚

這人背着月光。

簡迅看不見來人的臉孔。

花沾唇却看得見。

她的唇已覺得有些發乾。

× × ×

這個人一步一步的走近來。

這個人沒有眉毛。

這個沒有眉毛的人，却有兩撇鬍子。

兩撇很好看的鬍子。

可惜，鬍子到了唇邊角上，突然少了一小撮，像在黑草叢中劏開了一道白溝子。

兩邊都如是。

× × ×

這人沒有眉毛，却有眼睛。

他的眼睛正落在花沾唇的身上。

他對花沾唇的臉只看了一眼，只看一眼，他立即就有了興趣，第二眼便是看她的胸脯，第三眼便看她的小腹。

他眼裏的神色就像花沾唇不曾穿上衣服。

花沾唇只覺得被他望過之處，就似爬滿了小蟲子，恨不得把凡被他看過之處全要洗滌過。

這人只看了三眼，便不再看花沾唇。

彷彿這已是他的女人，他隨時可以再看到她，而且隨他怎樣看都可以，他大可以不必急在一時。

然後他看向簡迅。

× × ×



簡迅出手大叫之後，便知道自己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

簡迅也在看他。

看他手上的叉子。

看到這把叉子，簡迅便想到那八個人血肉模糊，骨裂肌掀的傷口，簡迅覺得喉嚨也有些發乾。

所以他問話的聲音有些發硬：「閣下就是斷眉石？」

這人道：「你和他，」他指了指地上的洪三熱，「都非死可不，這些個女的，我都要帶回去。」他這樣說的時候，彷彿在場四個人，都會接受他的安排而毫無異議似的。

簡迅勉强笑道：「你不是明天才進洛陽城的嗎？」

斷眉石道：「就是因爲你們人人都以爲我明天才來，所以我今晚就到，一個人早到一些，看到的事情，總會比別人多一些。」

簡迅承認斷眉石說得很有道理。一個人若遲一些或早一些，都會有一些事是意想不到的，一個每次是恰恰好的人，只聽他該聽的，只聞他該聞的，只看他該看的，也許能够無憂無慮，但永遠無驚無喜。

簡迅只好道：「你既然來了，何不也到小碧湖去一趟，以你的人才，游公子必予重任。」

斷眉石道：「你這句話，爲什麼不早三個月說？」

簡迅不解：「三個月？」

斷眉石道：「三個月前，妙手堂已雇用了我，他們出的銀子，可供我揮霍二十個月。」

簡迅馬上道：「你要是見着游公子，他可能出得起一倍的價錢。」

「你知道揮霍是什麼意思？」斷眉石道：「揮霍不止是花，也不只是浪費，就算是一個人挖到了金礦，也禁不住他毫無節制的揮霍，游公子請得起我？」

「絕對請得起，」簡迅臉上又有了笑容：「游公子家貲萬貫，而且出手一向大方。」

斷眉石似乎有些動容。

「相請不如偶遇，」簡迅道：「不如請尊駕也到小碧湖去一趟。」

「我一來洛陽，你就要我背叛妙手堂？」斷眉石有些猶豫。

簡迅一面拾級而下，一面道：「難道你要進了妙手堂，才開始背叛不成？」

斷眉石反問道：「我怎能相信你？」

簡迅已走下石階，「你就算信錯我，對你也沒有什麼損失。」

斷眉石道：「可是，如果我一進小碧湖，你們就圍殺我，我豈不是死路一條？」

簡迅在他七尺之外，站定，道：「你不妨信我一次。」

顏夕忍不住道：「你去蘭亭池家，我們一樣會重用你。」

斷眉石連頭也不回：「你們池家既沒有錢財，也沒有人材。」

顏夕氣得粉臉發寒，怒道：「你敢瞧不起池家！」

斷眉石悠然道：「我心目中根本就沒有蘭亭池家。」他冷冷地接道：「洛陽城裏，只有妙手堂回家和小碧湖游家。」

顏夕只覺池家受辱，無論如何她都要挺身維護，忿忿地道：「狗眼看人低！」

斷眉石忽然笑了。

他一笑的時候，額上竟隱現了一對眉毛。

就在這刹那，他突然撲向顏夕。

他手上的叉子，直取顏夕的容顏，彷彿要把這花容月貌搗毀才稱意。

簡迅大吃一驚，忙飛掠而出，趕在兩人之間，作勢一攔，急叫道：「有話好說，先別動手。」

他才叫出這幾個字，便知道自己錯了。

徹底的錯了。

他犯上了個不可饒恕的錯誤。

因爲他馬上發現，斷眉石的目標根本不是顏夕。

而是他。

下期待續



撫劍的少年
重現江湖！
温瑞安新作
「殺楚」推出！

殺楚

14

●温瑞安／著
●李毅摩／題字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豹子簡迅發現自己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因爲斷眉石的目標根本不是顏夕。而是他。

■花刺

他發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

他本來就不是斷眉石之敵，更何況一上來他就完全失了先手。

斷眉石的武功更出乎他的意料，不但比他想像中要高，並且高出許多。

斷眉石才跟他對了一掌，簡迅還來不及運勁發第二掌，突然感覺到身上幾處穴道已被封制，包括啞穴。

而對方不過在他臂上沾上一沾而已。

斷眉石竟然可以不透過打穴點穴，而只要觸及敵手身上任何一處，就可以內勁透入對方體內，逆封敵手的穴道。

而且，還隨他喜歡封那一個穴道。

□　□　□

簡迅跟斷眉石才動上手，花沾唇已掠了過來，她的兵器叫做「花刺」，看來很柔弱，使用時還帶着一股甜香，但只要一不小心，給它刺了一下，手上立即就會出血，不管刺的孔有多小，都會流血不止，而且傷口會不住的擴大，直至血流乾爲止。

一個人的血流光了，自然就活不成了。

所以這些年來，在花刺下死，做鬼也莫名的「武林高手」，實在就像追求花沾唇的男子那麼多。

每天總會有幾張新臉孔，但同樣懷着一個自命風流的心，來追求這位十分刺手的花沾唇。

男人就是這樣，越是不能沾手的女人，越是想沾，一旦沾上了，又忙不迭把它甩脫。

所以花沾唇一向不喜歡人沾。

她只喜歡刺人。

用她那枝名滿武林的「花刺」。

□　□　□

可是她的「花刺」才剛出手，簡迅已經倒地。

顏夕也在這頃刻間，發現斷眉石是他們共同的敵人。

——寧願落在小碧湖游家的手，也不能落在這人手裏！

——落在這人手裏，恐怕比死還不如！

她立刻出劍，合攻斷眉石。

斷眉石長笑，一面笑一面揮叉，邊打邊跑，身法詭奇已極。

顏夕刺了十四劍，劍劍落空。

花沾唇的「花刺」連對方的衣襟都沾不上。

然後她們同時都發現，那剩下的四名抬轎人，也都倒了下去，不過都沒有死，跟簡迅一樣，也是穴道受制。

斷眉石在躲避她們攻擊的當兒，「順便」制住了他們。

這時候，斷眉石不跑了，身形頓住，也不回身。

花沾唇一咬下唇，手中「花刺」，疾刺過去！

斷眉石猛回身，大喝。

他手中叉擲出。

這一叉脫手飛出，聲勢駭人！

花沾唇手中刺離斷眉石尙有三尺遠，叉已及頸，

花沾唇唯有飛退！

她退得快，叉也追得快！

花沾唇全力急退，她已逼出了生命裏所有的潛能。

顏夕却發出一聲驚呼。

因爲她看見了柱子。

□　□　□

看見柱子自然沒什麼好驚慌的，柱子又不會殺人，但可驚的是，斷眉石回身擲叉，像一早已算準花沾唇的退路似的，花沾唇情急中全力退避，正好背向牌樓的石柱倒掠而去！

花沾唇發現時，背部已撞上了石柱！

她剛把猛撞之力卸去一半，鋼叉已至，她再也來不及閃，也不及躲，更來不及避！

所以她只有死。



她睜開眼，鋼叉就叉住自己的脖子，釘入柱中……。

連她自己也想不到，自己竟會這麼快就死，竟會死得這麼快！

□　□　□　□

她沒有死。

她閉上了眼，也可以感覺到臉頰一陣癢癢，想必是鋼叉釘入石柱時所交迸的星火，沾上了她的艷鬢。

她睜開眼，鋼叉就叉住自己的脖子，釘入柱中，叉鋒離自己的雙頰和頭側，決不到半分，就是差這半分，所以自己才沒有死。

她正想拔叉，忽聽斷眉石道：「你可知道你爲什麼還沒有死？」

花沾唇發覺了一個事實。

很可怕的事實。

斷眉石原來就站在柱子的後面，他說話時的口氣，甚至可以吹起自己的髮鬢，還帶一股腥味。

花沾唇覺得比死還難受。

她也立時明白了自己還沒有死的原因。

——斷眉石根本不想讓她死。

那是比死還可怕的事情！

花沾唇正想要不要自盡的時候，只覺腰間一麻，她身上的啞穴和五處穴道，都已被封。

然後，斷眉石自柱後慢慢踱了出來。

他慢條斯理的拔下了鋼叉，用手彈了彈叉鋒，然後問顏夕：「你爲什麼沒有走？」

□　□　□

顏夕沒有走。

因爲她看見簡迅被刺，花沾唇被擒，知道這兩人的遭遇將要比死還悲慘，這剎那她想走，可是又不忍走。

武林中講求「俠義」二字，有些事，是非做不可的，有些事，却是決不能爲的，就算她是女子也一樣。

所以顏夕暗吸一口氣，面對這魔鬼一樣的人：「我知道你很想我走。」

斷眉石仍在看他的叉鋒，只道：「哦？」

「因爲你喜歡看獵物逃跑，你再去把牠抓回來，慢慢弄死，這才能使你滿意，」顏夕的眼神和語氣要比手上的劍鋒更有劍氣，「就像貓抓耗子一樣。」

然後她昂然道：「我不是耗子。反正我逃不了。我不逃。」

斷眉石冷笑道：「你不怕我？」他這才抬頭，第一次跟顏夕照面。

這一望之下，他的眼睛似被吸住了，再也移不開，挪不掉，收不回來了。

對斷眉石而言，這絕非是驚艷。

因爲顏夕淸而不艷。

她在淸麗脫俗中又讓人感到心折，忍不住生起一種近乎虔誠的崇仰，但又發自心底的憐香惜玉。

他看花沾唇的時候，是一個男人，在看一個女人，但他看顏夕的時候，却似是一個少男，在看他所仰慕的女子。

誰都知道斷眉石是個怎麼樣的人。

他殺一個人的時候，絕對使對方只求死得快一些；他對付一個男人的時候，肯定可以使他後悔爲什麼要生下來；他折磨一個女人的時候，完全可以使她恨自己爲什麼是一個女人。

這種人只有獸性，沒有憐憫。

可是斷眉石現在彷彿還很有情懷。

「唉！」他居然發出了一聲嘆息：「果然名不虛傳。」

顏夕不明白他說什麼。

「看來這次洛陽城，我沒有來錯。」他說：「今晚我來大隱丘，更沒有決定錯。」

顏夕冷笑道：「說不定你待會兒就會後悔，這決定錯得有多厲害了。」

「我受妙手堂之邀而來洛陽。」斷眉石的眼睛像遇上了磁鐵，看了顏夕第一眼之後，一直到現在，仍是第一眼，因爲一直移不開視線：「我想未到回家之前，先領幾個大功，便決定提前趕來這兒一趟。我一路跟蹤這游家的走狗，他們還懵然不知。這次，我可是把小碧湖。兩大重將：簡迅和花沾唇，以及蘭亭的兩大要人：大夫人和洪三熱，先擒了回去，然後要會一會那個各方爭取的方邪眞。」

顏夕被他看得心頭涼颼颼的，只覺頭上雲湧月移，心中很有些驚懼，寒著語音道：「說不定你很快就會會上他了。」

「但我遇上你了。」斷眉石慨嘆地道：「我終於遇上你了。人說蘭亭池大夫人不是美人，但却能令美人都折服的麗人，這句話，倒令我心服口服。」斷眉石的結論是：「所以，從現在開始，你就是我的女人了。」

顏夕知道她自己所面臨的局面，恐怕要比洪三熱所面對的還要凶險得多，所以她儘管心中驚懼，但

洪三熱的「十三太保橫練」及時凝聚，霍然出手。

仍很冷靜的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不過，我還在這裏，手裏還有劍，你未必能勝得了我，縱勝得過我，我也可以死。」

她臉若寒霜地笑道：「所以，我不是你的人。肯定不是。決不是，絕對不是。」

斷眉石望定著她，好一會，才小心翼翼的問：「你的意思是說：你寧可死，也不會讓我得到你？」

顏夕冷笑道：「是。」

斷眉石似下了極大的決心道：「好，這幾人我就都放了，我只要你，你跟不跟我？」

顏夕斷然道：「不跟。」

斷眉石想了想，又道：「如果我戰得勝你，你立刻自絕，決不讓我得手，是不是？」

顏夕傲然地道：「你只得到一個勝利者，或者是死人，決不會是個戰敗的女子。」

斷眉石深沉地道：「可是你也別忘了，我還是可以得到你的屍體，爲所欲爲。」

斷眉石的說法令人髮指，這句話的卑鄙和恐嚇意味之濃，恐怕是顏夕一生所聽到的最無禮的話。

顏夕冷笑道：「反正人已死了，人在黃土下，一樣會受蟲嚙蟻噬、狼吻鼠咬，死人一無所覺，神魂都已灰飛煙滅，什麼來折辱我的屍體，只是折辱了他自己的人格，與我無關。」

斷眉石長嘆一聲：「好，好，好！」

他眼裏已流露出惋惜之色，「既然如此，我決不忍傷你一髮一毫，爲了讓你不死，我就不跟你動手，只希望你跟我交個朋友，我就心滿意足了。」

顏夕沒料到斷眉石竟會情癡若此，不動手相強，心中知道有必要暫時敷衍此人，便道：「蘭亭池家，一向有意結納武林豪傑，你若有誠意化敵爲友，不妨把他們的穴道一一解去，那就萬事好商量。」

斷眉石無奈地道：「好，你說的，我都依你。」遂走去花沾唇那兒，要解她身上的穴道。花沾唇眼裏露出又驚又懼的神色。

顏夕忽道：「慢。」

斷眉石回答道：「怎麼？」

顏夕瞥見花沾唇的眼色，頓時想起這斷眉石是有名辣手摧花的淫徒，花沾唇可能很不願意再給他沾上，而花沾唇也不是自己這邊的人，萬一在得脫後與斷眉石合力對付自己，豈不更爲凶險？這點倒不可不慮。

於是便道：「你先去解洪三哥的穴道。」

斷眉石聳聳肩道：「也無不可。」遂指指地上的洪三熱，笑道：「這賴在地上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鐵甲開山』洪三熱麼？」

洪三熱當然沒有應他。

斷眉石緩緩的俯下身去，要爲他解穴。

這時天上月色一暗。

一團烏雲，又把月裏罩其中，只露出銀光的鑲邊。

只聽斷眉石嚷道：「怎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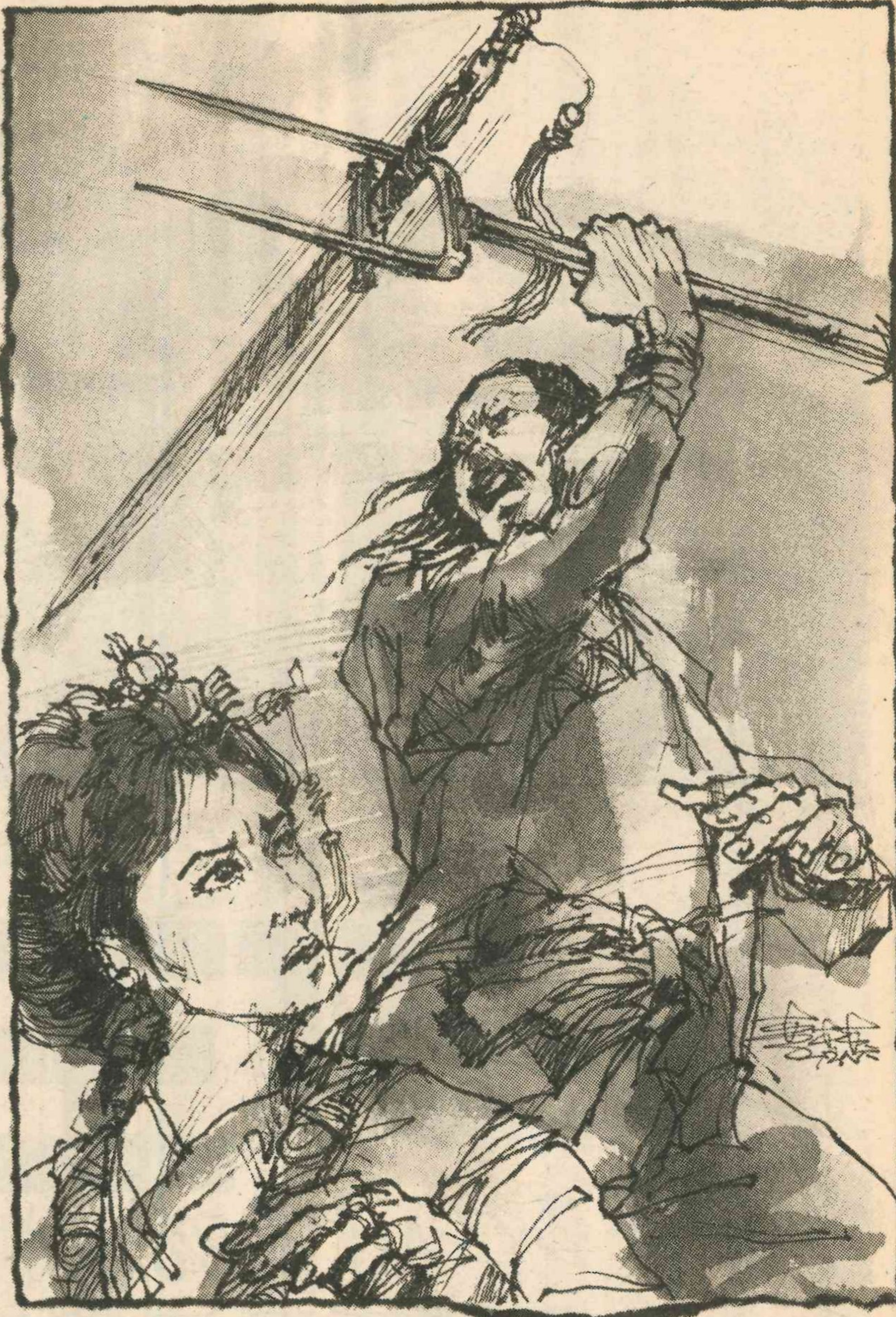
顏夕也是一悚：「怎麼!?」

斷眉石驚道：「死了！」

顏夕訝道：「什麼？死了!?」

斷眉石怖然回首，兩道淡淡的暗影又隱現在眼瞼上方，「他死了！是誰殺了他!?」

殺楚



顏夕沒來得及反應，斷眉石已扳飛了她手中的劍。

顏夕飛掠上前，俯身叫道：「三哥……………」

卻見洪三熱一雙大目，充滿情急張惶，正不住地向她眨動，顏夕心中一動，但這沒來得及反應，斷眉石已一叉扳飛了她手中的劍，在顏夕還沒來得及作出任何行動之前，已伸手連封她三處穴道。

顏夕的身子軟倒了下來。

斷眉石居然還以教訓的口吻道：「這個故事是教訓你，永遠不要以爲自己是個出色的女人，便可以把男人控制住。告訴你，沒有這樣子的事。」他嘆了一口氣又道：「不過，我實在喜歡你，你是個最讓我心動的女子。」

顏夕把頭一歪，撞向石階。

但斷眉石更快。

斷眉石一伸手，就封了她的廉泉穴和天寬穴。

顏夕登時連頭部都無法轉動。

斷眉石一笑問她：「你這想幹什麼？」

顏夕知道這是寧死不辱、自絕存貞的時分，再不猶豫，咬舌自盡。

可是斷眉石似乎洞悉了顏夕的意圖。

他比她更快。一彈指，就封了她的天容、顴髎、承漿三穴。

顏夕的上下顎立即像脫了臼似的，半點力氣也使不得。

斷眉石似在仔細端詳小動物垂死掙扎地問道：「你還有什麼法寶？」

顏夕連語言也說不清楚：「你鄙陋！」

「剛才我只是加點了那隻鐵甲烏龜的啞穴。」斷眉石淫笑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不封住你的啞穴？」

月亮又踱出雲層，像一個悠閒的白衣文士，但月光照在斷眉石的臉上，他的笑容令人不寒而慄。

他雖把意思說出來，不過只要一見他的笑容，場裏每一個不能動彈的人物，都知道他的意思。

他們現在才知道斷眉石的可怕。

別人的可怕可能是因爲心狠手辣、可能是因爲武功高強、可能是因爲口蜜腹劍、可能是因爲翻臉無情，可是，斷眉石的可怕卻不是這些。

斷眉石簡直不能算是人。

他只能算是一隻有原則的禽獸。

他的原則當然是：他不殺在正常情況下的人、不殺折磨得還未令他滿意的人、不殺被他強姦過的女子。

□　□　□　□

現在斷眉石已全面勝利。

他已一口氣殺了蘭亭池家四人、小碧湖游家八人，連眼也不多眨一下，並順便把另外蘭亭池家的四個穴道受制的人，一併封住啞穴。

而今蘭亭池家舉足輕重的人物，顏夕和洪三熱，都落在他手上，小碧湖游家的花沾唇和簡迅，也一樣在他掌握之中。

他大可爲所欲爲。

這時候，受制的簡迅、花沾唇和洪三熱、顏夕多想在一起合作禦敵，解決掉眼前這個可怕的魔頭，可是，他們現在都自顧不暇、動彈不得。

——人，爲什麼要在面臨危艱的時候，才想到合作團結的好處？而在平時爲什麼互相殘殺、相互傾軋？

□　□　□　□

——顏夕有沒有後悔？

——洪三熱有沒有後悔？

——簡迅有沒有後悔？

——花沾唇有沒有後悔？

如果他們能活得下來，把「後悔」的訊息帶到蘭亭、帶到小碧湖，「洛陽四公子之爭」是不是就可以平息？江湖是不是就可以不掀千丈浪？

人突然遇上了絕境，就會開始後悔他們平時絕不會感到後悔的事情，至少，也會思省平日他們決不會去思省的問題。

可是他們也沒有時間思索下去。

因爲他們聽到了歌。

□　□　□　□

一首淒落、悠傷而甜美的歌。

遠遠的傳來。

——他們等的豈非就是這個人？

——他們期盼的豈非就是這首歌？

歌聲近了，人還會遠嗎？

□　□　□　□

斷眉石笑了。

他詭異的眉毛又在額上映現。

「這就是你們所等待的人罷？」

□　□　□　□

下期待續



15

●温瑞安／著

●李轂摩／題字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斷眉石一舉擒下簡迅等人，忽然聽見有歌聲遠遠傳來，莫非這就是他們所要等的人？

■花落滿地

方邪眞唱着一首他心裏常唱的歌，就像想念着他一個古遠的回憶。

他每次哼起這首歌的時候，就想起從前的人，從前的事。

每當他想起這些，他就會用手去觸摸腕上繫着的絲巾。

藍色的絲巾。

他的手腕藏在白色的衣袖裏，除非是拔劍、舉杯、在牆上題詩等動作，不然，看見他腕上藍絲巾的人，也不能算多。

看見他的劍的，當然更少。

——雖然很有些人聽過他哼的歌，但有誰能聽出他的心聲？

他到底唱給誰聽，還是給自己聽？

有誰知道？

不過，方邪眞自己也不知道，就在這時候，有人正聽着他的歌：驚心動魄的聽着他的歌，肝腸寸斷的聽着他的歌，傷心欲絕的聽着他的歌。

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 □ □

方邪眞隨意的哼着一首曲子。

一首憂傷而哀怨的歌：

記起時正是忘記
懷念最濃時
沒有了懷念，只有再見
像海在最洶湧時
沒有了浪只有驚天動地的
寂寞。

他這樣哼唱着，眼裏的神色更是落寞。

他今晚是回得較遲一些，月已西斜。可是，他一生人都遲了，也不在乎再遲上一兩回了。

不知怎的，他唱着那首叫做「忘記」的歌，心中像被藍色絲巾繫着的手腕一般，覺得一股深深深深、深深深深的痛苦，和淺淺淺淺、淺淺淺淺的痛楚。

歌，還是要唱下去的，正如路，仍是要走下去；

日東昇。月西沈。我走下長長的山坡
爲了要上另一座自己也望不見的
山。或者就在這一刻
黑暗來時，漸漸吞蝕了我
我忽然想起
想起我是被想起者
並沒有被忘記
而我根本與你在一起
在一起一起忘記

方邪眞唱到這裏，忽然有一種很奇特的感覺。

他覺得有人在和着他唱。

只有風聲，葉聲，草聲，蜥蜴爬過石階的聲音，並沒有人聲。

——難道有人正在心裏唱着這首歌？

方邪眞一怔停步。

然後他就看見落花。

□ □ □

一朵生長在牌樓旁的海棠，正好萎落了下來。

花落滿地。

雖然在法門寺「通天階」旁的確種有不少花卉，但落在地上的花朵，絕對要比石階旁所植的花要來得更繁雜、更珍貴、更好看。

如果你種的是七里香，便不可能突然長出一朵紫丁香來。

誰都看得出來，這些花大部份都不是原本就長在這裏的，也不是自然掉落的。

方邪眞自然也看得出來。

他也看得出來這兒曾有戰鬥過的跡象。

他當然也看見那個在月下托着腮，臉露愁容，沒有眉毛的人。

所以當那個人一開口就說：「這兒剛剛發生過事情」的時候，方邪眞一點也沒有感到震訝。

他只是淡淡的點了點頭，就繼續向前走。

反而是那個沒有眉毛的人詫異起來了：「你不問我是些什麼人在此地打鬥？」

方邪眞漠漠地道：「什麼人在這兒打鬥，跟我又有什麼關係？」

沒有眉毛的人一怔道：「是沒有關係。」

方邪眞又轉身行去。

沒有眉毛的人急道：「可是，如果他們是爲你而打架呢？」

方邪眞反問：「我有沒有叫他們打？」

沒有眉毛的人只好答：「沒有。」

方邪眞道：「那麼，他們便不是爲我而打。而是爲了他們的目標、意圖、利益而戰，他們自己打了起來，又怎能說是爲我？」

沒有眉毛的人又答不出話來。

看來方邪眞又要轉身而去。

沒有眉毛的人叫道：「他們好歹也是因爲要爭取你才打了起來，你連他們是誰都不想問？」

方邪眞轉身微笑道：「我不必問。」

沒有眉毛的人奇道：「爲什麼？」

方邪眞道：「因爲有人會告訴我。」

沒有眉毛的人問：「誰？」

「你。」方邪眞悠閒地道，「你在這石階坐了那麼久，如此豈不就是要等我來，告訴我這些！」

沒有眉毛的人愣了半晌，才嘆了口氣道：「我現在才知道，爲什麼『洛陽四公子』都要爭取你了。」

方邪眞這才問道：「爲什麼？」

沒有眉毛的人說：「你有沒有聽過楚漢相爭，大局未定之時，謀士蒯通如何分析韓信的地位？『君助漢則漢興，助楚則楚霸，自立則可南面稱王，三分天下。』閣下之才，大有此勢。」



沒有眉毛的人詫異問道：「你不問我是些什麼人在此打鬥？」

方邪眞只一笑道：「我不是韓信。」

沒有眉毛的人道：「爲你打架的人，是蘭亭池家和小碧湖游家。」

方邪眞道：「中國人的家族有你就有他，有我就有敵，自己人打自己人，打了千數年了，仍然在打個不休。」

沒有眉毛的人道：「可是這次爲你而打的都是兩家的精英。」

方邪眞剔起一邊眉毛：「譬如說？」

沒有眉毛的人道：「豹子簡迅。」

方邪眞道：「石階有七、八個淡淡的足印，若不是簡迅，洛陽城中有誰能夠藉一點之力，掠身攻向敵人，再退回縱階上借力再攻，這種『蜻蜓冲霄』的輕功，再沒有第二人能使。」

沒有眉毛的人側頭看去，果見石階上有幾個淡淡的足印，既不是泥印，也不是濕痕，只是簡迅飛騰借力時，在石階上刮落一點點的痕迹，不細看是絕看不出來的。

沒有眉毛的人道：「還有洪三熱……」

方邪眞道：「當然是他。」

沒有眉毛的人忍不住問：「爲什麼？」

方邪眞用手向牌樓下的石板一指道：「洪三熱使的是七駁軟柄槍，你看這地上劃的花紋，要不是洪三熱的臂力，誰弄得出來？」

沒有眉毛的人不禁問：「那麼還有誰？」

方邪眞眼光瞄著地上的花：「當然還有花沾唇。」

他頓了一頓，又道：「池家還有一個人。他是乘轎子來的。」牌樓下仍端端整整的停放着兩頂轎子。如果不是池日暮，就是池大夫人，想必是其中之一。」

沒有眉毛的人吁了一口氣，終於發現方邪眞也有不確定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他們都到那裏去了？」

方邪眞手按劍柄道：「我不知道，也不關心。」

沒有眉毛的人道：「你可以不關心他們，但你不能不關心令尊和令弟。」

方邪眞一震道：「他們……」

沒有眉毛的人道：「這就是池家和游家請你的方法：既然請不動你，只好先把令尊大人請了過去。」

方邪眞怒道：「這算什麼？」遂又平伏：「池日暮不是個很心狠手辣的人，他不會這樣做。」

沒有眉毛的人道：「可是你別忘了池日暮有個軍師叫做劉是之。」

方邪眞道：「就算是，游玉遮的謀士顧佛影也決不是把好事辦成惡事之輩。」

沒有眉毛的人詭笑道：「也許這件事進行的時候，顧佛影完全被蒙在鼓裏呢。」

這次輪到方邪眞忍不住問道：「他們現在在那裏？」

沒有眉毛的人笑了。

「你終於還是要問我了？」

他勝利了。

——只要方邪眞肯問他，下面的計劃，自然就可以順利進行了。

他雖然還不會跟方邪眞動手，但已知道方邪眞肯定要比洪三熱、簡豹子、花沾唇加起來都難惹。

而且難惹得多了。

□ □ □

他一得意，額上又隱現了兩道詭異的眉毛：「你想問我他們在什麼地方？」

方邪眞居然搖首。

「我只要問：你是誰？」方邪眞的目光劍一般似的望著他：「我只要知道你是誰，便可以找到我要找的人。」

沒有眉毛的人忍不住問：「爲什麼？」

方邪眞道：「因爲我看得出來，池家和游家的人都沒有成功，但却給你或你們的人得了手。」

沒有眉毛的人臉露詫異之色，但他心境却很愉快：他就是要方邪眞那麼猜，他果然就那麼猜了，當一個人以爲他處處都猜得對的時候，定必感到很滿意，很滿意的時候，定必很有信心，正當最有信心的時候，就難免會有一點兒疏忽，只要有一點疏忽——

就得死。

一個自作聰明的人往往就是最笨的人。

所以沒有眉毛的人很有信心。

他有信心自己一向都能把握到敵手一絲微兒的疏忽，從來不會失去讓對方致死的良機。

儘管他心裏非常滿意，嘴裏仍訝異地道：「你猜對了，所以你要問我是誰。」

方邪眞忽道：「現在，我已不必問。」

沒有眉毛的人奇道：「爲什麼？」他在方邪眞面前，似乎只剩下了問「爲什麼」的份兒。方邪眞道：「因爲你衣襟上的徽號已經告訴了我。」

沒有眉毛的人衣袖旁綉着小小的二枝橫斜五朵金梅。

方邪眞道：「你是『女公子』葛家的人。」

沒有眉毛的人立時好像被瞧破了身份，吃了一驚的樣子。

武俠 殺楚

方邪眞道：「因爲你也是個人才，也是高手。」

他觀察着沒有眉毛的人的表情：「『千葉山莊』除了女公子葛鈴鈴和她的小表妹葛想想之外，稱得上高手的，就只有莊裏精擅『大泄神功』的司空總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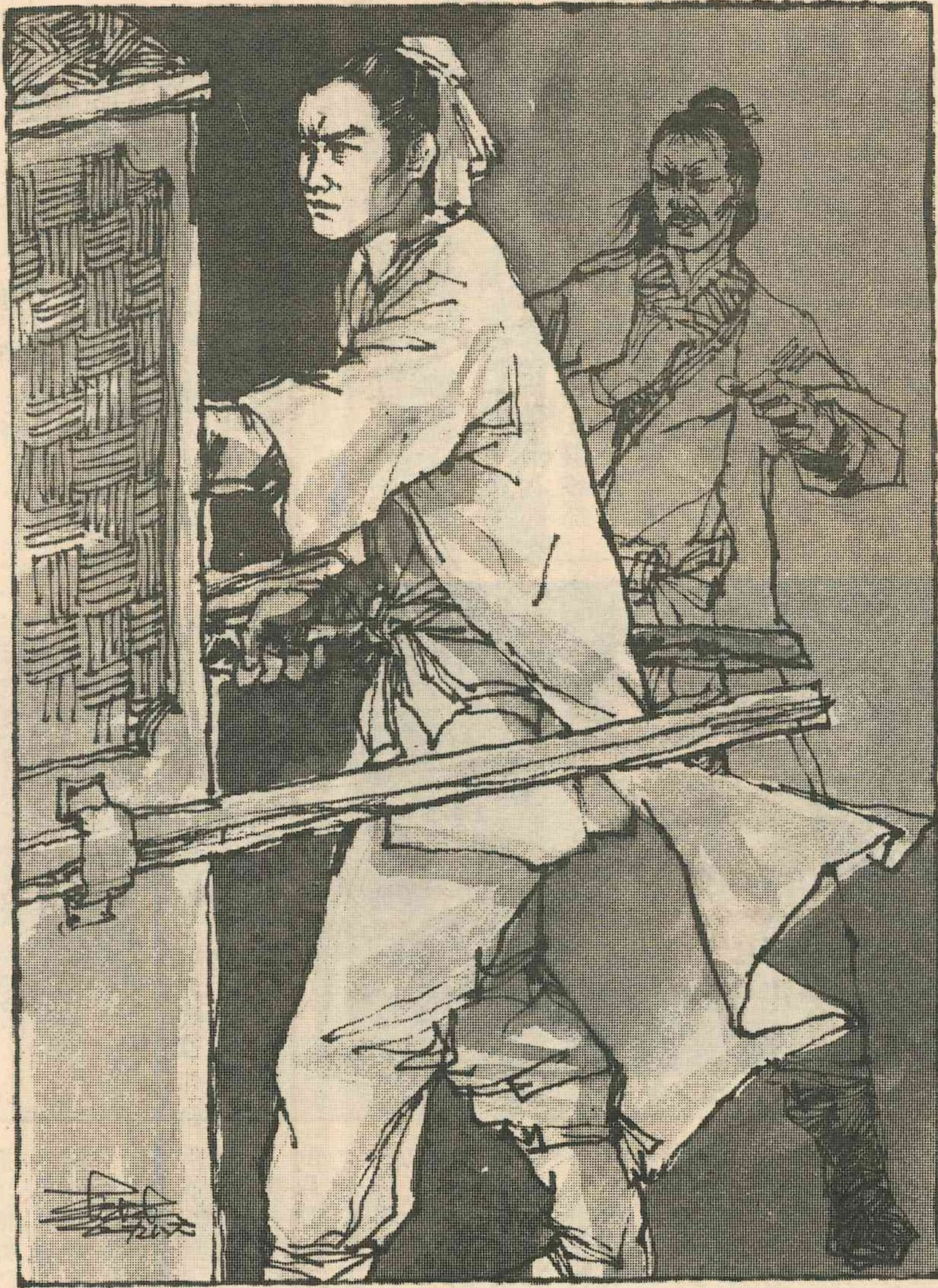
他一字一句地道：「你是高手，也是人才，所以，你必然就是司空見慣。」

沒有眉毛的人先現愧色，然後赧然乾笑道：「好眼力！我就是司空劍冠。」

□ □ □ □

「千葉山莊」的老莊主葛寒燈逝世後，把繼承燈火的重任交給葛鈴鈴，唯一能將「千葉山莊」的繁瑣雜務、大小事情都料理妥當的，便是當年曾在武林中以「大泄神功」稱絕一時，復又曇花一現，投靠葛家的司空見慣。

司空見慣原名司空劍冠，因音相近，江湖上人人都稱之爲「見慣」。



方邪眞走向轎子，然後掀簾……。

葛寒燈死後，「千葉山莊」更顯凋零，許多好手一一離散，高手他投，只剩下這名司空見慣仍耿耿忠心，鞠躬盡瘁，依然留在葛家效命。

司空見慣在武林中，是出了名的好人。

這也可能是致使「千葉山莊」在近年來沒有什麼進展的原因，至少，在「洛陽四公子」的勢力中，葛家是最弱的一環。

因爲一個太好的人，通常都不能算是強人。

「強人」的特色是：遇強愈強、遇挫更強、以強凌弱、弱肉強食。

這些「特色」司空見慣也許都沒有。

所以方邪眞一旦得知他眼前的人是司空見慣之後，手也就離開了劍柄，然後才道：「現在你只要告訴我，這兒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就可以了。」

沒有眉毛的人搔搔腦袋嘆道：「看來，什麼都瞞不過你了。池家的大夫人和洪三熱挾持了方老伯和令弟，經過法門寺前，被游家的簡迅和花沾唇攔截，交手了老半天，忽然，來了個石老么——————」

方邪眞「哦」了一聲道：「斷眉石老么？」

沒有眉毛的人道：「天下還有那個石老么？」

方邪眞道：「以前倒有個石老么，是個武官，聽說淮南派便是因爲他太過橫行霸道，出手管了，才會與鳳尾幫結怨的。」

沒有眉毛的人道：「那只是個小角色而已。」

方邪眞道：「對。這個斷眉石是有名的棘手人物，他的『傷天叉』固然可怕，但他要殺一個人，往往連叉也不必動，對方就已經死定了，也就是說，他殺人的手法，比他的絕門武器還要絕。」他似乎有點憂心忡忡的道，「而且，我還聽說過此人就是最近崛起江湖上一個神秘殺手組織的領袖之一。」

沒有眉毛的人詫然道：「殺手組織？可有名目？」

「我也弄不清楚，」方邪眞道：「只知道他們有一個非常籠統的名字，就叫『秦時明月漢時關』。」

沒有眉毛的人皺眉道：「秦時明月漢時關？」

方邪眞忽把話題一轉：「斷眉石可有加入戰團？」

沒有眉毛的人忙把話題接了下去：「他是『妙手黨』的人，當然會出手了。」

方邪眞眉心一蹙道：「他若出手，只怕簡迅、洪三熱等都決非是他敵手。」

沒有眉毛的人道：「不過，就在這時候來了個七髮禪師。」

方邪眞笑道：「七髮來了，有他的成名暗器『心細如髮』和奇門兵器『袋袋平安』，只怕游家的人可以反敗爲勝了。」沒有眉毛的人笑道：「却是恰好蔡旋鐘也來了，他的九尺七寸長劍，把七髮禪師逼出丈外，並尅制住石老么的尅神叉，幾人苦戰不休，結果誰也沒有討好，一路打到大隱丘後山去了。」

方邪眞剔眉笑道：「所以你就在這裏撿了便宜？」

「那有便宜可撿！我只是留下來保護方老爹和方小弟。」沒有眉毛的人受了委屈似的道，「游家、池家、回家都不是蠢人，他們自也派出高手來刼走人質。」

方邪眞道：「他們自然都不是司空見慣之敵。」

沒有眉毛的人道：「故此我也放倒了十二個人，就掩在草叢裏。」

方邪眞更正道：「是十三個人，不是十二人。」

沒有眉毛的人無奈地道：「反正你都看出來了，却可知令尊和令弟藏在那裏？」

方邪眞一笑道：「當然是在轎裏。」

沒有眉毛的人發出讚嘆道：「你實在是個聰明絕頂的人！」

方邪眞走向轎子。

然後掀簾。

沒有眉毛的人打從心裏樂了出來：

———這個自以爲聰明的人，將會爲自作聰明付出代價！

下期待續



斷眉石往背後偷襲時，方邪眞同時已出劍。

撫劍的少年
重現江湖！
温瑞安新作
「殺楚」推出！

殺楚

毅摩書

16・
・温瑞安／著
・李毅摩／題字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沒有眉毛的人眼看方邪眞走向轎子，掀開轎簾，心裡暗樂。這個自以爲聰明的人，將爲自作聰明付出代價。

■當轎簾掀開的時候

方邪眞一掀簾子，就看見他絕對不可能想到會看見的事情。

轎子裏有人。

不是方父，也不是方弟。

而是一個女人。

一個美艷的女人。

唇紅得像五月的山花，十月的山火；顴豐頰潤，本來應該是一個令人迷惑而握有權勢的女人，但她的眼色却是羞憤而可憐的。

因爲她身無寸縷，不該被男人看到和該被男人看到的地方，都露了出來，袒開無遮掩。

這胴體之美，足令人窒息。

轎裏堆滿了花，都不及一寸柔肌。

花瓣襯著充滿彈性的胴體，美得像一幅令人遐思而使人犯罪的畫。

方邪眞沒有想到轎裏是一個女人。

一個這麼美艷的女人。

他並不認識這個女人。

他呆了一呆。

沒有眉毛的人就在這刹那間，發動了他蓄勢已久的一擊！

□　□　□　□

世間有很多事情是必須也應須要付出代價的：自作孽是是一種，自以爲是是一種，自作聰明也是一種。

自以爲能把人騙倒亦是一種。

□　□　□　□

斷眉石的叉刺向方邪眞背後的同時，方邪眞同時已出劍。

深碧的劍。

劍光映照了轎中女子的花容。

轎裏的女子是花沾唇。

在她眼中羞憤的淚光裏，映起一片高潔的劍光。

□　□　□　□

方邪眞的白衣上，灑落了幾點鮮血。鮮紅的血跡在銀色的月光映照下，像幾點灰褐色的苔痕。

斷眉石的身形一個玉蟒怪翻身，急起金鯉倒穿波，同時展蜉蝣點戲水，已消失在黑暗裏，只聽遠遠傳來恨極了的聲音：「方邪眞，秦時明月漢時關，不改青山不解恨，你等著瞧………。」

方邪眞緩緩的收起了劍。

然後忽然咳嗽起來。

幾點血迹，洒在衣襟上，幾不起眼。

——縱然剛才濺在他衣衫上是暗算他的人之血，但而今沾在他袖襟上的，却肯定是他自己的血。

□　□　□

方邪眞長吸一口氣，再度掀開簾子，轎裏的女子睜著一雙驚懼而羞憤欲絕的眼，也望著他。

方邪眞深覺得這情形很讓自己有一種相當動心的心動，他立刻道：「這是情非得已，我要跟你解穴。」

那女子不能動彈，也作不得聲，只能眨了眨她那漾著淚光的大眼睛。

方邪眞脫去白衣衫，輕輕披在她胴體上，那女子眼裏驚惶之色稍減，眼淚像珍珠兒般地掉落下來。

方邪眞閉上眼睛，道：「請恕冒犯。」伸手迸點，他眼睛雖已闔上，但穴位已認準了，雖隔著袍子，觸手肌膚仍覺柔膩嫩滑，花香襲鼻，心頭也不禁泛起了一絲漣漪。

方邪眞幾下「隔袍認穴」，花沾唇已「嚶嚀」一聲低呼，方邪眞情知穴道已衝開，自己再在轎前，這女子恐更羞愧無言，即掩上轎簾，走向另一頂轎子。

——剛才那頂轎子裏，竟有一個赤裸裸而美艷的女人，現在這頂轎子裏會有什麼？

前面會有什麼？掀開前程的「簾子」會見到什麼？這些豈不是在人生路程裏一直想尋求的答案？



他看清轎裡的容顏時，全身一震……。

——如果方邪貞知道了簾子後的答案，而且也知道這答案後的代價，他是不是還是要去掀簾子？

誰知道？

□□□□

他根本不相信斷眉石的話。

打從斷眉石開始說話起，他就不準備信任這個人。

爲什麼他會防範這個沒有眉毛的人呢？他也說不上來，是全憑他的直覺而已。

眞正有闖蕩江湖翻過風浪的人會知道，有時候，直覺要比判斷力還要管用。直覺往往已包括了先天的敏感和後天的經驗，正如野獸的嗅覺一樣靈敏。

方邪貞也不知道這沒有眉毛的人是誰，但卻能肯定對方要對付的是他，這一點一旦確定，饒是斷眉石千變萬化，巧言令色，也一樣起不了任何作用。

方邪貞便故意墜入了他的圈套中，而且故作聰明，故意似中了他的彀。以爲他是千葉山莊的人，而且就是司空見慣，老父和小弟就在這兩頂轎子中。

他知道埋伏就在這兩頂轎子裏。

他有意誘引這沒有眉毛的人出手。

——只要對方一出手，他便可以判斷其人究竟是誰，而且，他也會立時還擊，將之格殺。

可是，轎子裏的景象，還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不知是因爲美色，還是太過突然，他雖有備，但仍是一怔，這一怔之間，對方已然出手，他也立時出劍。

——原來竟然就是斷眉石！

斷眉石受創，立時撤走，當機立退，功敗求存，不愧爲一流殺手！

斷眉石雖吃了方邪貞一劍，但方邪貞也帶了傷。

——斷眉石老么，果然名不虛傳！

——只是，他又會在第二頂轎子裏搞什麼花樣呢？

是以，方邪貞在掀簾的時候，已全有了心理準備，就算是萬箭齊發、百獸齊鳴，甚或有五十個沒穿衣服的女子，他都決不爲所動。

結果，他比掀第一頂轎子的時候，更加動容。

□□□

他把轎帘一掀之後，初時沒有什麼，雲破月穿，他遂而看清楚了轎裡的容顏，全身一震，臉色白得跟月兒一樣，「嘩」的一聲，他的手不禁一鬆，轎帘便落了下來，他的身子搖搖顫顫，退了一步，又再退了一步。

他的白色長衫已披在花沾唇的身上，身上穿的是一件淡綠色的中衣，腕上綁著一條淡藍色的絲巾，他穿白色長衫時，有一種說不出的飄逸，但現在更有一種說不出的瀟洒。

只是，他現在臉上的神情，跟「瀟洒」全沾不上關係。

他像受了極大的創痛似的，臉肌也抽搐著，好一會才平伏下來，又過了半晌，像是要獨力平定自己的情緒，更吸了一口氣，才道：「果眞是你麼？」

轎裏沒有人應。

方邪貞忍不住又問了一聲：「阿夕，是不是你？」語音又抑壓不住激動。

轎裏還是沒有人回應。

只聽「颼」的一聲，第一頂轎裏已自閃出一條婀娜多姿的人影，掠入花樹草叢裏。

方邪貞這才省起，轎裏的人極可能也是穴道受制。

方邪貞深吸了一口氣，問：「阿夕，你是不是穴道受制？」

轎裏沒有人應。

方邪貞立即知道自己多此一問了。顏夕如果能走動，怎會不走出轎外？如果她能說話，怎會還不回答，他立即想掀開轎帘，替顏夕解開穴道，可是，他卻又在月下躊躇起來。

「阿夕，要眞的是你，你爲什麼會在這裏？」方邪貞望著轎帘，嘆道：「這恐怕是我最怕知道的答案。」

他一說完，就出手。

隔著轎帘，五指揮彈。

然後他就回身，負手仰望遙遙的月色。

月在天邊。

人呢？

心呢？

□□□□

人就在他的背後，已掀開帘子，那柔荑就撂開了帘子，人還在轎裏，目光落在方邪貞的背影上。

月色漠漠，誰都沒有說話。

——方邪貞在想什麼？

——顏夕又在想什麼？

他們的心境，像忽黯忽明的月色？還是像忽聚忽散的浮雲？像滿地的落花？還是像石階上沉寂的古廟？

就在這時候，古寺裏傳來鐘聲。

空空——

空空！

鐘聲悠遠迴盪，把人生裏許多不甘成空和不願落空的意旨，都敲成了暮鼓晨鐘，百年易過，世事一夢，也許方邪貞心裏在想：他在此時此地見著顏夕，是不是夢？或許顏夕心裏也在想：她在此時此境遇見方邪貞，是不是猶在夢中？

既有夢，就有夢醒。

既有夢醒，就成空。

武俠

殺楚

——世上有些希望，經不經得起一再落空？世間裏有些傷，能不能在心裏一再嘗？

就在這時候，洪三熱已大步踏了過來，攔在顏夕和方邪眞之間，大聲叫道：「大夫人、你……你有沒有受傷？」

方邪眞的背影突然一震，似受了一記重擊。

顏夕道：「三哥，我有些事情，要跟……這位方公子說說，好不好請你先去看看穴道受制的弟兄們？」

洪三熱剛給花沾唇解開了穴道，便過來保護顏夕，生怕她爲方邪眞所傷，此刻聽顏夕那麼一說，只覺更不放心，說：「這小子也沒安著好心眼，我還是在這裏的好。」

顏夕急了：「三哥，你先離開片刻，可好？」

洪三熱道：「我先走了，誰來保護你啊？」

顏夕可耐不住性子，跺足道：「你走開！」顏夕從來沒有這麼大聲向人斥喝，連洪三熱也怔了一怔，慌了手脚，一時不知怎麼好。

方邪眞忽道：「大夫人，如果沒什麼事，我就告辭了。」

顏夕省起自己的失態，遂向洪三熱道：「之多，煩你就先迴避一下可好，我與方公子有要事商談。」

洪三熱再也不敢抗逆，嘴巴虛懸懸的張開着，喉頭裏悶聲道：「是，是。」

顏夕轉向方邪眞道：「我不知道是你，我眞的不知道是你。」她臉上閃過了一陣想笑，但又似哭的神情，「我，我還準備送一大箱書給方少傑，就在轎裏……沒想到果眞是你，却是你！」

方邪眞淡淡地道：「你以爲是誰？」

顏夕情切地道：「我問過，可是他們說，你左手腕上沒有翠玉鐲，只有藍絲巾。」

方邪眞緩緩舉起了左手。月色下，他的衣袖徐落在臂上，露出了手腕。

他的手腕特別瘦小，腕骨突露，予人一種文秀的感覺。

他的腕上繫著一條藍色的絲巾。

他用右手解開了絲巾。

絲巾到了右手，左腕部赫然有一圈玉鐲。

精緻小巧的翠玉鐲！

他仍是沒有轉過身來，所以看不見顏夕眼中泛起的眼花。

顏夕顫聲道：「一點伶仃翠玉暖。」

方邪眞漫聲道：「一襲深情蝶衣輕。」

洪三熱這時瞪瞪方邪眞、望望顏夕，這時才知道離開，大步跨了出去，一張大臉都煨焦了似的。

顏夕道：「你……你還保留著它！」

「我時時把它帶在腕上，這藍絲巾也是你的，當日我險險戰勝『鐵石心腸』四大名劍，手腕傷了，你就爲我繫上這條絲巾……」

顏夕心弦震動，昔日方邪眞在「十萬大山，白衣飛躍」決戰「閃電神劍手」鐵碎柔、「劍神」石劍垂、「神劍」一心上人、「香梅毒劍」斷腸老尼的種種情景，還有和自己的種種宿緣，心懷激盪，只聞方邪眞道：「可是你那襲蝶衣一舞君亦狂呢？」

顏夕道：「……在的。」

「衣在。」方邪眞緩緩回首，眼神奇特，望著她道：「人呢？」

顏夕哽咽道：「方謝謝，你……」

「我不是方謝謝了，」方邪眞冷峻地道：「你也不是阿夕了。」

「我仍是阿夕。」顏夕道：「可是你爲什麼要把名字改了？」

「我本來就是方邪眞，我不要人謝我。」方邪眞眼裏流露出一種說不出的悲哀，「這世上誰又分得清什麼是邪？什麼是眞？誰才是邪？誰才算眞？」

「謝謝……你——」

「你現在已是大夫人了，也不是顏夕了。」方邪眞冷峭的道：「大夫人名動江湖，人人都知道蘭亭池家能夠成爲一方之雄，便是因爲大夫人的手腕高、眼光準、面子夠，我倒是失敬了。」

「謝謝……」

「大夫人還有什麼吩咐？」方邪眞特別有禮地道，「大夫人要是沒有什麼吩咐，我可有事，要告辭了。」

顏夕忽然平定了情緒。

她要平定情緒的時候，本來波瀾起伏的情緒，就突然平定下來了。使自己在感情的波濤中平靜下來，不是件易事，奇怪的是，感情脆弱的女子，却往往做得更加決然。

她說：「方公子，你既然知道我是蘭亭池家的大夫人，當然也知道我今晚的來意了？」

方邪眞倒沒想到顏夕平靜得如此之快，微微一怔，眼色掩抑不去一抹失落：「你要我加入池家，爲你們效命？」

「不是。」顏夕「恢復」得令人意外的快，「是請你引導我們池家，走向昌盛正途。」

方邪眞道：「那是你們池家的事，我沒有興趣，也不想捲入江湖是非裏。」

顏夕道：「你已經捲入了。」

方邪眞道：「我可以抽身。」

顏夕道：「可是你身在洛陽，怎可不管洛陽事？」

方邪眞決然道：「我明天就要離開洛陽。」

顏夕一震，道：「你眞的要走？爲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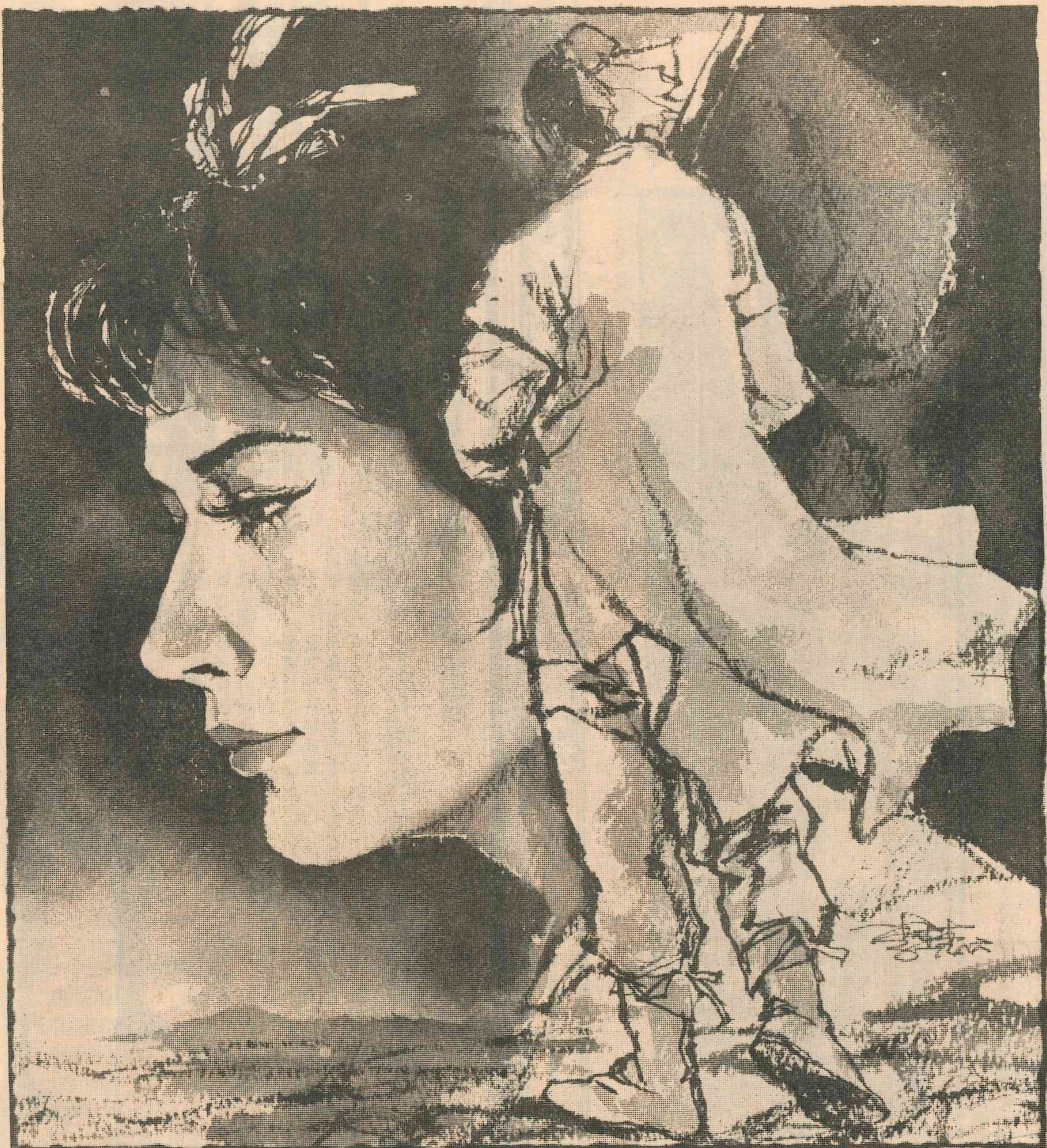
「我還沒見到你之前，已下了這個決心。」方邪眞道，「現在見到了你，仍是這個決定。」

顏夕苦澀的一笑：「你就不肯爲我改變決定？」

「我一生都爲你改變了，我現在不想再爲你作任何改變。」方邪眞望着月色道，「何況，不是你自己在要求我，而是你爲了池家，才會求我。」

他一字一句地接道：「你一向都不是個肯求人的女子，一向都不是，一生都不是。」

下期待續



「我不是今晚才受傷的。」方邪眞依然沒有回頭。

殺楚

16・

・温瑞安／著
・李毅摩／題字
・李林／插圖

《前情提要》

方邪眞問道：「妳那襲蝶衣一舞君欲狂呢？」顏夕道：「……在的。」「衣在。」方邪眞：「人呢？」

◉星星◉晶晶

方邪眞說完了那句話，轉身便走。

□　□　□　□

看到他轉身而去，顏夕想喚住他，却成了一個千呼萬喚的無聲。要留住一個人，需要理由，顏夕覺得自己沒有理由，而且，也失去了理由。

顏夕忽然想到了一個看來合理的理由。

「你受傷了。」她望著方邪眞衣衫上的血迹，找到了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石斷眉是妙手堂的人，你這樣走，很危險，何不到蘭亭去。先把傷養好再說？」

「我不是今晚才開始受傷的。」方邪眞依然沒有回頭。

顏夕當然也聽得懂他那句話的意思。

比起當年自己對他的傷害，他現在身上的那一點傷，着實不算什麼。

洪三熱大步跨過去，他要截住方邪眞，一面向顏夕道：「大夫人，要不要把這廝留住？」

「不必了。」顏夕疲乏的搖首道：「他要走，便誰也留不住的。」

洪三熱垂下了手，心有不甘的瞪著方邪眞。

月色下，簡迅在袖手看着，像一頭月下溫文的豹子。

花沾唇却不在了。

——她是因爲羞憤，還是因爲不想在這裏多待片刻？抑或是另有任務，所以才沒留在這兒？

□　□　□　□

顏夕沒有留住方邪眞。

當她見到這個人便是方邪眞的時候，她就知道這是個留不住的人。

正如當年他也沒能留得住她一樣。

她離開他的時候，她以爲自己難以活得下去，方邪眞也再難有快樂。

可是，這些年來，她還是活了下來。而且，只要自己不主動去記起往事，其實活得並不苦，一樣可以愉悅。一般正常的人生裏，只要不去難爲自己，實際上也沒有太多的事情可以難爲自己。衡量出什麼事情是自己可爲的、什麼事情是不可爲的，想該想的事、不想不該想的事，每天給自己一個小成功，可是並不貪功，跟身邊的人相處愉快，平常人便可以自求多福了。

不是平常人則不同，命運會迫使他們走向不一定是他們意願的多風多浪的路。

有段時候她因爲斬斷了這段情，以爲一輩子都難以忘記，不過，多年下來，她明白了的確是終生不忘，但無法相忘不等於自己不會有新的記憶。

她想過死，但人只要那一段想不開的時候能夠撐過來，便可以活得下去。

她知道他恨她。

——可是他了解自己的苦衷嗎？

顏夕在回蘭亭的路上，坐在搖晃的轎子裏，覺得自己彷彿是一個沒有魂魄的幽靈，元神已不知跌盪到那裏去。

記憶裏的世界和未來的世界都一樣，一個只能在回想時感受，一個只能在想像中揣測，可是，只有現在的一切，才是眞眞正正的存在，而且正影響著過去、改變著未來。

○　○　○　○

剛才方邪眞所看見的人，眞正才是改變他的心境、影響他的信念、粉碎了他的憧憬的女子。

他離開了法門寺，沒有立即回去。

他像個失去軀殼的魂魄，到處閒蕩著，直至月漸西沈，他才回到茅舍。

他是千頭萬緒，但決定只有一個。

無論如何，他準備先離開洛陽再說。

因爲對他而言，洛陽已不止是一個是非地，而還是一個傷心地。

在這個地方，不管做什麼事，可能都會引起是非；無論下怎樣的決定，都教人情以何堪。

他決定離開。

離開了再說。

武俠

殺楚



他的手指強烈地顫抖著，兩個無聲無息的人從後面出現。

——在離開前，他要先赴一趟相思林。

他雖然跟追命並沒有深交，可是他也不希望這個人被七髮禪師的袋子罩住了頭，蔡旋鐘的劍刺穿了心臟，斷眉石的鋼叉叉住了咽喉。

他跟斷眉石交過手。

交手僅一招。

在這一招裏他已很清楚的知道：斷眉石是個可怕的殺手，追命要獨力應付他也頗費周章，若再加上蔡旋鐘和七髮大師，就算是「四大名捕」中的大師兄「無情」親至，也一樣應付不來。

他可不想追命胡里胡塗就死在洛陽。

他喜歡這個朋友。

有的人相交雖淺，相知却深。

他更希望追命能偵破孟隨園的血案。

孟隨園是個清廉正直的好官，他被放逐，已是天道不公，更何況在充軍的路上全家被殺，如果「四大名捕」不主動着手追查，又有誰敢得罪誣陷孟太守的勢力，開罪許多握有重權的朝廷命官，甚至甘冒被武林同道、黑白二道人物狙殺的奇險，來辦理這件無頭血案？

江湖上，有些事，只要妄插一足，便有殺身之危；官途上，一樣有的是風波險惡，只要妄參一語，很容易便招來滅門之禍。

「四大名捕」曾受天子御封，可不必稟明求批州縣地方官員，即可着手明查暗訪，必要時就地緝犯，格殺兇徒，如果追命都查不出這件案子，或遇到了什麼不測，孟隨園案更加沉冤莫雪了。

方邪眞想起當日自己也曾與孟隨園有過「淵源」，受過他的「恩惠」，他當然希望也盡一分力：——可是洛陽不可留，他也不想再插手江湖事。

——只希望追命能順利破案。

故此他決定在未離開洛陽前，先去小碧湖相思林看看，而他今晚，就要向老爹和小弟告別。

——老爹和小弟想必都睡着了，這樣喚醒他們，豈不讓他們受到驚嚇、感到曉寒？不如等日出再談罷。不過，日出的時候，自己就要離開了，趕到小碧湖去。

方邪眞決定只留下書柬，稟告老父，以讓他釋懷就是了。

當面告別，可能只惹傷情。

留下字條，反而可作爲「證據」，他日推辭苦纏不休的「洛陽四公子」時，也好有個交代。

方邪眞決定悄悄離去。

就在他回到茅舍的時候，就目覩他一生裏，最影響他的過去，改變他的未來，粉碎了他的一切的事情。

□　□　□

茅舍裏一片凌亂。

門已倒塌，竹籬亦被推倒，方靈弱小的身子掛在削尖的竹籬上，至少有七、八支竹子刺穿了他的身子，顯然是在他翻籬要逃走時，兇手把他瘦小的身子大力壓在竹尖上，血注入竹裏，泥土都凝成瘀紅的固塊。

方邪眞眼都紅了。

他衝進屋裏。

然後他陡然靜止。

他看見方老爹。

方老爹死得比方靈更慘。

屋裏的一切都是凌亂的，所有的衣服、雜物、農具、桌椅、篋櫃都被掀翻，方老爹就倒在灶鍋上，

鍋上盛滿着水，水還冒着餘煙，鮮血染紅了他白花花的鬍子。

方邪眞紅了眼，衝上前，伸出手，觸及方老爹的屍首，想碰，而又不敢碰。

他的手指強烈的震顫着，人也在顫抖着。

就在這時候，兩個全無聲息的人，像耗子一般的在衣堆和雜物堆裏冒現。

他們無聲無息的逼近方邪眞。

這兩人一個提着鑌鐵禪杖，杖上嵌着戒刀，是兩種奇門兵器的合璧，另一個執九耳八環鋸齒刀，至少重有五十斤，在他手上拎來，輕若無物。都是奇門兵器、絕門武器。

更可怕的是他們的出手。

他們並不馬上使用手上的兵器。

而是用空着的一隻手，一揚之下，打出星星點點。

使戒刀的打出紅星。

用刀杖的撤出藍星。

一剎那，滿天星，亮晶晶。

滿地星星，也亮晶晶。

□ □ □ □

兩旁景物倒退，顏夕覺得很悲哀。

見着了他，才知道她在這幾年，並沒有忘記他，只不過把他藏在心底裏，心靈裏的一個更秘密的深處，也許只有在醒來便完全記不得的夢裏才會浮現。

她覺得方邪眞見着了她，竭力要裝得冷漠高傲，但其實已被徹底擊毀、完全擊碎。

她多想告訴他，她離開他的眞正原因。

他用當年她替他裹傷的藍色絲巾，圍在手腕上，遮去了他戴着她送的翠玉鐲子。

他送給她的蝶衣，她一直都珍藏着，當然，那是舞蹈時穿的衣衫，不適合在平時穿，可是，當日他在十萬大山力戰鐵、石、心、腸四大劍手後，她替他裹傷，用藍色的絲巾，他却替她揩汗，用的是斷落的衣袖，還笑她：「哭什麼？我命福兩大，這點傷還死不了，看你額上都急出了汗！」

她記得在那時候想：哎呀不好了，讓他看見自己急成這個樣子，一定很不好看的了……自己趕快別過頭去，不讓他看，却不小心按在他的傷處，他「唷」的一聲，自己心都疼了……

她突然掀開簾子，探頭出去，問正策馬護在車旁的洪三熱：「三哥，你知不知道方公子住的地方？」

洪三熱楞了楞，道：「知道。」

顏夕道：「你知不知道怎麼走法？」

洪三熱大聲道：「知道。」

顏夕道：「我們即刻去一趟。」

洪三熱振奮地道：「好，我們去宰了他！」即喝令剩下的四名手下，改道而行。

在車座跌盪、呼吆馬嘶之際，顏夕默默自袖中抽出了一片白布，上面還隱現幾點褐色，那曾經是方邪眞昔日鮮紅的血迹。

——這次他離開後，我就再也見不着他了……

——就算我不能讓他明白，我也要告訴他，當日我爲什麼要走……

——至少也要讓他明白，他腕上繫着我的藍絲巾，我袖中也藏着他的白袖衫。

□ □ □ □

方邪眞在悲慟和狂怒中，驟然受襲。

這種突襲，絕對要比三百支箭一齊向他射來更可怕十倍！

就算他在悲憤中，也記得江湖上極其厲害的殺手組織，除了「秦時明月漢時關」之外，還有「神不知」、「鬼不覺」，和「暗器王」秦點，以及「滿天星、亮晶晶」這些可怕人物！

「神不知」和「鬼不覺」是兩兄弟，這兩人的輕功神出鬼沒，但各行各路，決不互動，是對頭冤家，當日若不是他們兩人維護貪官惡宦吳鐵翼，就不會使追命大費周章、大傷腦筋了。「暗器王」秦點一出，名聲已掩蓋了以暗器成名的蜀中唐門，與無情的「明器」成爲二水分流，雙峯並峙，一時瑜亮。

「滿天星、亮晶晶」則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一群人裏，都是一流暗器高手，也各練就自己的獨門兵器，他們的暗器，一如他們的兵器，都是沾不得的。

誰沾上一點，就像被最毒的蛇咬在眼珠子上；誰惹上他們其中一個，就像是他頭埋在馬蜂窩裏。

江湖上的漢子，雖然膽大，但誰都要名、也誰都要命。

所以誰都不敢得罪「滿天星、亮晶晶」。

至於誰是「滿天星、亮晶晶」的領袖，誰也不知——有的人說是一個男的，叫做「滿天星」，有的人說是一位女的，叫做「亮晶晶」。

誰都不知道他們究竟是誰、到底是誰。

可是方邪眞却在他最悲慟的時候，遇上了襲擊。

至少有兩個「滿天星、亮晶晶」。

方邪眞霍然返身的時候，已看見滿天星。

亮晶晶。

□ □ □ □

趕去大隱丘的馬車被截住。

馬嘶鳴，風吹來外面的對話聲。

顏夕一看，月下只見洪三熱和數人正在對話，其中一個，雖然神情有點焦慮，但這樣看去，還是優雅文秀，格外的好看。

那公子一見顏夕探首出車外，喜忭忭的呼道：「大嫂。」

顏夕見是池日暮，心中頓生親切的感覺，道：「你來了，正好。」

池日暮道：「我見大嫂遲遲未歸，生恐出了意外，剛好七髮大師已經趕到，我請動他一起趕來接應大嫂——」

顏夕打斷道：「我沒事。我要趕去方家。」

池日暮遲疑了一下，道：「嫂子的意思是……」

「我沒有危險的，」顏夕堅持道：「你們可以不去。」

池日暮從剛才洪三熱那番不清不楚的轉述裏，約略瞭解了情形，略一沈吟，當下便道：「那不如我們一道兒去。」

顏夕點首道：「那也隨你，不過，我有話要跟方公子說。」

「當然，事情由大嫂處理，我不過問。」池日暮忙道，遂而吩咐洪三熱調派來援的二十四名蘭亭子弟往方家進發。

顏夕心神恍惚，突然覺得在黑影幢幢中，有兩朵火炬般的眼神在逼視著自己。

她不禁抬頭。

目炬隱去。

那是一個穿著大紅袍的苦行僧，額上燒著六個戒疤，身材魁梧，留著短如松針的薄髮，背上揹了個大口袋，眼睛已望到別處。

他就在黑衣黑馬黑披風的「黑旋風」小白的身邊，想來他就是「百袋紅袍，七髮大師」了罷。顏夕忖思：

怎麼他剛才看自己的眼神竟如此洪熾？

這時車隊浩浩蕩蕩的出發了。

顏夕沒有再想下去。

她只是想快一點見到了方邪眞，早一些跟他說明一些事情。

她知道在人生裏有些事情，無論怎麼解釋，都解釋不清楚的；有些事，只要遲一步，即成天涯；又有些事，無論人事怎麼安排，都勝不過天意的一個疏失。

她更是急急要見方邪眞。

□ □ □ □

方邪眞拔劍。

仗劍往最多「星星」的地方衝去。

下期待續

殺楚

17.

溫瑞安／著
李轂摩／題字
李林／插圖

轂摩書

《前情提要》

顏夕只想快一點見到方邪眞……
方邪眞……
方邪眞拔劍。
仗劍往最多「星星」的地方衝去。

■碧劍藍星

星星雖亮，但照不清人的一生裏許許多多的風霜。

可是當人生世相裏的繁霜落盡，剩下的是不是只有星光，自那天的盡頭，依然燦亮？

那璀璨而寂寞的星光。

顏夕的心隨星光。

曾經是那朶星光濕熱了她的臉、她的胸膛？怎麼忽然漸行漸遠漸無書，忽然又如咫尺天涯，那麼近得不返？

□　□　□　□

方邪眞衝向星星。

星星四散。

劍光却在這時候揮起。

深碧的劍光，彷彿一縷銷魂、一抹相思，但迅即轉爲殺氣。

萬物皆死的殺意。

他的劍一起，敵人鬚、眉、衣、履盡碧。

星星都吸在他深碧的劍身上。

劍色更碧。

碧劍上嵌了星星點點，閃爍着晶藍。

他的劍一揮出，不但散發着極大的殺傷力，而且還凝發出極強的吸力，那些亮如星星的暗器，如鐵遇磁，全黏在他的劍上。



深碧的劍光迅即轉爲殺氣，萬物皆死的殺意。

只有一枚例外。

這一枚星星，自方邪眞剎然返身應敵時，才無聲無息的閃了出來，混在那一大堆星星裏，閃耀着清純的藍光，並無絲毫特出的射向方邪眞！

在方邪眞拔劍、星星都像長鯨吸水一般貼在碧綠的劍身上之際，那一點星星，突然加快，飛打方邪眞的咽喉。

這時候，鐽鐵禪杖上的戒刀、九耳八環鋸齒刀，已攻了上來。

深碧的劍更碧。

一室皆綠。

血濺紅。

血是從那使九耳八環鋸齒刀的漢子身上湧出來的，他揮舞着大刀，一連七八九個旋轉，飛跌出竹籬外，再也沒有起來。

深碧的劍一沾上了血，神奇似的亮麗了起來，如果它本來像一個獨守深閨的女子，而今就似一位容光煥發的少女！

可是那一點星星，也在此時飛到方邪眞的咽喉，這時距離已是極近，這一小點星星驟然發出尖嘯，用一種快到不可思議的速度疾射而至，而且藍芒陡然成了厲芒。

方邪眞發覺的時候，暗器已近咽喉不及一寸七分！

他連忙一個大仰身，腰脊像陡然打斷也似的，星星險險擦過他的咽喉，微微劃過他的右耳耳垂，飛入茅屋內進的茶灶裏去了。

那使鐽鐵禪杖嵌戒刀的猱身撲來，想在此時置方邪眞於死地。

方邪眞手上的劍却突然碧芒大盛。

本來黏在劍身上的星星，都一齊「炸」了開來，疾射向那使鐽杖戒刀的人身上。

那人大叫。

叫聲充滿了恐懼。

從來只有他用這種暗器去對付人，他萬未料到有一天他會成爲被這種暗器對付的人。

他一面叫一面退，可是有兩枚「星星」已射入他的嘴裏。

他立刻就失去了聲音。

而且身上馬上嵌滿了星星。

他倒地的時候，方邪眞左手往耳垂一摸，還好，耳垂只刮破一點點表皮，並沒有見血。

可是他的劍已刺在灶底層。

劍拔出來的時候，血就跟著激噴出來。

然後他返身面對一束柴薪。

柴薪蓬然向他劈頭劈面罩來。

那數百十枝新砍舊伐的柴枝，全沒頭沒腦的打了下來，裏面還挾著幾個小星星。

藍色的小星星。

幽藍如夢。

柴薪裏的人一推出了那些柴枝，立刻如一溜煙，一個旱地拔葱，轉落飛鷹搏兎，施展八步趕蟾，玉蟒翻身，輕登巧躍，一口氣施燕子飛雲縱，掠出茅屋，直要飛越竹籬，忽見月色下，一個身著淡綠中衣的人，持著翠色的劍，劍光斜指地上，手腕上繫著淺藍色的絲巾，微蹙著雙眉，沒有看他，但肯定是在靜觀他飛掠出來。

劍寒足令人夢醒。

他的人在半空中，一顆心立時沈了下去。

——方邪眞果然比傳言中更難對付！

□　□　□　□

方邪眞嘶聲道：「你爲什麼要殺死他們!?」他這句話的時候，身子劇烈地顫抖著。

那人道：「因爲他們是你的親人。」

方邪眞的身子顫動得更厲害了：「是誰叫你這樣做的!?」

那人道：「誰給銀子，我們就殺誰。」

方邪眞猛抬頭，眼睛赤紅，厲目若電，盯住那人道：「你是滿天星，還是亮晶晶？」

那人語音低沈的道：「我是你的煞星。」

這一句話一說完，那人就出了手。

方邪眞也出了手。

他反手出劍，刺向背後！

後面陡發出一聲慘嚎！

有一個人，黑衣黑袖短衫褲、打裏腿、絹帕包頭蒙臉，一身全罩青黑色的油綢子布衣，原已貼近背後方邪眞四尺的距離，正要動手，方邪眞已一劍刺

中了他，沒入了他黑黝黝的衣內，隨着方邪眞猛然拔劍哧地噴濺出血珠子！

可是方邪眞立時也感覺到一股極爲可怖的大力，往自己的背後襲來！

方邪眞立即知道自己犯了個錯誤。

——逼近背後的人雖是好手，但不是攻擊的主力！

他飛躍而起，金鯉穿波、一鶴冲天同時展出，中途改換身法，狡兎翻沙、金蟾戲水、轉蜻蜓三抄水，如神龍遊空，煞是好看！

他掠起得快，但聽轟的一聲，自己原來站的地方，已被擊了一個大窟窿，他背部突然一挫，忙練氣調元，心潮子午，硬把五臟受震之傷強自壓下，猛抬頭，驀見星星點點。

星星飄過，一共七顆。

每顆由微光，遽變作厲芒。

方邪眞忽然知道這施放「星星」作暗器的人是誰了！

——在「滿天星、亮晶晶」的殺手組織裏，有一個重要的人物，就叫做「飛星子」，他擅使「一手七星」，名爲「七星伴月」，炸開來就像夜空中的煙花，足令人「燦亮而死」，根本無從閃躲。

據說，這是飛星子自蜀中唐門高手唐月亮的絕門暗器「夢裳」中得來的靈感，再加以改良、研製，而「滿天星、亮晶晶」這種用暗器的組織，近日來甚囂塵上，連蜀中唐門也爲之黯然失色。

飛星子就在眼前，飛星子也逼進了面前。

方邪眞沒有退縮的餘地。

他只有拚，拚著活命。

他向天看了一眼，天仍黑沈一片，他只看了一眼，劍上的光華立盛。

他彷似人劍已合而爲一，綻放出慄人的深綠，遙指向飛星子，似是隨時就要飛身出襲。

飛星子一見方邪眞劍遙指向自己，立即全神戒備，暴喝一聲，七顆飛星，立時爆開，炸出星星豆豆。

可是，這些千百點璀璨的星花，明明躍空而起來，忽成了無力的花瓣，萎然落地。

因爲飛星子的臉門，就在這一剎那間裂開，裂成兩半！

他在這一剎那間失去了生命。

本來安全而全力攻擊的暗器，也失去了力量，紛紛落地，如一地殘紅。

□ □ □ □

方邪眞人仍在原處，

只聽一陣稀落的掌聲。

「好劍。」有人沙嗄的說：「好劍法。」

方邪眞回頭。

他知道這是剛才予自己背後一擊的人。

他也知道這人雖一記擊空，自己已飛躍閃過，但仍被掌力餘波掃過，五臟六腑已離了位，這種掌力，除了當年「六分半堂」裏的雷動天，武林之中已沒有幾人能使。

他更知道在他與飛星子對峙的時候，只要這人再出手，自己就很難在被轟成飛灰和被飛星釘成刺蝟間作出選擇。

飛星子的臉門在剎那間裂成兩半！

——這人是敵是友？

——若是友，爲啥剛才要暗算而震傷自己？

——若是敵，爲何適才他全力對付飛星子時，他又不出手？

方邪眞確定了一件事：

無論是敵是友，這人都極難對付。

他緩緩的回過身去。

他回身的時候，很謹愼、很小心、也很淸楚他的每一個細微的動作，都無破綻可尋。

○ ○ ○ ○

他回過身來，就看見在曙色未現、月色未落、夜色最濃、寒意最甚之處，有一個人。

一個巨大的人。

他的存在，就像一株神木。

一株被雷殛過而不死的巨木。

「我是回萬雷。」這人以沙啞的口音，說得很慢，像殘舊而銹蝕的鎖鍊在沙石地上拖曳著，「我是你的敵人，我是來殺你的。」他一開始就表明了他的身分。

方邪眞看著他，就像看著一記驚雷。

他已不算矮小，站在一群人裏，他絕對瀟灑出群。

但他只及回萬雷的腹部。

方邪眞這樣抬目望去，竟覺得有些暈眩。

他立刻發問。

問了一句最重要的話。

「我爹和小弟，是不是你殺的？」

「都一樣。」回萬雷沙啞的道：「誰殺都一樣，你都快要死了，無論誰殺死他們，對你而言，都沒有分別。」

「只有一件事有分別。」回萬雷濃濁的語音道：「你，則必須由我殺死。」

他重複：「我必須親手殺你。」

方邪眞問：「爲什麼？」

回萬雷眼中閃過跟方邪眞近似的怨怒：「小絕是我的子侄。我比回堂主更疼他。」他咧了咧嘴，像一個樹洞，只剩下幾個又黃又黑的牙齒：「我看你不順眼。幾個世家都在拉攏，你還眞以爲自己上了架子，那裏都沒看上眼！我們當年創妙手堂，不知吃盡多少苦，受盡幾回氣，才有今天的地位，你算老幾！我就看你不起，我要殺了你！」

「你剛才沒有把握時機，把我殺死，」方邪眞道：「那是你自尋死路。」

這句話說完，方邪眞就發動了他全力全身全心全意全神全面的攻勢。

向回萬雷。

■行雷與閃電

殺死回萬雷！

而且必須以最快的速度、最少的時間殺死他！

自己如想不死，就必須要殺死回萬雷。

就算自己死了，也必須要先殺回萬雷。

因爲回萬雷極可能就是殺死爹爹和小弟的凶手。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殺掉回萬雷。

可是自己已沒有了時間。

天旋、地轉。

至少有三個回萬雷，在自己身前：而回萬雷越長越高，高大如喬木：雷轟電閃，他似乎已化成了旱雷，不斷的轟炸自己手上的電劍。

回萬雷當然只有一個，他也不可能高大如巨樹，他更不是雷神。

但是惡狼爲什麼會走進自己的心肺裏？鋼針爲什麼會刺進自己的腦髓裏？意志爲何碎裂如瓷？

那是中了毒的現象！

究竟是那一掌，還是那一點「星星」？也無暇分辨！

必須速殺回萬雷！

除此無他！

——方邪眞在全力發動攻擊時，這樣地想。

□ □ □

這人怎麼這樣狠、這樣狂、這樣拿命不當命!?

自己的「五雷轟頂」，隨時可以把他轟成千百片，可是自己每一次醞釀暴雷，尙未成形，劍光已至！

劍光如電。

電光永遠閃在雷鳴之前。

電劍引發了雷震。

自己的「五雷轟頂」，每一次都只好提前發了出去！

提前發出的雷，聲勢遠不及蓄勢而發的雷轟，可是雷動每一次都是被逼發、誘發或引發，這使得自己的雷功越來越散、越不易凝聚。

可是，現在自己已數雷擊虛，再這樣下去，眞氣就要耗盡，罡氣就無法凝蓄。

更可怕的是，這個年輕小子，脚步浮搖，指東打西，劍法游移不定，而身法也跟蹌不已，有一次居然還挺身捱了自己半道雷殛。

這是什麼身法!?

這是什麼打法!?

□ □ □

黑旋風小白趕在車隊的前頭，在顏夕之前、池日暮之前、洪三熱之前。

當小白發現前面有火光冲天的時候，已促馬全力衝刺。

他一旦發現在火光中有兩條激鬥的影子，立時就站在鞍上，所以比誰都瞧得淸楚。

原來方邪眞的住處，已成了一片火海。

火海前有兩個人正作殊死戰。

他看見雷鳴電閃，兩個人都倒了下去。

一個崩倒如千年的巨木。

一個像一道折斷的電。

這兩個人他都認識。

一個是妙手堂回家的回萬雷，一個是百邀無功的方邪眞。

這時候，又有兩道人影飛掠出來。

一掠向回萬雷，扶起來。

一掠向方邪眞，一槍刺落。

黑旋風小白大喝一聲，「不許殺人！」那人一怔，槍還沒有刺下去。

顏夕即伸出頭來疾問：「什麼事？」小白道：「方公子受傷了，有人要殺他。」顏夕情急地道：「快救他。」但車隊離出事的地方至少有三、四十丈遠，小白飛身三起三落，仍有二十丈的距離。顏夕急道：

武俠



殺楚

「他不能死。」池日暮向七髮禪師一點頭。這時連洪三熱也打馬狂奔，要急截住那人下毒手，可是又怎來得及？

那人已一槍刺落。

地上的方邪眞却勉力翻了翻身，槍刺空，再刺。

七髮禪師的眼睛突然睜大，發出火焰一般的光芒。

他在身前懸掛的口袋裏一掏，竟掏出一把小弓。火紅色的小弓。

他反手往髮上一拔，然後搭箭。

他的「箭」竟是一根頭髮。

奇怪的是他短髮裏竟隱伏了這麼一根長髮。「嗖」的一聲，這根頭髮射了出去。

頭髮居然給他拉成一條直線，不知是因爲太細還是火光太耀眼之故，髮已離弓，就再也難以辨認了。

可是那使鈎鐮槍的人忽然撫臂，大叫一聲，那攙起回萬雷的人，似急速的說了幾句話，也扶著這使槍的人，施展輕功，飛掠而去。

七髮還要張弓，池日暮大喝道：「不必了！救人要緊！」

小白這才趕到。

地上的回萬雷，還有那兩個來得快去得也快的人，都不在了，地上只剩下了方邪眞，還有一具少掉半邊臉的屍體，左半身子已沾着了火。

顏夕也探出了車來，她看見方邪眞倒在地上，皓白的手腕還帶着她的翠玉鐲子，一時情急，俯身下去，只顧搖着他悽切地問：「方謝謝、謝謝，你醒醒，你醒醒……」

池日暮一看，退了一步，皺起了眉頭。

七髮禪師忽沉聲道：「大夫人，他並沒有死，他只是中了毒。」

顏夕乍驚還喜，忙向七髮禪師道：「大師，你救救他，請你救救他。」

七髮禪師退後一步，有點躊躇的道：「這……」

顏夕轉向池日暮，眼中盡是情切的哀求。

池日暮乾咳了一聲，向七髮禪師道：「大師，煩你出手相救。」

七髮禪師俯身把脈，又解開衣襟按按方邪眞的前胸，再翻轉過來，細察他背後的傷，搖了搖頭，又搖了搖頭，發出一聲喟然長嘆。

顏夕滿目是淚。

方邪眞雙目緊閤，臉色青白，不省人事。

七髮禪師萎然地徐立起來，向池日暮低聲道：「公子，請過來細議。」

七髮禪師身上的衣袍、頭上的短髮、眼裏的厲芒，被火光一映，都現出奇異的幻彩：「你眞的要救方邪眞？」

池日暮被問的怔了一怔，道：「大師何有此問？」

七髮禪師合什道：「自來煩惱，由人自招，公子要殺方邪眞，大夫人跟方邪眞只怕還有些塵緣未了，公子此舉會不會是自尋煩惱？」說罷用一雙異烈的眼神，望着池日暮。

池日暮被他這一說，再一看，心頭掠起好一陣子的紊亂，竟不敢面對這奇僧的眼神，好一會才道：「不管如何，方少俠是我們極需要的奇才，我們不能見死不救。」

七髮禪師笑了笑，慈和地道：「救了他，日後他仍未必爲公子所用，假如現在把他置之不理，我們也不算殺他，但他却是死定了。」

池日暮沉吟道：「大師的意思是說他不該救？」

七髮禪師垂目道：「救與不救，全憑公子定奪。公子是中興昌大池家的明主，貧僧唯公子之意是從。」他低眉垂眼的時候，立即殺氣全消，變作一修行深厚的高僧。

池日暮咬一咬唇，道：「且不管他加不加入我們池家，至少不會與我們爲敵，有他在，至少對回、游、葛三家有威脅。」

七髮嘆了口氣：「公子眞的要救活此人？」

池日暮忽然聽出七髮禪師話裏的意思，喜道：「大師的意思是：方少俠的傷，仍然可救？」

「他其實傷得並不重，」七髮禪師低聲道：「回萬雷的『五雷轟頂』，殺傷力雖大，灼傷了他幾處，但他都把要害躱過，而且必然修習過『子午心潮』、『煉氣調元』的內功，護住心脈所傷不入肺腑，只是肝肺出血，並不損及經脈，他昏倒是因爲着了飛星子的暗器，貧僧仔細看過，他左耳邊垂被劃開了一層表皮，並未見血，飛星子的『七星伴月』，見血封喉，方少俠以爲沒事，但『七星伴月』何等厲害，縱未見血，只要血氣運行過速，仍必致暈眩、產生幻覺，久持必倒——」

池日暮一則爲喜，一則爲憂，「大師的意思是說：他能救活……？」

「傷得重與不重，方少俠自己也未必知道，公子何不領一次人情？」七髮禪師徐徐地道：「如果公子眞的是救人，要被救的人感恩圖報，何不先把他送回蘭亭再說？」

池日暮恍然道：「大師高見。」

七髮禪師道：「這就是我請公子借一步說話的原由。貧僧在大家面前就說他傷重，但公子一力懇求相救，貧僧就盡力而爲……這種情形，待會兒當大夫人面前，不妨就這樣搭配一下，可能有利於日後行事，公子以爲如何？」

池日暮笑道：「大師處處爲我着想，我得大師強助，如虎添翼。」

他們回到場上，顏夕已迫不及待，池日暮當着衆人的面，跟七髮禪師爭求一番，七髮才勉爲其難似的嘆道，「唉，方公子先着了回萬雷的『五雷轟頂』，又被飛星子淬毒暗器『七星伴月』所傷，要治好他，只好要耗五年的功力，轉注其身以及要傾盡貧僧所剩下的三顆『九轉還魂丹』，才能望有微効。」

顏夕見七髮禪師答允相救，意即方邪眞活命有望，自是歡喜，池日暮便道：「大師莅臨敝舍不過半天，就要勞神耗力，在下欠大師這個厚意，當銘記於心。」

顏夕聽了一陣感動，道：「大師恩重，他日我們定當圖報。」

於是一行人等，救熄了大火，然後把方邪眞扶上馬車，往蘭亭的方向馳去。

□　□　□

然而在遠離火光映照不到的葦塘裏，還伏着兩個人。

其實有三個人，只不過這巨靈神樣般的人，已躺了下去，身上有七道傷口，仍在冒着血。

這兩人的其中一人，正替回萬雷搽着藥膏，包紮傷口。

另一人便是回百響。

他看着火光映照下遠去的車隊，咬牙切齒，他的短柄鈎鐮槍就壓在左膝下，他右臂上沿着血迹，一根鋼線般的髮絲，穿過了他的右臂，他並沒有將之拔出。

他旁邊的人問：「四總管，你的傷要不要緊？要不要先把暗器起出來，再搽些『萬年斷續』？」

回百響冷沉地道：「不必了。七髮禪師的『一髮神刺』，是不能拔取的，一拔則傷血脈，非要等過七天之後，髮刺自然軟萎，才能取出敷藥。這實在是個棘手的傢伙！」

他身旁的疏鬚漢子道：「剛才只要再多一下子，就能殺了方邪眞，可惜……」

回百響哼了一聲：「蘭亭池家的人這次幾乎傾巢而出，還加了個七髮紅袍，看來他已叛離千葉山莊，改投池家了，我們再下殺手，只怕也要折在這裏，爲區區一個方邪眞，值得麼……」

他遙望已燒成一堆殘燼、冒着焦煙的廢墟，喃喃的道：「更何況，我們的目的已經達成，不過，哼，哼，要我掛這道彩，池老二該怎麼賠償呢！」

下期待續

殺楚

18．溫瑞安／著
：李毅摩／題字
：李林／插圖

（題字：毅摩書）

《前情提要》

回百響遙望冒著焦煙的廢墟，喃喃的道：「……哼！要我掛這道彩，池老二該怎麼賠償呢！」

■夢裡的飛星

方邪眞醒來是兩個時辰之後的事。他自一片焚燒的火海中輾轉掙扎，突然醒了過來。

他醒來的時候，荷香陣陣，鳥驚喧。

焦葉形的窗戶之外，是一段矮欄杆，跟著六尺多深的廈簷，帶出一片圓形的走廊，約莫二三十丈長，廊外是紅蓮綻蕊、翠蓋浮波的蓮池，淸風送爽。

書案上放著兩支三明小蠟台，紅燭頃已燒剩殘蠟，屋中陳設雅潔，房裏十分寬敞，頂樑子還吊有琉璃燈；自己就躺在竹榻子上，側邊有一座小灶，上架著小銅壺，下面濺著星火，似乎燒得很旺。

方邪眞一旦醒來，就知道自己沒有死。

方邪眞覺得一陣昏眩，耳際還有點癢癢。

——那一點流星劃破了他的耳際，他的生命也幾乎滑出了蒼穹。

活着不是一件快樂的事，但死也不是。對方邪眞而言，快樂是他過去的紅粉：顏夕，平靜是他現在的知音：惜惜。

他不認爲自己有未來。

可是現在忽然見到過去向現在走近。

因爲他從紗窗見到一個麗影。

一個姍姍的人影。

人停在房門前，丫嬛替她推開了門，那聲「呀」的一聲，單調而無驚喜，但在晨光裏，却出現一個宜嗔宜喜的人、乍嗔乍喜的臉。

□　□　□　□

——就是這張臉，令人夢魂牽繫。

——就是這個人，使他失去了自己。

他看到了這張淸水樣般的臉靨，第一件事却是失想起了火。火海。

死在竹柵上的方靈。

死在沸鍋裏的老爹。

那一片毀屍滅迹的火燄。

那個像雷殛不死神木般的巨人。

顏夕見他坐起，臉上漾起歡驚的喜意，「你醒來啦？」婢女手上還托着一個銹金的盤子，盤子上還放着一個白瓷藍花的盅子，裏面浸綻着藥香；顏夕的神色很高興，但一對眸子，却有些紅絲，顯然這一夜間，她沒有休息過。

方邪眞開口就問：「我爹爹呢？」

顏夕一楞，下了極大決心似的，對他搖了搖頭。

方邪眞語氣極冷，「小弟呢？」

顏夕也咬着唇搖了搖頭。

方邪眞沈默了片刻，再問：「回萬雷呢？」

顏夕道：「重傷，有人把他救了回去。」

方邪眞好一會才道：「我的劍呢？」

顏夕忍不住搖手，忍不住把手搭在他繫着藍絲巾的腕上。

然後她省覺到，撫娑着絲巾，然後還是縮回了手。

「你的傷未好，你不能去。」

方邪眞只是再問了一句：「我的劍呢？」

顏夕幽幽嘆了一口氣：「你還是以前一樣的脾氣。」

方邪眞站了起來，顏夕吃驚地道：「你要幹什麼？」

方邪眞漠然道：「沒有劍，我也一樣能去。」

顏夕道：「你要幹什麼？」

方邪眞道：「報仇。」

顏夕道：「你能不能不去？」

方邪眞也不等她答覆一逕往門外跨去。

顏夕道：「你找誰報仇？」

「一切有關這個陰謀的人，所有參與殺害爹爹和弟弟的人。」

「可是……你只有一個人，傷毒未好，就要去妙手堂，這不是報仇，而是送死！」

「誰說我現在要去妙手堂？」方邪眞道：「一個人要眞正的報仇，可以等一年，可以等十年，可以等到最好的時機，最適當的時候；一個人如果急着要殺死仇人，那不是報仇，而是洩憤。」

顏夕頓感放心：方邪眞在此時此際仍能理智，這點若換作是她，自問也不一定能做到。「那麼……你要去那裏？」

「相思林。」

「游家？」

「小碧湖。」

「爲什麼？」

「爹爹已經死了，小弟也被牽累；」方邪眞道：「我還有一個朋友，現在可能在相思亭上作殊死戰，命在旦夕，我不想連他也喪失性命。」

顏夕驚異地道：「你是說追命？」

方邪眞已走到門前，門仍然敞開著，外面長廊荷塘，幽雅如畫，心中不禁一陣隱痛：想這些年來，她住在這兒，算是天上人間了，這些美景雅閣，大概也出自她一手佈置的罷？他却人在陋巷，連跟他一簞食、一瓢飲的老父和小弟，竟都橫遭毒手！

他這樣想著的時候，心中被無名的怒火和莫名的感覺交織著，沒有回答顏夕的話。

顏夕却仍然把話說下去：「洛陽四公子，千方百計，重金厚聘，威迫利誘，你都不肯相助於一指之力，可是，你跟追命只不過才見過一次面，你明知他是七髮禪師、蔡旋鐘、斷眉石等人非剷除不可的對象，你仍是要爲他賣命！你……！」

方邪眞淡淡地道：「我怎麼樣？」

顏夕道：「你一點也沒有變……你還是那樣的脾性！」

「這句話你剛才已經說過了。我風流成性、浮萍一般的不安定、不求聞達、孤芳自賞……」方邪眞道：「不錯，我還是老樣子，我仍然會對人死心塌地做傻事，只要我心甘情願不惜灑盡一身熱血……這些當日使你離開我的壞脾性，我倒一樣不缺。」

顏夕看著他、看著他、看著他好一會才道：「你眞的以爲我是因爲這樣才離開你的嗎？」

方邪眞摸摸耳垂，看看天色，道：「我不知道，我走了。」

顏夕道：「你爲啥不披上長衫才走？」

方邪眞循她手指處看去，只見西牆的竹椅椅靠上架著他那一件白衫，他這樣看去的時候，忽然想起當日很多他和她在一起的情境，他覺得十分震詫：老爹和小弟剛遭人毒手，他怎麼還會想起這些往日纏綿，過去傷情的事？

他拿起白衫的時候，才發現衫子下就是斜倚著那把劍。

滅魂劍。

他把劍拿在手裏，彷彿久違了的愛人，回到他的懷抱裏。

奇怪的是在這時候，他忽然想起惜惜。

□　□　□　□

他在要走出門檻的時候，忽然停住了腳步，問：「你眞的要我加入蘭亭池家？」

「不。」

這答案出乎方邪眞意料：「爲什麼？」

「因爲這的確是個是非之地。而且是一個極大的陷阱，誰掉進去，都以爲自己在佈下天羅地網，其實已成了網中人還不自知。」顏夕道：「這兒不適合你，裏頭的人都瘋了，沒瘋的人爬不出來，除非瘋子才會想進去。」

方邪眞觀察著她：「爲什麼你先前又希望我加入？還親自跑到大隱丘來遊說？」

「因爲我先前不知道你就是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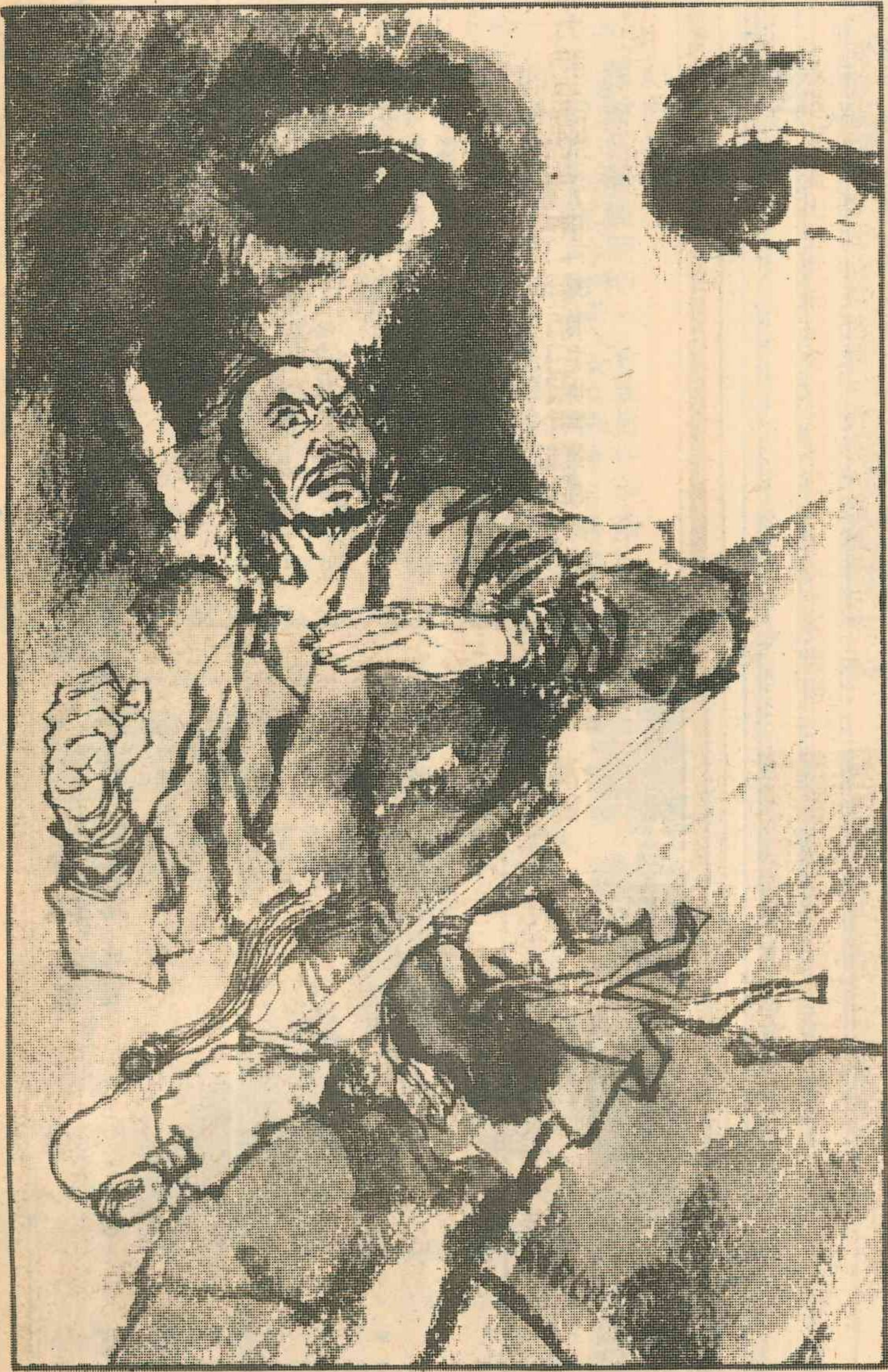
「可是你在知道是我後，仍要我留助池家。」

「我乍見你，我……沒有辦法控制，想要你留下來，現在我已冷靜了，平靜了，很明白你作的選擇是對的。」

「我的選擇？什麼選擇？」

「置身事外，遠離洛陽。」

「我選擇了麼？世事能容忍讓我選擇嗎？」方邪



方邪眞看到那張臉，却先想起那個雷殛不死的巨人。

眞道：「好，如果我能夠選擇，我就選擇，你覺得我不該選擇的，我要留下來。」

「你……」顏夕氣白了臉：「你爲什麼偏要……那值得嗎!?」

「就算是我中了你的激將法好了。你要我留下來的時候，我不留；你不要我留下來的時候，我偏留。」方邪眞道：「就像當日你對我一樣。」

「你不可以留下來，」顏夕語無倫次的說：「你留下來作什麼？」

「昨夜以前，我不留下來，是怕連累了人，怕連累老爹、小弟和惜惜……」方邪眞道，「現在老爹死了，小弟也死了，我要留下來替他們報仇，而且決不讓惜惜再受牽累。」

「你記住。」方邪眞展笑出門，把顏夕留在房裏，「我不是因爲你才留下來的。」

□　□　□　□

此際才是卯末辰初，池日暮在一間很特殊的房裏，精神非常的好。

誰也看不出他昨夜根本沒有休息過。

他在聚精會神的看一件東西。

他並沒有用手拎着那件東西，而是用一支白鋼打鑄的細鉗，拑着那件事物細看，手上還戴着三層的小牛皮手套。

至於說那是一間奇特的房子，那是因爲這間房子掛滿了各種各類、各式各樣的兵器。

這些兵器有常見的，有不常見的，甚至有的根本還未在江湖上出現過的，有的還在實驗中，仍未出世。



「這就是那顆劃過你耳際的暗器。」

池日暮的座位，正面對著窗。

他的位置也非常特別，無論在任何時分，只要有陽光或月亮，光線都定能會照在這裏。

現在陽光還不是很強烈，所以他點燃了案上的八支巨燭，把他的臉容，映照得一片明黃。

他正在聚精會神的看手上拑着一件細微的物體，那事物在燭光和陽光映照下，偶然綻出奇異的光芒。

他看得那末專心，以致方邪眞走進來的時候，他似乎一點兒也不知道。

方邪眞在他背後佇立了好久好久，然後才道：「你知不知道，像剛才那樣，我可以殺死你幾次？」

池日暮居然沒有吃驚，也沒有回頭，只說：「我知道。」

方邪眞頓了一頓，負手看牆上的兵器，道：「我也知道，如果沒有蘭亭池家大公子、二公子的允可，誰也休想踏入『兵器房』半步。」

「不錯這兒是有埋伏，平時當然都不顯露出來，不過方少俠例外。」池日暮說：「我已頒佈下去，蘭亭池家，只要方少俠喜歡，往那裏走、做什麼都行。」

方邪眞只問：「七髮大師呢？」

池日暮道：「他出去了。」

方邪眞緊張了起來：「他到那裏去？」

「小碧湖，游家，相思林中相思亭。」

「他去了多久？」方邪眞緊接着問。

「他走了不過是你來這兒的一頓飯時間，你放心，相思林中如果設宴，那麼鴻門宴尚未開筵，如果是一場戰局，那麼戰端仍未啓……」池日暮語鋒一轉：「你知道我在看什麼？」

方邪眞沒有問。

他知道池日暮一定會說下去。

池日暮果然說了下去。

「飛星。」他讚羨地道：「夢裏的飛星。」

方邪眞皺起了眉頭。

他不明白池日暮在說什麼。

但他知道池日暮這樣說，必定有他的原故。

——這池家二公子，看來要比他所知道的更不易應付，而且不易應付得多了。

「暗器，」池日暮仍在感嘆的道：「那顆劃過你耳際的暗器。」

「我從來沒有看過那麼精巧、那麼細緻、那麼可怕、那麼毒而又那麼美麗的暗器。」池日暮眼睛發着亮，與他手中的飛星對閃：「簡直像一顆飛星，在夢中才會閃現。」

■擊掌爲誓

方邪眞記得這顆星星。

他自己也幾乎被這顆飛逝的星子，送走了流星在蒼穹劃過一般燦亮而悽落的生命。

此刻這一顆星子，在池日暮的手上，回到了平靜和原來的面目，但依然是那麼的美，流露出異彩，閃爍着奇色，那麼小小的一顆像鑽石似的暗器，究竟是什麼構成的呢？竟曾發動這般可怕的殺傷力！所以他也忍不住發出讚羨：「好一顆星星！」

□　□　□　□

池日暮道：「我也知道你大概會在這個時候轉過來，所以特別在這裏等你。」

「等我？」

「對。」

「等我做什麼？」

「看暗器。」池日暮的眼睛閃耀著星星般的奮悅，「看這枚星星一般的武器。」

「可惜我對暗器的興趣不如你。」

「但你對殺你的人一定很有興趣。」

殺楚

「可是殺我的人已經死了。」

「飛星子不錯已經死了。」池日暮笑得很有些詭異，「但暗器是不會死的。」

方邪眞覺得他應該開始要重估池日暮了：「他的暗器？」

「這種暗器是用一種絕世的礦石研製的。當然還要加工、餵毒、裝機括，但最重要是這種礦石，非鑽似鑽，既不是貓眼碧，也不是閃山雲，這種礦石已成了絕世奇珍，聽說除了『神不知、鬼不覺』兩兄弟出生的燕雲之外，就只有皇宮裏有一塊。」池日暮道，「一大塊。」

「皇宮？」

「這種暗器之所以無法推廣流傳，可能便是因爲原料太不易獲得之故。」池日暮道：「你一定會問：飛星子又是怎會獲得的？是不是？」

方邪眞點頭。

「答案很簡單，」池日暮道：「飛星子是皇城裏的殿前司，曾任副都指揮使一職。他的職位是掌殿前諸班值，及步騎諸指揮，凡統制、訓練、蕃衛、戍守、遷補、賞罰，皆是他的司職。」

他望定方邪眞道：「一個皇帝殿上的副指揮，千里迢迢的過來殺你，你不覺得有些奇怪嗎？」

方邪眞怔怔愣愣的呆了一陣，才苦笑道，「看來我的麻煩還不止在洛陽城。」

「有些人去到那裏，那裏就有麻煩；去到什麼地方，那地方就會發生大事。」池日暮道：「更奇特的是那兩個使九耳八環鋸齒刀和使鑌鐵禪杖的，以及那個裹腿洒鞋穿油綢子布衣的殺手……」

方邪眞無奈地笑道：「他們總不會是皇親國戚吧？」

池日暮道：「他們只是『滿天星、亮晶晶』的成員，可能跟飛星子是同門。」

方邪眞道：「這點倒並不意外。」

池日暮道：「我們發現在洛陽城郊狙擊我們的，也是『秦時明月漢時關』的人，你知道『秦時明月漢時關』吧？」

那幾個使奇門兵刃的殺手只是集團中的成員。

方邪眞開始感覺到頭痛：「你說的是那個殺手集團？」他開始在腦裏整理了一下，「等一等，現在總共有：蘭亭和小碧湖的人要找我，妙手堂則想要我的命；飛星子是『滿天星、亮晶晶』的一員，但又曾任職皇城戍守司，『滿天星、亮晶晶』似也非要把我致死不甘休；『秦時明月漢時關』亦曾狙擊過你，被我殺了幾人，斷眉石很可能就是這組織中的頭領之一，他也設計殺我，而他已加入了妙手堂……」

他苦笑道：「看來，這些要置我於死地的人，牽連可眞不少。」

池日暮道：「豈止於你，就算洛陽四公子之爭，只怕也有不少牽連，幕後也有不少人操縱。」

方邪眞忽道：「你既知我要走，你還告訴我這些？」

池日暮道：「方老伯和小弟的死，我總覺得有愧於心，無論如何，我們的本意原非如此，發生這種事更始料未及，更覺得有必要對你坦言。既發生這樣的慘禍，我已囑小白親去把少俠的紅粉知音惜惜也保護了起來。」

方邪眞望定池日暮，一字一句的道：「我雖不接受你的聘用，但保不準我會過去小碧湖、妙手堂或千葉山莊。」

「我知道。」

「你知道還對我吐露池家的危機？」

「對少俠，無事不可直言。」

「你要蘭亭的守衛，任由我來去，不怕我殺了你向你的敵人邀功？」

「你不是這種人。」

「假如我是呢？」

「這是我自找的，我認命。」

「好，」方邪眞道：「你成功了。」

「什麼？」池日暮不解。

「我會留在蘭亭，爲你効命。」方邪眞一個字一個字地道：「我會加入蘭亭，替你掃除障礙。」

池日暮高興得跳了起來，喜極忘形，竟一屈膝，一頭就跪了下去。

方邪眞連忙截住。「可是我有幾個條件，你必須要答應我。」

池日暮歡喜得口齒不清，只說：「別說幾個條件，縱是千個百個，我也答應你。」

方邪眞正色道，「我加入蘭亭的第一個條件便是……」

「你說，」池日暮急切的說：「我都答應你。」

「便是要你成爲我們的主子，決不可太禮待我。」

方邪眞肅然道，「軍令無威不行，臣命無君不從，你要光大蘭亭，重振聲威，就必須要像個威嚴的明主，才能服衆。再說，只要我答應加入蘭亭，我就是蘭亭一員，無論賞罰，與人無異，公子若破格施恩，反令公子失却威信，亦使我招妒致危。」

池日暮被這番話說得汗涔涔下：「是，是……」

方邪眞誠摯地道：「日後公子就待我爲一名部屬就好，並請萬勿以少俠相稱，直呼名字便是。」

池日暮想了想，還是執意的道：「少……你的年紀可能比我稍長，不如……不如我就稱少俠爲兄……我對方兄推心置腹，肝膽相照，實無異兄弟。」

方邪眞見他說的眞誠，連眼眶都濕了，心中也忍不住激起一份情義的驚濤，點頭道：「好，咱們心裏是禍福與共的兄弟，對外，仍執君臣之禮，如蒙信任，兄當我是公子身邊愛將便是了，結義一事，莫讓外面得悉便成。」

池日暮伏拜道：「方大哥。」

方邪眞忍不住心懷激動，也跪地相喚：「池弟。」

兩人相視而笑，不禁擊掌爲約。

下期待續

殺楚

●溫瑞安／著
●李轂摩／題字
李林／插圖

19

《前情提要》

池日暮伏拜道：「方大哥！」方邪眞忍不住跪地相喚：「池弟！」兩人相視而笑，不禁擊掌爲約。



方邪眞小心翼翼的端詳鐵笛的構造。

■秦時明月漢時關

方邪眞感嘆道：「其實，我還欠公子一次救命之恩。」

池日暮却赧然道：「這件事，快莫要再提了，你也在洛陽道上救了我一命……我總覺得自己做錯了一些事，很對不起方兄。」

方邪眞左眉一挑道：「怎麼說？」

「譬如……」池日暮遲疑的道：「沒有我對方兄力邀，也許，方兄家人就不致遭厄運了……」

「殺我父和小弟的凶手，讓我找出來，我必不容他！」方邪眞目中殺機大現，「不過，這些也許都是在刼難逃，早知如此，不如我早些加入蘭亭……現在，說句坦誠的話，我也要憑藉池家的實力，來報我這個血海深仇。」

池日暮臉色很有些惶愧，半晌才問：「……你說的，還有那些條件？」

方邪眞臉上出現赧然之色：「我行事，必先請示於你，但我祈求公子讓我掌有實權，必要時可先斬後奏，對蘭亭池府的組織人事，能全面革新，除舊佈新！」

他決然地道：「蘭亭之所以不如人，爲小碧湖等之勢力侵擾，主要是因爲未能自強，內患百病！要成大業，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池府結構已病入膏肓，必須要徹底醫治根除不可！」

池日暮臉上露出重託的神色，堅決地道：「好，這樣使池家起死回生的事，就交給方兄了！我池日暮有一日命，就捨命支持。」

「我還有一個條件。」方邪眞說這件事時特別凝重。

「你說。」池日暮知道是大事。

「如果我們手腕被毒蛇咬了，爲了要驅毒，必須要放血去毒，假若我們被毒箭射中，爲了要驅毒，也定要剜去腐肉，才能療毒。」方邪眞先作譬喻，然後才說出重點：「蘭亭池家之所以不夠別人強，是因爲瘀血太多，病情太重，以致毒素蔓延，積弱難返，要徹底改頭換面，必須要不怕犧牲，不惜代價。」

池日暮問：「請問方兄，毒在何處？」

「驅毒的事，由我來做。」方邪眞道：「我只是要公子答應我一件事。」

池日暮道：「你說。」

方邪眞道：「殺掉池府中的一個人。」

「好。」池日暮咬牙道：「我說過，除了大哥和大嫂，你高興要殺誰都可以……」

方邪眞道：「我在全身投入池家之前，還要去做一件事，」他頓了一頓，又道：「我做這件事，不一定還會有命回來。」

池日暮想了想，恍悟道：「你要去相思林？」

方邪眞道：「是。」

池日暮道：「方兄，孟隨園案其實與你無關，你是不必去冒這個險的，七髮雖然是我們的人，不過，萬一孟案跟他有關，他也會爲保存自己性命而不甘受戮的，加上蔡旋鐘和石斷眉，都是武林中有數的高手，你這樣冒險犯難，值不值得……。」

方邪眞沒有聽下去：「我也不只爲了要弄清楚孟隨園的滅門慘案，同時也不願見追命孤身作戰。我意已決，你不必相勸了。」

「好，我不勸你，」池日暮即道：「池家的人，如你需要，可任由你調動，或能作臂助。」

「不需要。」方邪眞道：「在我趕去相思林之前，倒有一個要求。」

「你說說看。」

「我想看看名動天下的『九天十地、十九神針』，」方邪眞道：「這種絕世暗器，在別處可沒得看，而且，趁我還不知有沒有命在之前，看看這樣子的暗器，也是件可以瞑目的事。」

「你千萬不要這樣說。」池日暮有點生氣的道：「大哥一定要活着回來，我備筵相候。至於『九天十地、十九神針』……大哥要看，絕無問題——」

「蘭亭『兵器房』裏的武器，只要得我同意，遇有要事即可取用，只要事先登記具案便行。當然，如果是罕世奇兵，那就非到萬不得已時，不能擅用。」池日暮拂拂袖子，走到一張紫檀木紅緞巨桌前，「……我一向喜歡好的兵器，但也一直都認爲，好的人才比好的武器更重要。」

「所以我不會拿兵器換人性命。」他抄起桌上一支鐵笛，遞給方邪眞，道：「如你要它，我就送給方兄。」

方邪眞吃了一驚。原來這根鐵笛，竟然藏有「九天十地、十九神針」，看來只不過是一根普通的笛子，如果剛才池日暮在握鐵笛時對自己猝然出手，施放這驚天動地的十九神針，只怕連自己也斷難盡數躲得開去。

方邪眞小心翼翼的接過鐵笛，小心翼翼的端詳鐵笛構造，瞥見鐵笛上用細絲繫着一張小紙條，抄起來細看了看，只見都是日期和人名及案例，譬如：某月某日，池日暮與游玉遮宴叙，因生恐游家暗施辣手，故取用「鐵笛」以作防備等等……方邪眞目光一凝，突然臉色一變。

池日暮甚爲敏感，馬上覺察，問：「怎麼？」

「沒事。聽說這『九天十地、十九神針』原先不是裝設在鐵笛的機簧片裏，這是後來一個叫做文雪岸的年輕人改裝的……這樣精巧，也着實不簡單。」方邪眞把玩着鐵笛，然後調轉過來，恭恭敬敬的雙手遞給池日暮，道：「我看過了，我要走了，謝謝。」

□　□　□　□

相思林雖屬小碧湖游家之地，但游家並沒有在這地方佈防。

過了相思林，才是相思亭，從相思亭可以搭船越小碧湖，這才是游家的重地。

單看碧湖對岸的「小碧湖山莊」，氣勢恢宏，氣象萬千，紅牆碧瓦，森然壁立，就知道游家定必代有人才，而且絕非止於一方雄傑。

七髮大師無疑也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他才要來。

因爲他不得不來。

他可以助蘭亭池家對付游家，但他不能再冒上「因爲作賊心虛，所以才不敢來相思亭，當面對質孟太守滅門血案的事」。

他知道池日暮很器重他，而且會力邀他加盟，但

武俠 殺楚

是，一定要等他弄清楚與「孟太守案」無關，弄箇水落石出後，才會重用自己。

他不能投入小碧湖，雖然，看起來，小碧湖的條件好像要比蘭亭更好。

因為小碧湖有顧佛影。

「橫刀立馬、醉臥山崗」的顧佛影。

——有顧佛影在，就不會容得下自己！

這點七髮大師比誰都更清楚。

因為顧佛影其實就是他的師兄，在七髮大師還是叫做歐陽七髮的時候，他們是同一門下的師兄弟。

七髮大師一直希望自己能比顧佛影更強，他若加入小碧湖游家，身分肯定期會在顧佛影之下，七髮大師是絕對不作這種「屈就」的。

是以他寧可加盟蘭亭池家。

當然，他還有他的理由的。

可是，當他看到小碧湖游家堡依水靠山建立的氣派時，也忍不住為這莊嚴、偉大、優雅、靈秀兼得的奇境而讚羨起來。

這時，他就聽到有一人長吟。

這個長吟的聲音，十分難聽，像一個病得快要斷氣的人呻吟一般：

「不改青山不解恨，秦時明月漢時關。」

「『三不殺』石斷眉。」七髮大師紅袍甫展又闔，合什頌道：「你來了。」

亭外沒有人。

相思道上也沒有人。

——可是聲音是那裏傳來的呢？

「你其實不該叫做『三不殺』，」只聽七髮大師又道：「你應叫做『三不該』。」

那沙嗄的聲音有些詫異：「為什麼？」

「你在這幾個時辰之內至少犯了三個不該，」七髮大師眉目不抬地道：「第一，你不該私自與方邪眞對決；第二，這約會你不該來；第三……。」

他把合什的手緩緩移開，揷入了他僧袍前的布袋裏，笑道：「你既然來了，就不該站在貧僧的頭上。」

只見「嗄」的一聲，一個頭顱，在亭簷出現，是倒著進來的，然後又嗄地一聲，人已溜到了亭中，這是一個沒有眉毛的人。

沒有眉毛的人冷哼道：「我倒忘了七髮禪師名震武林的『一髮神刺』，居然跑到大師的頭上去，也不怕被射穿幾個窟窿！」斷眉石的左肩至右脇，包紮著布帛，仍滲著血跡，這一道傷痕，隱透著死裏逃生之驚險和悽烈：「可你是怎知道我跟姓方的對上了？」

七髮禪師笑道：「你忘了，貧僧是蘭亭池家遠道請來的。」

斷眉石恍然道：「我倒忘了，蘭亭池家不遠千里，請你這位大和尚來為他們超渡的。」

七髮禪師倒也不以為忤：「閣下又何必忿言傷人。你受傷不輕，今天由小碧湖游公子作主為名捕追命提出來的約晤，你既已是妙手堂的貴賓，何必來應這蹚渾水？」

斷眉石冷笑道：「你也是蘭亭池家的座上客，又何必來赴相思亭之約？」

七髮禪師道：「阿彌陀佛，貧僧從未做傷天害理的事，孟太守滅門血案，與貧僧無關，貧僧也想弄個水落石出，是誰對孟太守下慘絕人寰的毒手。如此良機，為何不來？」

斷眉石眉骨上又隱隱現出兩片灰影：「便是這樣，這相思亭之約，誰要是不敢來，誰便好像是作了那件虧心事……所以除非是眞的自己幹了那件事，否則只要有眼的，誰都得來一趟。」

七髮禪師道：「不過，追命既能促使游玉遮發俠義柬，廣傳江湖黑白道，要我們來此一敍，只怕這位名捕早已胸有成竹，有辦法令凶手無可遁形了。施主難道不擔憂麼？」

「我有什麼好擔憂的？」斷眉石嘿嘿笑道：「大師不見到底是誰沒來？」

七髮大師忽然嘆了口氣，幽幽的說：「誰說他沒來？」

■橫刀立馬，醉臥山崗

該來的人都來了

石斷眉笑了。

他笑得十分刻意，以致誰都知道他在笑。他那小小的一張臉，五官都擠在一起，臉上的小鬍子，彷彿也飛到眼角成了眉毛。

「我這番只是用來試探他是不是在說假話，」斷眉石詭笑着說，「諸位怎麼反過來問我？」

「就算你這句話是幫我試探他的，」追命也笑着，可是語鋒比刀劍還鋒利：「可是我怎樣都想不透，你是如何可以這般肯定，孟隨園全家都不是死在義下的？」

「如果你能回答我這個問題，不妨連下一個問題一齊作答，」追命抹抹嘴邊的酒漬道，「你又是怎樣知道押解孟家的人，一共是七名差役的？」

顧佛影噴聲接道，「押解的差役，有三人根本在一路上沒亮出身份，也不穿公服，就算在孟案發生之後，縣衙也只公佈犧牲了五名官差，在下眞要向你請教，何以知道得這般清楚？」

追命打了一個酒呃，道，「當晚血案現場，也許凶手生恐有漏網之魚，曾逐一翻查過屍首，差役身上的公文和令牌，也被扯了出來，他當然知道押解的總共有幾人了。」

「就算我值得懷疑，我也不過是你們懷疑的人之一，」斷眉石指著七髮大師、蔡旋鐘、顧佛影等道，「他們也是可疑的人，你們沒有理由斷定是我做的。」

追命冷笑叱道，「石老么，是不是你幹的，你心裏自是明白不過。」

蔡旋鐘忽道：「他是有語病，可是，這裏人人都可疑，你為什麼認為是他？」

他頓了頓又道：「至少，孟大人說我的聲音很像凶手，凶手的眼睛跟七髮大師一樣，而顧佛影手腕上的傷痕也與孟大人所說的吻合，我們人人都有可能是凶手……」

「你錯了，」顧佛影捲起袖子，左手在右腕上一抹，那道傷痕立即就淡了，再抹幾抹，傷痕就奇蹟般消失了，「我根本沒有受傷，易容術雖騙不過明眼人，但要劃道傷痕倒不是件難事。」

「所以凶手的眼睛並不像七髮大師，」蔡旋鐘恍悟似的道，「凶手的聲音也並不似我。」

「你說對了。」追命讚賞似的道。

「因此，兇手是我：」石斷眉慨嘆也似的道：「我是兇手。」

「你殺孟隨園全家，的確沒有用過你成名的武器，但每個人都死法不同，手法太像你所為了，而你又太惡名昭彰了。」追命似也為他惋惜地道：「可是我們案子辦多了，也有些積習，譬如：常以為越不可能的人，才是兇手，你太像兇手了，所以我最懷疑的反而不是你。」

「如果我剛才不是太多話，你還是不能肯定是我。」石老么雖然沒有眉毛，但眉心却皺了起來，「病從口入，禍從口出，這句話眞是一點也不錯。」

「你既然已承認了，該我問話了。」追命道。

「你問問看。」石斷眉道。

「你為什麼要殺孟隨園全家，連押解的差官都不放過？」

「就這問題？」

「還有，引我離開的蒙臉黑衣人，到底是誰？」

「還有沒有問題？」

「你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是拒捕，我只好立即殺了你，本來你這種人就很該死，押上京師，更恐夜長夢多；二是就捕，押你回京受審，不過，這一路上肯定不會平靖，因為你的上級怕你走漏風聲，勢必要將你滅口，你的同伴也會設法救你；第三條路就是你能逃得過我的追捕。你選那一條？」

「你問的我都不答，但我有三句話想說。」

「你說。」

「獵犬終須山上喪，將軍最後陣中亡。」

「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只是忽然生起的一種興歎。」

「第二句呢？」

「顏夕眞是個漂亮的女子，可惜我得不到她。」



斷眉石猛然止步，他的鋼叉自脅下陡然刺出。

「這又是什麼意思？」

「也沒什麼意思，只不過在昨天以後，這成了我心中的一句眞話而已。」

「還有一句呢？」

「這句比較有意思：如果我死了，不知諸位裏可有人仗義代轉我胞弟石心腸一句話？」

「你說，我傳達。」追命即道。

「我相信你，四大名捕一向言而有信。你只要告訴他：地久天長，四字即可。」石斷眉不放心的又問：「你知不知道石心腸在那裏？」

「鐵石心腸，天下聞名，」追命道：「就算不知道他住在那裏，找他也不算難，你在此時此際還記得這個胞弟，足見尚念親情，這必然是句重要的話，我一定帶到。」

「這不錯是句重要的話，雖然你並不明白；」石老么喟然道：「你有什麼遺言，我也可以替你轉到。」

「不必了。」追命豁然道。

「你以為你一定能勝我!?」石斷眉怒道。

追命捧罎痛飮。

顧佛影拿過蔡旋鐘喝剩的酒罎，也仰首鯨呑。

石斷眉臉色陰晴不定，額上眉影，忽隱忽現，對蔡旋鐘與七髮大師澀聲道：「記得我們先前的約定嗎？」

蔡旋鐘冷冷地道：「難怪今天你一上來就提過這個問題。」

追命問：「你們？」

斷眉石搶著道：「七髮大師、蔡少俠和我。」

追命又問：「什麼約定？」

蔡旋鐘道：「殺你的約定。」

追命笑了：「你們要殺我？」

「有人要我除掉你，但我一向只找人決鬥，不殺人，除非……」

「除非你在比鬥中，控制不住。」追命笑著接道：「所以我不會給你機會？」

「什麼機會？」

「殺我的機會。」

「可是我只找你決鬥，」蔡旋鐘的手已按在劍鍔上，「你很難拒絕的。」

追命忽然感覺到殺氣。

動人心弦的殺氣。

還有劍氣。

割體而破體的劍氣。

蔡旋鐘的劍未出鞘，但比出鞘了的劍更逼人。

這柄劍極長，追命與蔡旋鐘距離本有丈遠，但蔡旋鐘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擊中他，根本不必移動腳步。

高手過招，多一步和少一步，足以分生死、定勝負；步法再快，也不如不必步法。

追命馬上抱起酒罎子，呼嚕呼嚕的痛飲。

他抱著罎子喝酒的時候，蔡旋鐘忽然感覺到，追命這才是完全無瑕可襲的時候。

無論他發動任何攻勢，他都很難以應付追命忽把罎子拋向他，而雙腿同時急踢的攻勢。

他甚至觀察不到對方的神色。

殺一個人，或擊敗一個人，往往要看對方的臉色、神氣，只要對方一有死意、敗相，只要馬上把握時機，多能一擊而成。

所以他把攻勢延後。

酒總有喝完的時候。

追命一口氣喝完了酒，用衣袖抹抹嘴就道：「你還是不會在這時候找我比鬥的。」

蔡旋鐘握劍的手又緊了一緊，道：「為什麼？」

追命眼睛發着亮：「因為你已找到比我更好的對手。」

「對！」蔡旋鐘突然拔劍，陡地一聲暴喝：「還不出來！」

剩下一隻酒罎，擺在兩丈餘地，突然爆成碎片。

那是蔡旋鐘拔劍一指的力量。

可是劍依然沒有拔出來。

這一劍的勁道，是連著劍鞘發出來的。

——連劍鞘已有這麼大的威力，拔劍出鞘呢？

□　□　□　□

酒罎子被劍氣擊碎。

裏面有酒，却沒有人。

酒灑了一地，衆人大愕，這變化一起，石斷眉已立即做了一件事。

他一腳踢飛另一口酒罎子，飛撞向追命，人一閃身，已到了三丈外。

追命手中的酒罎子飛出，跟撞來的酒罎子半空中砸碎，他的人已緊貼著石老么身後。

石老么一動，七髮大師就動了。

他一反手，拔出一根針刺也似的奇髮，一抽手，就搭在火紅色的小弓上。

——他想射誰？

□　□　□　□

七髮大師手上的箭，正瞄準顧佛影。

「顧盼神風」顧佛影却沒有顧盼，只醉眼矇矓的笑道：「你知道我幹嗎要喝那麼多的酒？」

七髮大師仍不答他，只是他的眼神、弓和箭的顏色都十分詭異，彷彿融為一體，又似本來就是一體。

他的髮箭仍盯著顧佛影的心房。

顧佛影的胸膛却橫著一把刀。

一把比紙還薄的大刀。

「因為我知道你一定不會為石老么而出手，」顧佛影逕自說下去：「可是你却會為殺我而出手。」

七髮大師額上已滲出了汗。

——這一箭，要不要射？

——射出了之後，能不能奏效？

——要是箭出而無功，後果會怎樣？

七髮大師和顧佛影鬥爭了一十七年，數日前答應替游家送信給孟隨園，並沒見著孟太守，只送到押解的衙差手裏；他之所以答應這麼做，是因為走投無路，要晉身小碧湖效力，不得不忍氣吞聲，當顧佛影的部屬。

可是，如今他一旦有了棲身之地，第一個不能容的，就是二師兄顧佛影。

「你射吧，」顧佛影醉意闌珊地道：「這一箭，你想射了很久了，當年『老中青』三大高手在雪橋上對付諸葛先生，也是你這一箭始終不發，並得以全身而退，今天你放了這箭吧，看到底誰能全身而退？」

七髮大師髮腳下，細汗密佈。

他的汗彷彿也是異色的。

他的髮箭，依然穩定。

他手上的火弓，仍然全不輕顫。

他的雙目，正發出令人心弦震盪的異光。

——可是他那一箭，發是不發、放是不放？

■相思亭一戰

酒罎碎裂。

酒罎裏沒有人。

蔡旋鐘按劍不拔，臉上也出現了堅毅不拔之色，驀然一抬頭，「原來你在亭頂，」他道：「可是你的呼吸和心跳，却自酒罎裏發出來。」

「酒罎太狹小，我一向不喜狹小的地方，」亭上有清朗的語言答：「我的輕功還可以做到落地無聲，但人不能停止呼吸和心跳，所以我只有把呼吸聲和心跳聲傳到酒罎裏去。」

蔡旋鐘的衣衫很貼身。

他覺得衣服一如劍鞘，好劍不須要好的劍鞘，人也一樣。

因為亭上的人，還沒有出現，他就感覺到一股凌厲的劍氣，幾乎要逼入他身上每一處的毛孔裏，甚至直似要把他的睫毛逼入自己的眼簾裏。

他的確發現場中還有一個人。

不是他聽到了什麼聲響，而是感覺到了劍氣。

他立即仔細去分辨心跳和呼吸聲。

就算是再絕頂的高手，也有心跳和呼吸。

他馬上就發現呼吸和心跳聲，自酒罎裏傳來。

他以為來人就匿藏在第四口酒罎子裏。

人未出現就有這樣厲烈的劍氣，來人當然是更強的對手。

可是他錯了。

人在亭上。

人未出現，已使他空自發出一擊。

——可是這人是什麼時候到了亭上的呢？

這才是可怕之處。

七髮大師本正與顧佛影對峙。

連他心中也感覺到震動：

——這人到了亭上，除了追命，似誰也不曾覺察。

——來人定必在石斷眉出現之後，才掠到亭子上的，可是，那時候，亭裏已聚滿了高手，怎麼全都沒有發現!?

□　□　□

蔡旋鐘緊握著劍。

他的劍仍未出鞘。

劍尖下垂，斜指七星。

「你要殺追命？」亭上的人問。

「我奉命找他比鬥。」蔡旋鐘答。

「那你得先勝了我。」亭上的人道。

「你是方邪眞？」蔡旋鐘問。

「我是。」方邪眞道：「我想領教你的九七劍法。」

「很好，」蔡旋鐘道：「你在亭上，也是一樣。」

然後兩人就沒有再說話。

七髮和顧佛影仍在亭外對峙。

他們離亭子約六尺，在半身子向著亭子。

不知怎地，他們不約而同，都向外行出七、八步，然後才能立定，繼續對峙。

武俠



殺楚

因爲七髮大師左半身子如遭劍刺，森寒、但又銳烈無比，那種感覺就好像突然有一把剛出爐的利劍正在研磨著他的牙齒。

那是劍氣。

顧佛影却覺得左半身子忽然麻痺，一股酷烈而冷冽的冰針，似已戳入他的毛孔裏，而再化作千片烈陽，自血脈裏炸了開來。

那是殺氣。

那假冒孟隨園的人，本來已退出丈外，正面向著亭子。

現在他忽然覺得昏眩。

他幾乎無法睜開眼來。

這種感覺彷彿是劍氣和殺氣，同時到了他的頭上廝殺，使他情不自禁地舉起衣袖，遮掩著臉。

可是方邪眞和蔡旋鐘還沒有動手。

至少到現在還沒有。

□ □ □ □

蔡旋鐘垂首凝劍。

劍指何處？

這九尺七寸長的劍，指在一個無關重要之處，或任何地方。

那就是無。

無接近於死。

這種死的劍法。一旦活了起來，只怕沒有人能夠在劍下活著。

方邪眞仰首望天。

他背負雙手，神態激越而悠閒。

——一個人臉上的神情，怎樣才會又激越又悠閒呢？

方邪眞就是這樣。

他彷彿就似正作「天問」的屈大夫，爲天下蒼生、黎民百姓而激越，爲置個人死生於度外而悠閒。

他的劍就在他腰畔。

他的心正在問天。

如果他拔劍，這把劍就不止是他的劍，也不只是他的心劍，更是天的劍。

天劍無人可敵。

——「天問劍法」呢？

□ □ □ □

七髮大師的髮箭，轉而瞄準顧佛影的眉心，然而他的眼，正盯著顧佛影胸前橫著的刀。

那柄亮麗的大刀。

大刀上，正幻漾異芒，倒映出亭上的白衣人方邪眞，亭心穿勁裝的蔡旋鐘。

亭中的人影動了。

誰也沒看清楚他是怎麼動的。

眼快的人只感覺到他動過，眼尖的人只覺得人影一閃，可是誰都不能說出來：他是怎麼個動法。

——動的是人？身子？還是劍？

——或甚是根本沒有動，只是看的人眼花？

就在這一刹那間，亭上的白衣人亮劍。

誰都沒有看清楚他如何拔劍、如何收劍。

只見碧芒橫空一閃。

而滅。

兩人頓住。

亭上的人依然在亭上。

亭心的人依然在亭心。

亭上的人依然悠閒望天，劍在腰間。

亭心的人依然劍遙指一個全無意義的方向，俯首望地。

他們已動過劍、交過手。

——他們隔著石亭屏頂，如何交戰？

七髮大師、顧佛影，全忘了深仇、忘了宿怨，忘了自己也正在對峙、決戰，全心關注在亭上亭心。

——戰局到底怎樣？

□ □ □ □

亭心的人道：「好個『天問劍法』。」

亭頂的人道：「好個『破體無形劍氣』。」

亭心的人道：「可是你成名的『銷魂劍法』，仍未出手。」

亭頂的人道：「你的『九七劍法』，亦未發揮。」

亭心的人道：「你根本無心決戰，意在阻我，不讓我對付追命。」

亭頂的人道：「你却連劍也未出鞘。」

亭心的人道：「很好，下一戰，希望你專心一點，而且，不要太過疲乏，並且受傷在先。」

亭頂的人喟嘆道：「希望我們沒有下一戰。」

亭心的人沈默一陣子，才道：「雖然你是極難得的對手，但我還是不希望有你這樣子的敵人。」

說完這句話，他就走出亭外，筆挺的走了出來，再也不回頭。

然而，七髮大師和顧佛影却注意到：地上一路都是點點血跡。

——他受傷了？

——方邪眞的劍，是怎樣透過石亭，而斬下來的呢？

□ □ □ □

七髮禪師長嘆，忽然收弓、抽劍、跺跺足，就走了。

顧佛影也沒有留他。

他的目光正集中在方邪眞身上。

方邪眞不知在何時已下了亭子。

他胸際的白衣上，正沾著一團鮮血，正慢慢的擴染開來。

——他受了傷？

——蔡旋鐘的劍，又如何透過石亭頂子，而刺中上面的人呢？

酒罎碎裂的刹那間，相思亭內外前後的人，都發生了不同的變化：七髮大師張弓搭箭與顧佛影對峙；蔡旋鐘發現了他平生未遇的勁敵，就在亭上，至於石斷眉，立即逃走。

追命馬上就追。

斷眉石老么用盡一切方法所有氣力逃走。

可是他逃不掉。

追命之所以被稱爲追命，便是因爲他的追踪術，普天之下，絕對在三名之內。

斷眉石沿著小碧湖逃亡，一口氣逃了十一里，追命仍緊緊跟在他身後。

斷眉石猛然止步，他的鋼叉自脅下陡然刺出！

只要追命收不住步伐，撞了上來，那就可以一擊得手。

待他發現這一叉落空的時候，追命已越過他的頭頂，到了他的身前，截住他的去路。

「崔略商！」石老么狠聲道：「我告訴你，我是朝廷中的大官派來殺死叛黨的，你抓我回去，那是自取滅亡。」

「把你抓回京城，諸葛先生自然有辦法秉公處置你，並會追究幕後主使人。」追命絲毫不動言，「所以不論你背後的底子有多硬，你有多狡猾，今天決不教你逃了去。」

「你以爲你能抓得了我？你以爲我殺不了你？」石斷眉咬牙切齒，猙獰地道：「就算你擒得住我，你以爲你能一路安穩返京？」

「我知道『秦時明月漢時關』的組織，共有三個頭領，你只是其中一個。」追命淡淡地道：「我們何不現在就試試看，閒話少說？」

石老么知道再也逃不了這一戰。

追命却在這時又告訴了他一件事：「你今天敢來赴小碧湖之會，一是以爲我查不出證據，無法緝凶，你不能不來，以免不打自招，另外一個原因是有恃無恐，以爲你那兩名夥伴秦明月和關漢會來助你，可惜，你却太忽視了小碧湖游家是洛家四大公子中，最有勢力的一個世家。

「你有沒有發現，今天花沾唇、豹子簡迅他們都沒有出現？」追命道：「因爲游公子比任何人都想查出殺孟太守的兇手，並找出在朝中跟他作對的人；他們已跟游公子在小碧湖之外佈防，你的夥伴武功再高，今天也闖不進這看來全不設防之地。」

然後他冷冷的作出總結：「所以，今天你面對我，是一對一，孤軍作戰。」

石老么的氣息亂了。

因爲他的心亂了。

他的信心已開始在崩潰了。

未完待續

保健信箱

本刊應讀者要求設立保健信箱，特邀請中醫師蔡堅執筆。並撰文報導一般常見疾病的症狀及解答有關讀者詢問事宜。如有徵詢事項來函寄台北郵政八七—二六七號信箱。若不願意公開作答者「請註明函覆」。假如有急於詢問，可電(〇二)七六一四三九二號聯絡。

正本清源治失眠

失眠是一件令人感到討厭而又害怕的事情。它能夠影響到一個人的健康，身體的強弱，而且更能夠嚴重地影響人們的精神與神經系統的正常活動，使人們趨於反常，出現不自然的表現。

睡眠不單祇是人們肉體上的休息，更是精神上全面的休息。我們可以隨便看到事實的證明：一個睡眠不足的人，無論身體如何強壯，祇要經過連夜失眠，在精神方面表現疲勞散漫，感覺不敏，聲音低沉，神氣不足了。

在身體方面，還會同時出現頭暈頭重，頭腦昏沉，眼睛疲倦，或紅刺痛，食慾不振。在神經系統方面，大凡經過連夜失眠後，在這一方面的表現，都會現出一些異於日常的狀態。如果連續不斷長期的失眠或睡眠不足時，還會造成了日後許多神經系統的病患。

此外：人更會因經常失眠而在心理上浮現一種焦急，苦悶，煩惱，害怕的暗影，使神經系統經常受這些心理上的威脅，處在浮動不定的狀態，使人們的心情與精神時常恍恍惚惚。

引致失眠的原因很多，其中有許多失眠的情形，是由於疾病而形成，特別是有疼痛的病症以及有刺激性的事情，使精神與神經受到嚴重的影響，足以引致失眠。一日痛未除，事未決，傷心史未忘懷，失眠症便一日不能痊癒，而無回復正常之望，此種精神上的困擾而造成失眠者不知凡幾。

由於許多人都知道失眠對身體健康有不良影響，因此在心理上就害怕失眠症的出現，以致形成了一種心理上的威脅。於是一上床睡眠，就已經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害怕今晚又睡不安穩，希望自己能夠入睡，詎料這種自己怕自己失眠而自己又強迫自己入睡兩種心情，往往就會把自己的自然睡意從朦朧欲睡的狀態中喚醒過來，把天賦人類本能的睡意趕走，反而造成失眠。

這樣一來，越是失眠，心裏就越是害怕。越害怕，越焦急。那失眠的症狀也就越加嚴重，這些失眠的情形乃屬心理影響所致的。

祇要人們儘量放鬆思潮，須知偶然一兩晚的失眠不算什麼嚴重的一回事。把前曾失眠的情形忘掉，讓自己的心理與神經放鬆，心平氣和地躺在床上，閉上眼睛，掃除一切雜念，慢慢地睡意自然來臨。

若能做到以上放鬆的措施，自己仍然不能入睡，或者是已形成習慣性的失眠症，足見此症已十分頑固，也不可妄自亂服鎮靜或麻醉之藥，以期取效於一時，那你就要請教醫生，服食些安撫神經而無後患的藥物。同時更必須診斷出導致失眠的正確原因，然後從本調理。因爲有許多頑固的失眠症却是本身罹患了其它的某種疾病所致的。那麼就必須將原發病徹底治療痊癒。失眠症使迎刄而解。在此情形之下，失眠僅乃併發或觸發的症狀而非本病。「治病必求其本」。一定要把本病找出來，治好它，才能解決，一切恢復正常而轉弱爲強了。

由此可知，我人對失眠症的看法必須有轉變的必要。若把它千篇一律地視爲一種獨立的病，在某些場合是錯誤的。我在此且舉例以明之，內經云：「胃不和則臥不安」。很明顯指出了這一期的失眠是由於胃病。胃何以不和，有的人患了胃潰瘍半夜痛醒，其不失眠者幾希矣！即使不致如此嚴重，胃脹不舒也是胃不和的現象。若不用藥使其消化，食滯不化，脹滿不舒的人，安能使其寧睡乎？舉一反三，其所未錄，亦可因類以求。治病用藥務須辨症論治，不可拘泥於一格，毫無疑義。

保健信箱


石斷眉將手中叉飛擲，電射追命，被追命一腳踢開。

殺楚

●溫瑞安／著
●李轂摩／題字
●李林／插圖

李轂摩書

完

《前情提要》

追命道：「今天是一對一，孤軍作戰。」石老么的氣息亂了。他的信心已開始在崩潰了。

■岸上與水裏的敵人

若單論叉法，在當代武林中，石斷眉絕對可以稱得上是武林第一人。

在叉法上，沒有人使得比他更精更妙，也決沒有人比他用得更純更熟，更沒有人能比他施展得更狠更絕。

果然追命只能奮戰、招架，無法還擊，一招也無法還擊。

石老么是在攻了七十八招，才漸漸發覺有些不對勁。

這戰局看來是追命全面捱打，但事實上，只有自己在耗費氣力。

他的鋼叉，始終連追命的衣袂都沾不上。

可怕的是，自己每一招攻勢，都是對方誘發的；更可怖的是，他已無法控制，不能停止攻擊——因爲一旦停止，剛才自己所發出去而落空的殺着，便會排山倒海的反捲回來——這種反挫之力，連石斷眉自己也斷然承受不住的。

他反而希望追命早些作出反擊。

可是他的攻勢又不能減弱下來。

攻勢一旦減弱，就抵擋不住追命的反擊。

同理，他也不能加強攻擊，因攻勢愈強，反擊力就愈大。

石斷眉進退兩難，攻守皆不是。

他突然棄叉。

這鋼叉是石斷眉的獨門武器，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更是他的依憑。

他原不可能放棄它。

但他却毅然把它放棄。

石斷眉將手中叉飛擲，電射追命，被追命一腳踢開，但追命所醞釀貯蓄的反擊力，也突然遇到了堤壩崩缺的縫罅一般，全湧發了過去。

石斷眉接了七、八招，已抵擋不住，突然大叫了一聲：「住手！我有話說！」

「你還要說什麼？」追命問。

「早知道，我不如答應老闆暗殺你了。」石斷眉氣喘吁吁的道：「我就是因爲不想跟四大名捕結仇，所以才去殺孟隨園，沒想到現在還是給你纏上了。」

「我情願你來殺我，殺孟太守全家，那太無辜了……」追命沈聲道：「你現在唯一贖償部份罪孽的方法，便是告訴我，誰是你的老闆，你的夥伴又在那裏？」

「你要知道？」

追命等他說下去。

「剛才，我叫你停手，你馬上就住了手，這正合乎了一個字。」石斷眉忽岔了一個話題，然後問：「你猜是什麼字？」

追命淡淡地道：「我不猜，你說。」

石斷眉馬上說出了答案：

「笨！」

他也馬上作出「」一個行動：

跳進湖裏！

□　□　□　□

石斷眉一竄入湖裏，身子立即比一條魚還滑還靈活自如，他沒入水中，不再昇起。

追命也立時躍進水中。

他既是追踪大王，泅泳術自然也不差。

可是他一落入水中，就發現不妙。

兩股暗流，澎湃洶湧，向他壓來。

追命精擅的是腿法，不是內功，何況在水裏，腿法不易施展，就算掌法，也大打折扣，連閃躲都十分困難。

況且這兩股掌力，非同小可，簡直似把整個小碧湖的水力，都向他擠壓過來，似非要把他壓得粉身碎骨不可！

追命當機立斷，默運玄功，千斤墜、萬鈞閘、橫斷紫金樁，同時並施，疾沈十五尺，腳踏湖底浮泥，猛地一跺，藉力上躍，同時施展飛鳥騰空、潛龍升天、魚躍龍門式，外加巧燕穿雲縱，「嗖」地拔出水面，一丈有餘，這時那兩股潛力始在原來追命立身之水裏爆了開來，激浪滔天，炸起一個個浪山波壑！

追命冲天而起，但心知不能落回湖中。

他凌空雙腿交剪一踢，一雙鞋子，斜飛而落，平平地落在水面上，湖水波濤再烈，兩只洒鞋亦如怒濤中的輕舟，浮於水面。

追命長吸一口氣，身子徐降，剛好落在其中一只洒鞋上，足尖一點，提縱有所借力，立即如鷹似鷲，騰身長掠，一去丈餘，身子又沈，足尖點在第二只水面的洒鞋上，憑此再次借力，已堪堪躍回岸上。

追命一到岸上，立即返身，全神貫注，注視湖面。

石斷眉在水裏的武功，竟如此出神入化，是追命意料未及的。

但任何人都要呼吸。

□　□　□　□

石斷眉終於浮上湖面，換氣。

他已憋得太久了，他一口氣游了近十餘丈遠，才再也忍耐不住，浮上來吐了口氣。

追命已然發動。

這次是全力的發動。

全面的發動。

他全身拔起，同時一掌拍碎了腰際繫著的盛酒葫蘆！

葫蘆碎成四片，他一掠三丈餘遠，手中葫蘆瓢子扔出，斜落在水面上，他足尖一點，借力而掠，如此一連四次，藉力而掠，每一次掠起時，都先彈出葫蘆片，在水面上借力再起，兎起鶻落，不過霎時間的工夫，已到了石斷眉浮起之處。

石斷眉猛覺勁風撲向的後腦，心知不妙，立時一個水裏翻挺，連泡也不冒，猛地沒入水中。

追命在一無浮台的湖中施展渡水登萍的武功，正是他輕功過人之處，但在半空下水的剎那使出連環腿法，才是他腿功的眞正高明處。

水裏的人悶哼一聲，已給他一腳踩中。

武俠

殺楚

雖然石老么在水裏翻身，但追命在半空中早已認定穴位，這一脚，正好踩在石斷眉背脊的「身柱穴」上。

同時間，追命的第二脚又在水裏踹著了他，把他整個人挑踢離水面。

「呼」的一聲，石斷眉離水而起，追命一手兜住他的胸腹，另一手「嘶」的一聲，已扯下一爿衣袖，瞬間又撕成四爿，大喝一聲，手裏一揮，那爿布帛竟似鐵片一般斜飛而去，落在水面上，追命長吸一口氣，飄身飛跨，借在水面上布帛的一浮之力，一連四起四伏，不消片刻已縱回岸上。

追命剛才喘得半口氣，驀然，覺得背後有一些微的聲響。這聲響十分之細、十分之輕，就像一瓣花落到厚厚的雪地上一般，他甚至還聞到一種類近落花的香氣。

追命却猛然一震，他乍然覺得危機浸背。

不但是危機，而且還是殺機。

他霍然回首，就在這一刹間，他看見一個人，向他一揚手。

天色驟暗。

漫天的黑點，像千萬隻蝗蟲，飛叮向追命。

追命百忙中，哇地一聲，一口酒疾噴而出，化成萬千箭雨，射向那人手、臉，他也不及理會有無命中，一個倒縱，「哽」地落回身後的湖裏。

水裏忽然又捲起兩道狂流。

追命倏然回身，就看見了一個人。

一個黑色衣靠蒙臉，只露出一雙眼睛的人。這雙眼睛，不知是不是浸在水裏之故，竟泛著碧綠的顏色。

這時他離湖邊不過兩三尺，湖底甚淺，湖水也只剛逾人頭。追命突然雙脚一陣急踢，蹴起湖底泥沙。一時間，這十數尺的江邊盡濁，敵人見不到追命，追命也見不著對方。

他已靜悄悄的浮近岸邊，腕底發力一按，人向上一躍，脚才著地，單掌當胸，暗自惕戒，但岸上已靜悄悄地，半個人影也無。

地上滿佈了細如毛孔的小黑點。

這些都是令江湖上人聞名喪膽的「五毒神砂」。

——敵人何在？

——是不是被他的酒噴個正著，負傷而逃？

——水裏的敵人呢？

追命已管不了那麼多，俯首一看，此驚非同小可，原來他臂彎所挾的斷眉石石老么早已氣絕身亡！

□　□　□　□

石斷眉已經死了。



追命的第二脚將石老么整個人踹離水面。

他的頭上有一枚小小的黑刺，鮮血和湖水滲和著流下來，流不到一半就變成了黑色。

——這究竟是岸上敵人所下的手？還是水中潛伏的敵人所施的毒手？

追命這才省覺，這兩個武功高強、出手詭毒的來者，來意似乎志不在他，而是他手中所擒住了的斷眉石。

——爲什麼他們要殺石老么？

這理由至爲明顯。

因爲他們不希望追命抓到個活著的石老么。

活著的人會說話、會求生、會出賣人，死了的人，就什麼也不會。

屠殺孟隨園全家的案子，他算是偵破了。但偵破的結果，使他感覺到他只揭發了眞相的外層，他心裏發誓要繼續查下去，直至要把握住眞相的核心、揭露眞相的全部才能稱心。

——甚至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　□　□　□

■答案與疑問

方邪眞並沒有走。

他在等追命回來。

他瞭解石斷眉的武功，他跟石老么換過一招，所以他越發肯定，追命一定會回來的。

顧佛影對追命似乎也一樣有信心。

「游公子敬重孟太守的才智和爲人，他也有能力使朝廷讓孟太守充軍途中轉至洛陽出家，其實是暗裏入助小碧湖游家；沒想到，游公子惜重他，却反而變成害了他。」顧佛影嘆息道：「宦黨生怕孟太守他日會東山再起、捲土重來，所以更要痛下滅門毒手。」

「所以幫一個人應該要很小心，」方邪眞道：「有時候幫一個人，可能反而是害了他。」

「我以前幫過歐陽七髮，」顧佛影頗有感觸：「可是他現在最恨的就是我。」

「一個人成功之後，很不喜歡有人知道他的底細，或令他想起過去，或分薄他的功績；」方邪眞淡淡地道：「歷代君王，一得天下，大誅功臣，鳥盡弓藏，兎死狗烹，在所多有。看來你和七髮大禪積怨也不算淺。」

顧佛影道：「說來慚愧，我們師兄弟三人，同出師門，但却各有宿怨。」

方邪眞却似乎不想知道得太多，指著立在顧佛影身旁的人問：「這位是……」顧佛影笑道：「他？他說跟方少俠是素識。」



劉是之扳動鐵笛按扭時，方邪眞已長空飛掠，一劍劃下。

「素識？」方邪眞倒覺得這人有點眼熟，卻想不起會在那裏見過。

「你不認得我了嗎？」那人帶着恨意地道：「是不是因爲我黏了鬍子，束起了長髮？」

方邪眞瞳孔忽然收縮。

他想起一場廝殺。

那場廝殺裏的一個人。

就在這時候，他就聽見一個溫和的聲音道：「易容術是騙不了相熟的人與行家，但對不相熟的人和外行，至少還可以一時管用。」

方邪眞回過頭來，就看見追命揹着已經死了的石斷眉，臉上帶着苦笑、眼裏透露着熱誠，正把話說下去：

「他就是那個披髮人：」追命說：「那個在洛陽道上茶舖中，因要暗殺池日暮而被你斬了一劍猶未死的披髮人。」

□　□　□　□

方邪眞訝異。

但沒有太大的震驚。

因爲他知道眼前的這位名捕追命，無論做什麼事，都一定有他的伏線：有他的理由，和有他的目的和原則的。

他只說：「他當然不是姓披。」

追命笑道：「他的名字當然也不叫做髮人。」

那人解開了髮髻，頭髮又披散了下來，也扔去了假鬢，擰斷了腰帶，寬袍鬆軟，就跟當日在洛陽道上廝拚的披髮人，全無兩樣了。那人道：「我姓林，名醉，字遠笑，號七情居士，人稱一擇散人。」

「太多名字，不是好事，」方邪眞道：「我到底要叫你那一個名字？」

「其實，在往昔，人人都稱他爲林三公子，林遠笑。」追命向方邪眞道：「也許，你還來洛陽，時間不長，對洛陽武林舊事所知不詳，但像顧兄，就清楚得很。」

顧佛影臉上神色，十分震動。

「原來是林三公子！」顧佛影強笑道：「有失遠迎，尙祈恕罪。」

「這是怎麼一回事？」方邪眞感覺到追命帶這個人來，是有些話想告訴他，所以他直接問。

「十七年前，洛陽沒有『四公子』，只有『三大府』，即是林、回、葛三家。」追命道：「回府當然就是現在的回百應，葛家『不眠山人』葛寒燈。」

「林府呢？」方邪眞問。

「林鳳公。」

「啊，天涯一路聞鳳簫，江湖不可無此公——林鳳公!?」

「正是他。本來他才是洛陽世家中最有實力的人。可是，後來，林氏家族所建立的『不愁門』權力和財富，全給人瓜分了。」

「你是指游家和池家？」

「林鳳公不該信錯了兩個人，一個是池散木，一個是游臥農。」追命悠悠地道：「他們兩個，都是林鳳公一手栽培和發掘的，游臥農還當了林府大總管。池散木是林鳳公的義弟，結果，他們聯合起來，在上勾通，在下糾黨，叛了林鳳公，還趕盡殺絕，殺了林鳳公全家，滅了『不愁門』。」

「全家？滿門！」

「林鳳公有三子一女，大兒子早死，二子和林氏夫婦全喪命了，只有林三公子和年幼的妹妹，僥倖逃出生天，」追命歎道：「之後，游、池二家，瓜分林家天下，不過，他們兩人彼此之間，又發生爭權奪利，故各據小碧湖與蘭亭，兩雄相峙，形成了洛陽四大世家的漫長鬥爭。」

「池家與游家篡奪了林家『不愁門』的一切，林家的人一定恨死這兩家的人了，」方邪眞道：「可是，這都是他們上一代的事。現在，理事的人都是兩家的後代，林公子如果還亟亟於復仇，是否有此必要呢？冤冤相報，何時方了？」

「如果是你的家人被殺了，你會不會全不思報仇？看不起別人報仇雪恨、勸人何苦血債血償的人，請問問自己良心，怎麼回答這句話？」林遠笑冷笑著憤怒：「你的所有、所愛，爲人所奪，你仍在淒風苦雨、掙扎求存，那些害你的人卻在享受本來屬於你的富貴榮華，你又有什麼想法？」

「報仇，」方邪眞直截了當的說：「我的親人，也剛剛遇害，我也會替他們報仇。只是，一人做事一人當，向仇人的下一代報復，那是不是太不公平、太無理了一些呢？」

「誰說無理！」林遠笑眼都紅了，「游臥農只是患失心瘋症，其實還沒死；池散木這老賊倒撒手得快，不過，當年背叛我爹的時候，池大公子池日麗也有參與事件，我對付他們，天公地道！」

「何況，小碧湖是我的，蘭亭也本是我們林家的，我要把這些都收回來，這才是公平！這才算合理！」

林遠笑臉上出現一種悽厲的神情：「我要親眼看著游家和池家受到報應，家破人亡，我才甘心！」

方邪眞道：「所以你才率衆伏擊池日暮？」

「要殺池日暮和游玉遮的人，多不勝數，四公子之間，也是明爭暗鬥，我殺他們，是替天行道，那天在茶館伏擊的人，都是以前『不愁門』的舊部，但卻讓你和他一手破壞了！」林遠笑指的「他」，當然就是追命：「你們助紂爲虐，多管閑事，也一樣救不了這四個腐敗的世家。據我所知，不但朝廷權宦已插手此事，連『神不知、鬼不覺』和『秦時明月漢時關』也出動了，四公子不久之後，就要成了死公子！」

林遠笑說到這裏，仰天狂笑起來，長髮不住的搖動著，看去反而有點像在抽泣。

方邪眞道：「我還以爲你也是『秦時明月漢時關』的殺手。」

追命訝道：「你爲什麼會有這種想法？」

方邪眞道：「池日暮自己推測的。」

追命道：「他的情報錯誤，林遠笑和他那一班手下，確是林族舊部。」

方邪眞沈吟了頃刻：「我想池公子的消息是來自劉是之的嘴裏。」

追命道：「『滿天星、亮晶晶』的人，確有人到了洛陽城，其中有一個是飛星子……」

方邪眞道：「飛星子已給我殺了。他和妙手堂的人，殺了我爹爹和弟弟。」

追命聞言一震，一時不知如何說是好。

「報應，報應！」林遠笑在一旁厲笑道：「你殺了我幾個手下，別人殺了你的親人，這就是報應！」

方邪眞也不恚怒，反問：「那麼『殺楚』是什麼意思？」

林遠笑一怔，慘笑道：「殺……楚……？」

追命在旁插口道：「當年，游臥農和池散木密謀背叛林鳳公，與人籌策起事的暗語，便是『殺楚』二字。」

「殺楚？」方邪眞仍是不解：「爲啥要用殺楚二字？」

「因爲『楚』字是『林』字和『疋』字的合併，」追命道：「林鳳公姓林，林夫人也是武林英傑，叫岑疋兒，『殺楚』一語，正是要殺他們兩個。」

方邪眞心中仍有些狐疑，不禁問：「『殺楚』就只是這個意思？」

追命聳聳肩、攤攤手，道：「到目前爲止，我所知的也僅是那麼多。『殺楚』是當年游、池兩家殺主奪權的暗號，這兩個字卻反而成了林三公子那一批念念不忘復起報仇的代號：『殺楚』。『不愁門』的人，亦改號爲『百仇門』，以示報仇的決心！」

方邪眞問：「只不過，這『殺楚』卻已成了消滅池、游二家的意思？」

追命道：「正是。」

「我仍是有點不明白：」方邪眞道，「你是怎麼找着林三公子的？他怎麼會答應替你冒充孟隨園的？孟太守的血案，跟『殺楚』又有何關係？」

追命道：「那天，在洛陽道上別後，我除了追查孟太守血案的疑凶之外，便也對那天狙殺池日暮的刺客細加勘防……」他笑了一笑道：「算是幸運，三名嫌犯，都來了洛陽，減省我不少時間。」

方邪眞道：「以三哥的追蹤術，追查凶嫌逃犯，自然手到擒來。」

林遠笑怒道：「我那時若不是受了傷，他那裏捎得上我！」

追命道：「方兄弟少來嘲我！我一路跟踪林三公子，他受了你一劍，傷得頗重，只好回到林氏舊部的大本營，我不動聲色，聽他們悲怒憤罵，才猜着大概，便現身拜見——」

林遠笑冷哼道：「說得好聽！什麼拜見！不過是想擒我立功！」

追命沈聲道：「其實，我也並無他意，既知林三公子是爲了報仇雪恨，而小碧湖與蘭亭的家業，似乎也眞的來得不甚光明，這件案子既不是我辦的，我也辦不了，我只想從中調解，希望仇莫要越結越深，恨不要越發難填。」

方邪眞道：「林三公子自然不會答應。」

林遠笑冷笑道：「我們的深仇，豈是他三言兩語化解得了！」

「我也知道我化解不了，所以，洛陽四公子的門爭，我只好置身事外，只專心找出殺孟案的凶手；」追命嘆息道：「所以，我求他助我。」

方邪眞却向林遠笑道：「你答應，原因是爲了不管凶手是蔡旋鐘、石斷眉，還是七髮大師，你都巴不得除去四大公子的身邊重將。」

林遠笑道：「你說得對。我本希望是七髮禪師，

武俠　**殺楚**

我更希望就是顧佛影！」

顧佛影微笑道：「可惜不是我。」

林遠笑道：「可惜。」

「我先送林三公子回去，」追命向方邪眞、顧佛影道：「我也要找殺石斷眉的凶手，以及找出那叫石老么當凶手的人算賬。」

「三捕爺放心。」顧佛影垂手笑道，「我們決不會使人跟着林三公子的。」

方邪眞道：「誰能跟踪追命？無疑班門弄斧。」

追命反問：「那你呢？」

方邪眞道：「我回蘭亭。」

追命看了他一陣，才說：「你臉上殺氣很盛。」

「不錯，我是要回去殺人的；」方邪眞道：「殺一個本來該死但却不該殺的人。」

「我沒聽到；」追命笑着與林遠笑啓步，「我當了那麼多年捕快，算是學會了一件事：有些不說看到和聽到的事，我就看不見、聽不到，你剛才那句話也是。」

□　□　□　□

劉是之一向很懂得如何保養他自己。

他在蘭亭庭院的竹林子裏：在兩株巨竹幹上架起了一張繩結的床，他就睡在上面，面向着蘭亭的紅牆、碧瓦、西院的月洞門，搖來晃去，午間寂寂，可是烈陽照不到他的身上，蟬聲伴着他的思潮起伏——

他正在計劃着，如何進一步拓展「蘭亭池家」的事業。

他雖然姓劉，不姓池，蘭亭雖然仍是池家的，可是他總覺得，蘭亭這大好莊園，有一天可能就是他劉是之的。

——可不是嗎？當年林鳳公獨霸一方，結果，他的勢力還不是由他的兩個心腹愛將所瓜分了，其中一個，還是今天池家的上一代主人呢！

他用紙扇搧啊搧的，忽然覺得思緒有些亂，然後，忽然簌簌的飄下幾葉竹葉來。

他躺在繩床上的軀體，突然綳緊了起來。

因爲他突然感覺到一股殺氣。

他剛要像醒獅般彈起，繩床就塌了。

兩邊的繩結一齊而且是同時的斷落。

他甚至連刀光劍影都未曾看見。

不過，他在繩床未塌前的剎那，已借了力，飛躍上一棵巨竹幹上，左手抱住竹子，居高臨下，察看情勢。

然後，他就發現在他手抱的竹子八、九尺外，也有一個人，一手扣住竹子，冷冷的望着他。

竹子蓊綠。

陽光把竹子頂端的竹葉，篩得黃亮。

那人的一身白衣，彷彿也映着綠意。

甚至臉色也有點微綠。

劉是之不知道自己現在的臉色怎樣，但手中緊握摺扇，由於太用力了，所以一片青白。

那人當然就是方邪眞。

□　□　□　□

「你來了。」

「我來了。」

「你來殺我的？」

「我來殺你。」

劉是之忽然覺得過去爲蘭亭池家所做的一切，都是那麼荒謬可笑。

「你既然已進了池家，爲什麼還要殺我？」

「就是因爲我進了池家，我們行事的方式根本不同，目標各異，我們之間，遲早都會殺掉對方，只有一人能活下去。」

劉是之長嘆一聲道：「你果然是個聰明人，我眞的應該力阻你進來的。」

方邪眞道：「你也是個聰明人，聰明得做錯了別人反而不會做錯的事。」

「你說的對，聰明人易被聰明誤；」劉是之沈吟似的道：「你也是一樣，譬如，你現在就做了一件很錯的事。」

方邪眞小心翼翼地問：「什麼事？」

「你有沒有聽過武林中一件犀利、霸道、可怕的暗器？」劉是之臉上有一個詭異的笑容。

「什麼暗器？」

「九天十地、十九神針。」劉是之手腕一掣，已摸出了一支鐵笛，充滿自信的笑道：「你錯在不該讓我亮出這根笛子。」

方邪眞當然見過這支鐵笛。

他也知道「九天十地、十九神針」的威力。

他盯着這支笛，手按着劍把。

兩人都是一手抱着竹幹，遙相對着，直至劉是之終於率先發動，按下了鐵笛機括！

□　□　□　□

劉是之探身一俯，扳動鐵笛上按鈕的時候，方邪眞已長空飛掠，一劍自上而下直劃，劉是之後面的竹子，咔喇喇一陣爆響，自中直分爲二，切裂處分左右而倒。

劉是之那一按，鐵笛竟沒有射出暗器！

竹雖裂開，劉是之人仍貼在竹幹上，但他的人却也沒事。

他臉色大變立卽棄笛，摺扇崩地彈出尖刄。

方邪眞一劍沒能殺了劉是之，也是一震，兩人身子同時都落了下來，各換了一招，兩人脚同時落地，竹子也分兩爿在地上，竹枝竹葉掃拂過兩人身上衣袂。

兩人都沒有動。

然後劉是之的喉嚨格格作響。

他丟掉了摺扇，痛苦的抓著咽喉，方邪眞道：「剛才一擊無功，你不該馬上丟棄了鐵笛的。早上我到過兵器房，知道你常借用這支暗器，因而推測你在洛陽道上，池二公子遇狙之時，你雖帶了出來，但却沒使用它，分明是有自保的私心。這鐵笛幾乎已成了你的專用品，所以，我做了點手脚，讓它第一按不能發射，第二次按就能如常射出『九天十地、十九神針』了，可惜你……」

劉是之艱辛地道：「你殺我，池日暮知不……知道……？」

方邪眞道：「知道。」

劉是之痛苦得五官都抽搐在一起，慘笑了一聲：「殺楚……」又勉力說：「你……知不知道……他……他也是……是殺……」他一面說，喉嚨的傷口不住的溢出血來，但他竭力想把話說出來。

不過，蟬聲似乎是離他越來越遠了。

他想說出：池日暮也是同意殺方邪眞親人的人，但他沒辦法把話說出來。

□　□　□　□

劉是之倒下去之後，他掀開劉是之的衣襟，才知道他身上穿著金絲護甲，他發出第一劍之際，劉是之頭頸前俯，劍只自他胸襟直劃至小腹，雖仍劃破了護甲，但却未傷及皮肉。

他一面想著，一面取了鐵笛，用拇食二指一挑一挾，把一片原先置放笛孔間的指甲，彈了出來。

他準備把這根鐵笛，交還池日暮。

他也準備把自己的生命與力量，交給蘭亭；蘭亭也許不是一個十分值得投身之處，但唯有盡力投身，才有可能把蘭亭建立得更完善無憾；其實放眼洛陽城裏，舉目蒼茫，又有何處是值得投身的？就

方邪眞這樣走向蘭亭的紅牆綠簷之時，蟬聲又響起來了，他心中起伏著一些疑惑、一些尋思：「殺楚」究竟是不是追命所查得意思？劉是之臨死前到底是想說些什麼？他臨死前的那一句「殺楚」又是何所指？他投身蘭亭，面對小碧湖、妙手堂和千葉山莊的鬥爭，能夠改變些什麼？「百仇門」的舊部能夠重建「不愁門」嗎？到底是誰殺死爹爹和靈弟的？他和顏夕、池家兄弟又如何相處？……

這些，他都還沒有答案。

答案總是在人生的前面，疑問都留在後頭。

他手腕上繫著的藍絲巾微飄，白衣沾著微塵，他忽然想起那首憂傷的歌，不禁低聲哼著，走出竹林。

完稿於一九八六年五月五日晨
與方、湘、梁、蔡、何、傅、旋聚於新居及北園後。

全文完